

祭文

祭王蓮塘太史文

皇明羅僑昂甲稱先曰余闕輔科不乏賢高陵
武功其最著焉維公嗣起於鑠光前吁嗟呂康
位不滿德學士大夫歎息靡極物望屬公大拜
在即胡天不吊陽九數逼天不公壽人為公哀
余所哀者不在昂台維呂之學維康之才公也
兼之後進取裁公昨入京余接光霽公曰小子
毋先文藝方今世風流波靡涕維余與汝交相

砥礪余謝不敏公曰勉諸聖賢學問不在佞虛躬行實踐竭盡無餘余聆公訓敢不拮据公雖云亡言猶在耳思公不置嗟余無倚斯文之兒吾道之否心之悲矣曷維其已嗚呼天壽理屬渺茫恚人弗永天道靡常輻軒晨發丹旒飛揚擗辭布奠寫我肝腸

祭許封翁文

德清敬菴先生尊人

達翁伯子我師督學關中兮首倡明夫理道嗟余渺渺以猥劣兮叨埏植于鴻造繫我師學有

淵源兮惟庭訓之無違羗執牛耳于中原兮俾斯道之常輝揆元元而本本兮景我翁于有素祗北斗而泰山兮憾識荆以無路聞翁採芹于東畝兮紛燁燁其蜚聲柰數竒而屢躋兮竟敝徒乎榮名謝塵世之紛華兮乃潛神于聖學肯徜徉于茗雪兮信修姱而抱朴彼蒼夙鑒其屋積兮縱濬發而流長爰篤生夫象賢兮翩鳳翥而龍驤膺南北之銓衡兮復剖符于劇郡繇文衡而京兆兮益潛心于學問以田舍為子舍兮

馮少虛集 卷之二 祭文 十三
展戲綵于庭除胡我翁之不勅兮遽騎箕于太
虛惟有子為不死兮翁雖沒而猶在也我師孺
慕以終身兮悲風木而永嘒也既逾耄而望臺
兮已考德而令終且霑息于申錫兮肆昭假于
蒼穹將瞑目而游九原兮付乾坤于大運惟頌
尼山于啓聖兮夫孰不涸源于遺訓矧從吾等
夙奉教于我師兮誼同立雪之游楊倏聞哲人
之既萎兮我心盡然而悲傷寄哀悰于隻絮兮
瞻餘不而歌薤露冀靈爽其不昧兮洋洋乎未
假而來顧

祭西郭先生文

萬曆二十六年五月廿二日長安馮從吾自孟
村訪友歸過興善寺前見一塋內樹有二碑其
一將仆余因下車省視之乃故太僕寺丞西郭
先生姚公墓也其碑乃故督學虎谷王公題其
碑陰王公仍書西涯李公贈詩一律余瞻其碑
讀其詩低回留之不能去越數日物色其曾孫
姚春姚冬輩因命工扶其碑而樹之碑既樹于

是于是年六月初九日偕友人王境劉必達蕭
燿焚楮酹酒告于先生之墓曰惟公之沒百有
餘年跡公行事一代豪賢頃過蒿里低思惘然
虎谷題墓錦字如鮮顧瞻豐碑為扶其顛庶幾
夙夜永永不遷假令公在願為執鞭尚饗

祭孟雲浦先生文

嗚呼先生秀鍾伊洛神降嶽嵩力承正學大啓
群蒙徃歲辛卯幸挹高風切劘砥礪受益寔鴻
越歲壬辰余別先生之上谷先生恐余之離索

也遺余曹尤二先生之語錄余受而奉以周旋
庶幾不至于顛覆中途請告謝絕徵逐幸有先
生教言在儼若坐春風而誦讀故雖閉戶三年
忘其為獨寤寐宿也比余病痊北上先生業削
籍西旋余乃就而訪之閤人辭之甚堅匪先生
之過抗實養重之宜然余信宿再訪之始獲與
先生把酒而談天由是躑躅風塵稍稍得力者
皆賴先生之教為之左右而後先也亡何余亦
削籍歸比道先生之里登先生之堂先生已先

期使使逆我伊水之陽余時以訂士諸稿就正
于先生若闢荆棘而示之以周行瀕行復錄數
語于便面用致丁寧于不忘余于是益感先生
之教不翅更訂頌爲西銘如宋儒之程張別後
未及浹歲聞有採薪之憂余方欲裁書而起居
先生已辭世而仙遊嗚呼人生在世真似浮漚
訃音一至泣涕橫流嗚呼痛哉始余別先生於
函關也見其神王氣充竊意必享期頤之筭詎
意握手之日即爲永訣之秋也邪嗚呼先生筮

仕計部出納惟平賑饑兩省向隅更生既遷銓
部黜陟稱明清通簡要適駿有聲此世所爲先
生榮者而余不以為先生榮海內學士大夫方
推轂先生大用于時乃竟至此天不可知旣先
生之官未已也而又旣其年旣先生之年未已
也而又旣其嗣此世所爲先生悲者而余不以
為先生悲蓋余所爲先生榮者在遠接二程之
傳而近契文成之旨俾伊洛淵源藉以常存而
萬古人心有所底止矧有弟有侄又能世其家

學則先生亦庶幾乎不死余所為先生悲者在
吾道之運阨而斯文之會否同志者方有興起
之意則今悵悵乎其無所倚豈直從吾一人抱
鍾期之痛于無已也哉嗚呼關洛相距僅千里
餘末繇奔真徒切歎擗管歌步痛不盡書先
生有靈或其鑒予嗚呼尚饗

學會公祭王經軒文

維萬曆二十六年歲次戊戌八月甲寅朔越二
十七日庚辰學會友人馮從吾偕同會某某謹

以牲帛庶儀致祭于明故四川資陽縣知縣經
軒王公之靈曰嗚呼關中理學推重橫渠而橫
渠之學乃自晚年得之觀勇撤舉此一變至道
之贊可知也嗚呼人患不志于道耳苟志于道
即蚤悅孫吳晚進佛老何損焉以今觀于我公
非所謂老而志于道者邪公少年登科以風流
人物自命雖未嘗從事于學而本根稟賦原自
不凡迨宦遊歸杜門謝客者十年人或疑公為
功名不遂而甘自廢棄也及至前歲丙申公約

不佞輩立會講學于寶慶寺後從公講論間得
讀公批點陸象山文集陳白沙詩教諸書見其
字字句句雌黃精確人人始知公十年杜門蓋
耽心于斯匪以功名不遂之故也而向所為疑
公者不惟憬然悟抑且赧然退矣寶慶月凡三
會公每會必至每至必早寒暑風雨未嘗少輟
諸同志赴會者必先問王先生至否每會公必
發一問端使人人有所憤悱雖講解發明時或
有所謙讓而聯屬鼓舞則直任之而不辭三年

以來人人踴躍而興起者秋毫皆公力也今不
佞輩方幸得公為依歸而公今遽然長逝矣嗚
呼痛哉始公之倡斯會也每會見公神王氣充
終日與言不見厭倦人皆以此卜公享耄耋之
笑而今以一疾遽至于此嗚呼痛哉公生平瀟
灑坦夷不問家人生產業故晚年家益窘甚而
公毫不介意惟倦倦于問學當公病時猶勉強
赴會二次至七月朔而公病力始不克赴會矣
然猶厭家居多冗也靜攝于香城寺香城距寶

慶不數十武諸同志當會期必先過香城候公而後赴會人人以不得公為歉而公亦自以為力不能赴會為歉仍伏枕書數語以代面講比至臨終竟無一語及家事第曰順受其正順受其正云耳嗚呼若公者真所謂甘貧好學死而後已者哉公知學雖晚而自知學之後汲汲皇皇恨不能一蹴而進于聖賢之域而又汲汲皇皇恨不能舉同志之士俱一蹴而進于聖賢之域雖忌者之搖奪百出而公之講自若也至于

病中深以知學之晚自悔而又深以晚而知學自幸嗚呼不悔不幸不悔觀公之悔與幸而公之學可知矣公知學雖晚又何損于公哉勇撤梟比一變至道人皆可以為橫渠特人不自信耳嗚呼公往矣某等悵悵乎其無所依矣斯文之痛安所紀極今為公三七之辰公具生芻聊以寫哀公其鑒之乎否邪嗚呼痛哉尚饗

祭韓旻阜郡丞

維萬曆四十六年歲次戊午七月丁亥朔越二

十二日戊申原任河南道監察御史通家治生
馮從吾謹以牲醴香楮之儀致祭于

明奉政大夫陝西西安府同知旻阜韓老公祖
之靈曰嗚呼公真不起邪抑傳者誤邪頃公權
稅潼關瀕行辭余依依不忍別去居無何而公
訃至矣嗚呼公真不起邪抑傳者誤邪公初司
李鳳翔也刑敷僑愛清凜揚知政聲藉甚闕輔
時余杜門謝客雖聞問未通乃私心時嚮往之
而公不以余為不肖先施手翰惓惓問學其於

善利舜蹠之辨尤元元本本不落言詮而余亦
妄以一得為復今往返書札尚箴箝中若公者
其以理學為政事者耶余方望公內召蘭臺代
狩西土以大展所學而竟以直道不偶量移西
安郡丞西安為余郡余庶得朝夕請益心竊自
幸而余以多病庄居非公事不至偃室公不以
我為簡而禮遇有加焉愧非滅明辱知子游可
不謂千載一時哉公職司撫民諸凡善政為秦
人士造福無量而公又以廉介見知于填撫中

丞特檄權闕人人方期公旦夕有特擢而公不待矣嗚呼痛哉公年不滿德位不配望人皆為公哀而公之尊人致位金紫公之兩弟聯翩鄉書而公之象賢又少年與偕計父子祖孫兄弟齊名競爽不翅三蘇且兩地甘棠並稱蔽芾公于人間世亦庶幾無遺恨者惟是秦人士失所天而海內失一正人君子不能不為梓里痛為世道痛耳抑余之痛更有進于此者方今邊事孔棘中外震驚以公之才望使得借觀察治兵

于邊則出奇制勝一寇兵有不足平者而公今已矣寧不益重余杞人之憂哉且近世非學者多信學者少如公以鄰邦大夫執弟子于深山野人其冲襟遠韻今可數數見乎西蜀理學自南軒鶴山東窓後代不乏人余方幸公羽翼斯道自南軒而上接孔孟之傳而今若此此夫子所以有喪予之悲也嗚呼余之痛公豈徒僅僅如世俗生死存亡之感也歟哉嗚呼錦江涸波玉壘摧峰萎矣哲人渺矣高蹤爰筆寫哀痛盡

填胸桐鄉尸祝如觀音容嗚呼痛哉尚饗

祭伯兄文

維天啟元年歲次辛酉三月癸卯朔越二十一日癸亥太僕寺少卿期服弟從吾率男嘉年孫湛若等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品之儀致祭于恩詔冠帶貢士伯兄斗翁先生之靈曰嗚呼痛哉兄胡遽背棄弟而逝耶先是吾父之棄養也兄才十八歲弟才九歲未及五年而吾母亦棄養彼時弟嬰危病生死未卜安敢望其成立而

兄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故弟之得有今日者皆兄之以也弟即有胸無心寧不知感頃弟伏庇叨賜環之命而兄亦欲就選銓曹方欲偕兄北上而不意兄一疾至此嗚呼痛哉兄壽踰古稀有子有孫又能世其家學則兄亦可以無憾惟是從吾以六七十年相與之兄弟而一旦有生死之別鶴鴒增痛手足傷懷有不能為情之甚耳嗚呼痛哉居諸易駛倏忽三七聊具薄奠少盡

哀思惟兄鑒之嗚呼痛哉尚饗

祭文

詩

關中四先生詠

涇野呂先生

涇野呂夫子矯矯崇正學挾冊遊成均馬崔同

切琢

馬谿由
崔後渠

射策冠時髦聲華何卓犖慷慨批

龍鱗封章凌五嶽講學重躬行乾坤在其握吁

嗟橫渠後關中稱先覺

谿田馬先生

卓彼馬光祿聲望高山斗弱冠崇理學平川稱

畏友立朝無多日強半在畎畝富貴與功名視
之如敝帚垂老學逾虛一步不肯苟吁嗟如先
生百代名難朽

苑洛韓先生

偉矣韓司馬造物鍾奇異讀書探理窟著作人
難企生平精樂律書成雙鶴至立朝著偉節居
知譚道義緊有五泉子孝弟稱昆季嗟余生也
晚景行竊自愧

斛山楊先生

挺挺楊侍御直節高今古人知直節難不知問
學苦獄中究理學周錢日揮塵周訥溪
錢緒山歲寒節
彌堅不茹亦不吐之死誓靡他淵源接鄒魯嗟
彼虛憍人敢與先生伍訥溪緒山時
俱以事下獄

觀書吟

立言先立意意定始修辭欲得辭中意當看未
立時

善利圖

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終為蹶

路人

自省吟

日用平常自有天如何此外覓空玄請看魚躍
鳶飛趣多少真機在眼前
千聖相傳只是仁滿腔惻隱始為真納交要譽
中何用收歛精神做主人

讀書

切已工夫只恨少會心言語豈須多而今識得
斲輪意甘苦疾徐柰若何

輕言能悟即非悟漫道無疑便是疑終夜吾伊
渾不寐清風明月坐來時

丙申春日與同志論學因及莫春章有感
為賦十二絕

春風沂水兩初晴童冠新成洙泗盟兩兩三三
閑玩適歸來歌詠不勝情

鼓瑟吾門樂有餘強兵富國竟何如縱然堯舜
勲華業一點浮雲過太虛

幾日清閑幾日忙春風沂水任相羊莫教童冠

空歸去贏得當年點也狂
行藏用舍幾人同曾點原非鄙事功一自詠歌
歸去後乾坤何處不春風
信步躋來自坦夷何須沂水始相宜風流不得
前賢意晋室清談又足悲
富貴功名自有時人生何苦日攢眉不如曾點
風雩樂省得經營也是奇
服成麗景莫春天童冠風雩亦洒然此日詠歌
無足異簞瓢不改始為賢

簞瓢不改亦非賢人不堪憂徒自憐俗學不知
吾性樂丟過自己覓顏淵
吾儒真樂自天然何必求仙又學禪沂水風雩
多少趣孔顏樣子此中傳
憶昔宣尼發憤年曲肱疏水樂悠然狂夫但得
夢兒意解脫人生名利緣
人生有樂豈無憂憂樂從來為伎求不伎不求
隨處樂春風沂水自優游
鳶飛魚躍在天淵夫子安能不喟然若使中間

稍有物任他行樂亦為偏

勉學

寥寥聖學幾多時春色今看上柳枝世路險夷
渾是夢人情反覆揔成癡晞賢晞聖千年事不
欲不為一念知莫把歲華容易過關閩濂洛是
吾師

讀易復卦

一陽來復見天心此際真為不易尋若向靜中
參得透那知徃古與來今

天心方動見微陽一念獨知夜未央悟到庖羲
未畫處天根月窟任徜徉

荅友人問坐馳

方寸茫茫易外馳外馳不識欲何之能于之處
常防檢便是主翁在室時
方寸茫茫易外馳外馳知得是誰知能知即是
能收處一榻清風獨坐時

讀割烹章

人生取與要分明少不分明百事傾一介莫言

步小事古今因此重阿衡
古今因此重阿衡一介原來道匪輕
不是聖賢局面小格天大業此中成
野叟耕莘避世情直將堯舜樂生平
假非一介嚴辭受千載誰為辨
割烹千載誰為辨割烹希賢聖肯把塵埃誤此生

余自戊戌卧病閉關九年
至丙午冬始勉赴學會感而賦此

衡門之下可棲遲
泌水洋洋足樂饑
旨矣詩人非漫我病夫
今日益相宜藥物頻為供
塵情摠不知閉關垂十載
如在羲皇時

偶書

竭來學問尚諱虛
千古真傳豈易聞
試問此心空洞否
池蓮窻草正芳芬
竭來學問尚諱虛
千古真傳妄掃除
試問此身實踐否
天心月到水成渠

戊申莫春偕王惟大郡丞宜化汝刺史劉
孟直郡丞揚工載進士周淑遠大叅張去
浮學博宜叔尚文學講學太華山中同志
至三百餘衆

徵會來蓮嶽良朋喜共遊白雲時去住野鳥自
夷猶雨霽千巖翠春深萬木稠山靈真有待吾
道重千秋

青柯亭榭倚山隈喜見儒冠濟濟來心性源頭
原有辨觀聞起處豈容猜三峯直欲凌霄漢九

此常看浸草萊此會莫言閑眺玩百年道運自
今開

讀數仞章示門人

數仞宮墻門自開百官宗廟亦雄哉祇因接引
無同志遂令及門空自回

遂令及門空自回宮墻外望亦堪哀從今覺悟
求師友携手同登天上来

數仞宮墻門自開人人皆可任徘徊祇因自己
甘封閉遂令堦前長綠苔

遂令堦前長綠苔一朝剪却即蓬萊升堂入室
誰無分努力前途莫浪猜

讀陋巷章自勗

命定難逃陋巷貧機關徒惹鬼神嗔不如打疊
心源淨做箇羲皇以上人
命定難逃陋巷貧奔忙徒惹世人嗔不如閉戶
焚香坐做箇乾坤無事人

中和吟六言十絕

此心常是中和猶恐客氣易肆若把此心放開
客氣何所不至

平居此心敬事猶恐視事無傷若把無傷視事
可憐其禍將長

道理平常看透猶恐一時差訛若以道理為迂
將來決裂必多

學問終日相講猶恐行時茫然若是只行不講
行錯誰肯相憐

未發之中得力猶恐已發不和若于未發不慎
發不中節柰何

禪學空談性命面壁求之渺茫不知性命實理
只在日用平常

吾儒自有精微未發之中便是離中求之渺茫
又與佛氏何異

控制六馬猶易駕馭一念為難喜怒哀樂中節
才得身世平寬

不覩不聞非無千古聖學真傳靜中看此氣象
位育就在目前

氣象非落幻景觸目盡是天機必須戒慎恐懼
才得魚躍鳶飛

夏日郊居有以腴田求售者余辭去賦此
志喜

生平甘寂寞那得買山錢幸有先人業耕耘度
歲年

耕田守祖業講學繼儒先此外無餘事逍遙到
百年

寄懷鄒南臯先生

憶昔嬰鱗出帝畿志完聲價古今稀千年絕學

君能繼一點真心我不違
爽李有情開絳帳乾
坤無事掩柴扉
何時負笈來相訪
五老峰頭爛
醉歸

與同志講學太華書院

太華峰頭好振衣
雨晴百卉競芳菲
孔顏博約傳心訣
堯舜危微洩性機
玄鶴遠從天外至
白雲時傍洞中飛
功夫湏到真源處
才得吟風弄月歸

馮恭定全書卷十八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奏疏

草莽臣曰余讀馮柱史仲好氏四疏草蓋
重慨竊有祝云人有恒言主聖臣直聖有
容容祝用直尚切切祝俞此臣主相成聖
直交感之會蓋千載一時自古難之柱史
蚤抱竒瑰穎出西土起家己丑進士儲秀
館閣簡登臺憲諫固其職也就列未幾而

移疾在告還

朝未幾而忽

賜罷免計先後恪共乃職不三二稔輒毅然聯
疏飛霜其糾胡斥江力奮神羊一觸已稱
骨鯁若壬辰春正一疏直氣凌霄讜言犯
闕俛觸霆威幸轉春煦聞者為之吐舌咸頌
聖之容

聖之容也丙申之罷或尚權輿於此賦歸以來
瀟然四壁脫屣九塵初猶聚徒古寺牛耳

道源既益屏跡閉閣足不履寢闕於是過
轍者必式門間觀風者競表宅里縉紳惻
井滌中外望巖起兩臺使車游舉遺佚嗟
嗟不拜賜環馬望前席碩人考槃誰何補
闕在易否泰剝復理若循環但願

聖主元默功至銳意維新隱時艱而求舊人

召賈傳於宣室起唐介於裔土茲草莽病臣
所為慨而日仰天竊祝焉者或者乃謂信
而後諫訓在語中柱史跡未煖而驟危言

無亦左斯道乎余謂此非所以論臣職也
信而後諫若所謂勿欺而犯者蚺鼃以數
月不言見譏子輿氏奚必信近聞勲戚上
卿相與連篇累牘規切時政不啻維百寧
無一信率亦群然屏息伏聽

詔書之彰信而未獲報如之何為柱史祝尚自
慎理藥物恭候

恩綸之日下魚水交成儻容斯用而切得俞方
來有侍慎勿遂遺斯世也

萬曆癸卯仲冬陽復日江關倦客周宇子

大甫謹序

奏疏

論劾險佞科臣疏

萬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題為險佞科臣惑亂

主聽懇乞

聖明速賜罷斥以杜釁端事昨者臣接邸報見
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叅論兩京中卷一
二可疑及吏部推陞一事臣不勝駭異夫

汝寧見任諫垣言事自其職掌而臣顧駭
異者何也謂汝寧之言投間抵隙假公濟
私非真為

皇上發姦摘伏也臣意

皇上必能洞燭姦膽以折亂萌乃反聽若轉圜
臣又不勝駭異豈

皇上不知汝寧之罪狀而誤聽其言耶臣不暇
辯其言請先誅其心且汝寧之為給事已
數年於此矣自有叅論饒伸之疏而諂諛

已不容於衆口繼有輔臣相戕之奏而姦
邪益大犯乎公評別號穢名至不可道自
古小人未有狼狽若此者舉

朝臣鄰咸謂汝寧縱不肖將復何顏立於掖
垣間耶顧註籍未幾旋稱病愈人人相顧
詫為異常而臣獨私語人曰此不足為異
也鄙夫患失何所不至他日舉動更有異
於此者臣言未幾而二疏相繼上矣此二
疏也立言在此寓意在彼臣試為

皇上分明之昔者部臣饒伸發科場之弊而汝
寧劾之人人未有不為伸稱屈者

皇上亦鑒伸無它准其起用矣故汝寧亦洗癥
索垢發科場之弊若借此以掩其非也而
不知妄逞胸臆以礙污大典適益重其叅
伸之罪耳至於叅論王教又揣摩

上意為之不知近日

皇上不遽起王遴不遽遷孟一脉蔡時昂者意
欲需其缺以大用之耳汝寧敢於以私心

窺

皇上遂乘機舉銓臣推陞一事言之以滋

皇上之惑不然何

皇上罰俸科臣之旨甫下而汝寧之疏遂上也
急於獻諛而巧于逢君汝寧之罪不容於
誅矣夫汝寧特一小人耳堂堂

天朝濟濟臣鄰何難於容此一人而臣嘒嘒
者非論一汝寧也蓋謂汝寧以一小人之
言中於

皇上故言科場則

皇上聽之言銓臣則

皇上又聽之或下部覆或

命回話使

君臣上下反覆疑二是今日廟堂之上已不勝其多事之擾矣儻汝寧恃

皇上之優容而再肆傾危之巧計則議論愈多是非愈混其弊不至於小人攘臂君子裹足不止者猶幸今日無李春開耳使有之

則必以保吳時來者保汝寧借此以結

皇上之歡天下國家之事臣不知其所稅駕矣

皇上何惜汝寧一人而不為國家杜釁端也且

皇上昔年斥逐姦邪曾不踰時公論大為稱快

何獨於汝寧過為寬貸湯顯祖論之而不

報樊王衡論之而不報蔡獻臣周應嵩彭

好古論之而又不報人人以汝寧為非而

皇上若以為是人人以汝寧為可斥而

皇上若以為可留此臣之所未鮮也即如前月

汝寧因王衡彈劾辯疏自陳乃

皇上於彈者留辯者下且徑批以照舊供職夫

照舊供職之旨自正卿以下不敢望而一

旦加於七品之汝寧不知汝寧何德何功

而

皇上優容若此且唯其言而聽之如此此又臣

之所未解也汝寧去就原不足為重輕但

以一小人而能以其言惑亂

主聽此誠匪細故者臣是以嘵嘵言之且不欲

以汝寧之故傷

皇上知人之明也臣願

皇上下奮乾剛速賜罷斥則天下萬世頌

皇上之神聖於無疆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修朝政疏

萬曆二十年正月十三日

題為中外多事

朝政當修懇乞

聖明勵精以圖萬世治安事臣不佞猥以書生

叨入仕藉三年於此矣竊見

皇上

郊廟不親

朝講不御章奏多留中不發臣不勝杞人之
憂然而未敢有請者謂在廷諸臣明諍顯
諫連篇累牘庶幾萬有一之感悟

上心也又惡用臣言為執第諸臣言之諄諄而
皇上聽之藐藐屢請饗祀矣而

皇上之遣官恭代者如故屢請朝講矣而

皇上之靜攝深宮者如故屢請發章奏矣而

皇上之留中不發者如故豈在

廷諸臣無一言之有當於

皇上耶抑

皇上始勤而終怠即諸臣言之亦不恤耶臣竊
意

皇上之心不過以為昔年勵精天下不見其益

近年靜攝天下不見其損何苦舍逸而就

勞不知人君之舉動與士庶不同士庶久

不理家則家事廢其為患也小而易弭人

君久不理天下則天下之事廢其為患也
大而難圖

皇上試觀丁亥戊子以前四夷效順海不揚波
天下何等景象也是勵精之效既如彼已
丑庚寅以後南倭報警北兵叛盟天變人
妖疊出遂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靜攝
之患又如此中外多事人心憂虞失今不
圖長此安窮豈必

朝講一日不舉便有一日之禍章奏一日不

發便有一日之禍然後為可憂哉且今日
皇上自視為何如主也

皇上欲成其神聖之名而使天下不見其太平
之象則名實不符人誰信之況今當朝覲
之期萬國冠裳畢集闕下咸欲一覩其
清光而竟不可得則必相顧而疑相疑而議不

曰

皇上困於麴蘖之御而歡飲長夜必曰

皇上倦於窈窕之娛而晏眠終日不然何朝政

廢弛至此極也雖

皇上近頒

勅諭謂

聖體違和或可以再借靜攝之名以少掩其晏安之非而不知

皇上靜攝已非一日如以為真疾耶則當戒酒戒怒以圖尊生之計如一時倦於早起托之乎疾耶則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人心豈可欺乎况

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酣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如是則既非靜攝又廢朝政縱

諭旨森嚴恐亦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後世也臣見前歲

皇上禁止章奏非奉

聖旨不許傳布臣意

皇上不過以為臣下章奏多有不識忌諱者恐一傳布則天下傳誦其章奏必議及於

皇上之舉動故姑留中以泯其跡耳不知今日
諸臣來朝而

皇上猶然靜攝其紛紛議論視章奏所傳更孰
多寡乎一人之舉動四海之觀望隨之豈
在章奏之傳不傳也欲以泯其跡而反以
彰其過豈

皇上未思及於此耶臣願

皇上勿以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恤
勿以目前之晏安為可恃勿以將來之危

駝為可忽必乘此大班糾劾之日亟出視
朝以答四海臣工之望無惜此頃刻省覽
之勞發臣章奏以昭

一人納諫之明仍望

節飲以養性情戒怒以馭左右至於以後諸臣
章奏無論奉

旨與否准其照舊傳布則

聖德以光

聖度以宏天下太平之治可計日而奏矣世道

幸甚臣愚幸甚

秘錄

萬曆壬辰實維觀期時從吾濫竽西臺已六閱月先是疏劾都給事中胡汝寧

主上幸見納竊以為

聖明在上正臣子披肝露膽之肯于是此疏于

正月十三日上席藁待罪者旬日而未報

迨廿九日聞

上遣校尉百人候于廷將杖言者而朝論洵洵

不知為誰蓋數日前曾杖給事中孟君養

浩故言者聞此咸用愕然比日曷忽有

旨傳免矣當辰已皆聞

上命一內臣送一疏至閣大學士趙公志臯見

而異之會是日為

仁聖皇太后誕辰于是具揭上請謂

聖母聖節不宜有此舉揭入而傳免之旨遂下

中外人始知為杖余之舉而余不知也次

日以註宣大差入院見掌院左都御史李

漁父集 卷六 奏疏
公世達將入門晤掌河南道御史陳君登
雲陳見余執余手呼曰好造化好造化昨
日之事蓋為君也君知之否余曰不知比
入見李公李公一見亦曰君知昨日事乎
昨日之事蓋為君也幸有趙相公揭耳言
已而別余喟然嘆曰

主上聖明一至此乎因

聖母誕辰而宥狂言至孝也納閣臣手揭而不
少逆至明也宥臣一人而諸臣競勸至仁

也一舉而三善備即古堯舜何以加焉嗚呼際

聖明之主而不効竭身之誼甘于緘默苟容以
自為身家計殆非人哉殆非人哉因秘錄
而笥存之

請告疏 萬曆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

奏為中途患病危篤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以便調理事臣陝西西安府長
安縣人由萬曆十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

吉士尋授今職于本年二月內奉

命差往宣大巡按竊念臣猥以草茅誤叨任使

正欲竭愚畢智捐頂踵以報

國恩柰夙病剝發萬分危篤有不能一日支

持者輒敢哀鳴于

君父之前臣賦命蹇拙素患痞病每年春夏必

發輕則經旬重則累月非謝絕勞役不能

遽愈數年以來百計調攝而病根尚在不

意今春自二月即發飲食漸減形體漸羸

心竊慮之方欲請告調理以圖報效于異

日而會有宣大之

命臣以為馳驅疆場惟今日事即有病焉可免

強而行也顧始則雖病而愈加勉強繼因

勉強而愈增之病至于

陛辭後行至涿州而臣之身幾不為臣有矣然

猶冀其沿途調理稍得痊可依期受代而

病根既深轉覺沉重胸膈脹滿噯氣嘔逆

比至保定即伏牀褥不能動履先後召醫

尚時廉李茂華王繼業等診視調治但藥
餌愈攻元氣愈損脾胃愈虛痞氣愈增至
于今已三夜目不交睫三日口不入一粒
矣形神俱脫危在旦夕使不以此時披情
引退而猶貪戀于功名之場則溝壑徒委
補報未由是忍于負

主而甘于誤國也臣罪不細臣即死不瞑目矣
除將前情遵例備文彼處撫按具奏外伏
望

皇上俯賜矜憫

勅下吏部題覆容臣回籍調理儻萬一不至顛
濟則他日有生之年皆感恩圖報之日矣
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公移

申飭放關行蒲臺縣

為申飭放關引鹽以絕弊源事照得山東各商引鹽自海下場所起運必由蒲臺過關方得運往它處斯咽喉鎖扼之地雖有神奸豈能飛越詢之先年放關俱委佐貳等官每每接受奸商常例通不稽查以致匿引不送切角將鹽徑發阿城張秋等處私自販賣欺隱餘沒課銀並不運至洛口卸園候掣運司懼悞掣期只得捏報

虛數一掣常補數年一引常補數倍奸商日肆積引日壅國課日虧鹽法日壞誠可痛恨已經前院徐洞徹弊端特委該縣清查放關單除積蠹所行極其詳悉深得拔本塞源之道本院奉命接差以來訪得該縣練達精明實心為國清查克殫辛勤放關不避嫌怨殊沾沾為鹽政委托得人喜第恐該縣以為新舊交接事體更易倘或勤始怠終其如奸弊復熾何擬合再行申飭為此牌仰本官查照先今牌內事理

每日下午親詣河下一一查驗登記至于本院原發該所過鹽簿內不許間隔遲滯如有違例大包并夾帶私鹽者除徑追引目解院大包私鹽入官外仍將奸商舡戶照例重究招解以憑發遣施行毋得姑息亦不許轉委佐貳等官仍開獎竇如果鹽法肅清積弊盡釐本院定以賢能優敘本官務要着實留心以副委托俱毋違錯未便

禁革吏承夙弊行五道及二運司

為出巡事照得本院不日巡歷按屬地方已經
通行去後訪得本院吏書承差及跟隨人役每
遇巡歷地方千方百計苛求需索稍有查駁隨
即揚言搜剔由已甚至有私帶家人充覓船夫
沿河詐騙者至于承差隨行每向所司叩頭希
賞且捏報考語詐稱訪事又將日給支應盡行
折乾勒令縣驛重復備辦諸如此類未易枚舉
良可痛恨擬合禁革為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
即便轉行所屬各衙門官吏人等如遇本院按

臨一切常例盡行禁革如有仍蹈前轍者所在
官司即便據實密揭報院以憑究遣本官定以
風力優處如視為常套漫不遵行本院別有所
聞定行連坐干礙職官一體叅究各具遵行過
緣由報查俱毋違錯未便

稽察承差行真定縣

為稽察承差奸弊事往本院家居時見各院承
差奉法者固多壞法者亦不少所恨各院苦于
不知耳未有明知而明縱之者也本院自受代

以來雖然刻意禁約但恐差人不等該縣驛或
隱忍不言甚非本院革弊初意爲此仰縣官吏
照牌事理卽查原差去承差李文福在撫兩院
會稿公務果于某日某時到某日某時行回轉
行該驛備細查的從實回報本役如有別項需
索情弊該縣仍密揭報院方見以心相信且藉
此覘該縣風力也毋得遲違未便

嚴催掣鹽行山東運司

爲嚴催掣鹽事照得二十三年春秋二關掣鹽

案查止有河南鹽二萬八千餘引其本年該銷
掣十五十六十七等年積引十二萬至今一年
將終尚無引鹽報掣該司已違 欽例咎將誰
諉撥厥所由實係奸商覬踵夙弊故意耽延不
肯報掣似此巧計三尺謂何據法本當叅提重
究但積弊已非一日姑記再行嚴催爲此仰司
呈堂照牌事理速將今歲春關限月內呈掣聽
候本院按臨親驗其秋關限十二月中呈掣如
再故違遲悞該司先將爲首奸商鎖拏二三名

同違玩吏書解院以憑重究發遣決不輕貸

剔除奸蠹行蒲臺縣

為剔除奸蠹以肅鹽政事據邊商王承賜等連名揭稟內稱奸商因見蒲臺關防嚴緊計出百端突于蒲臺縣西相離四十餘里開河鎮相連濱州交界附近私鹽處所私立鹽園結交鹽徒驢馱車載堆垛園內舂築大包上船將殘引影射指作官鹽瞞天之弊實為鹽政大蠹叩法嚴行禁毀等情到院看得山東鹽法向被棍商沿襲為奸壞之已極即今虧損國課壅滯積引已經嚴行本官于蒲臺要口立法清查關防嚴密以為弊不能作矣何又有越關于開河鎮等處私立鹽園等弊似此奸計神人莫測合行嚴拏以肅鹽政為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即便帶領兵快密切星夜親詣開河鎮等處地方將越關私鹽逐一封盤私立鹽園登時拆毀仍拏作弊奸商與興販鹽徒車驢到官一併究招報院詳奪施行本官務在神速出其不意毋得泄漏

為奸壞之已極即今虧損國課壅滯積引已經嚴行本官于蒲臺要口立法清查關防嚴密以為弊不能作矣何又有越關于開河鎮等處私立鹽園等弊似此奸計神人莫測合行嚴拏以肅鹽政為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即便帶領兵快密切星夜親詣開河鎮等處地方將越關私鹽逐一封盤私立鹽園登時拆毀仍拏作弊奸商與興販鹽徒車驢到官一併究招報院詳奪施行本官務在神速出其不意毋得泄漏

以致各奸聞風脫網不便

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行山東范運同
為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事照得山東內商
向來沿襲為奸鹽法大壞節經申飭嚴革各商
尚爾怙終觀望所賴以共濟分理者惟在該司
本院素知本官才望迎刃有餘蒞任方新奮然
振刷所喜鹽政得人庶幾積弊可釐所有本院
曉諭各商告示合行給發為此仰本官照牌事
理務期同心共濟肅清鹽法仍將發去告示稿

大書告示張掛蒲臺洛口各鹽園場所及該司
門首曉諭俾各商咸知省悟務使盡掃它年故
習聿新今日良摸毋蹈前愆噬臍莫及仍具不
致風雨損壞結狀呈報查考毋得違違

發山東運司告示稿

為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事照得山東鹽法
決裂已非一日其病根全在各商之虛掣補關
而虛掣補關其病根多在各商之家人夥計此
輩或指稱多帶用以迎合主心或借口打點反

以乾沒主利卽所稱大包夾帶徒以充此輩之私橐卽有一二不然亦以博舖牙之脅制爲利幾何爲害無窮加減乘除徒滋妄費內商之引鹽日滯邊商之引日壅揆厥本原皆此輩爲之倡率阻撓也似此不破之弊本院三尺謂何除不時密訪嚴拏以憑究遣外爲此特示各商務要各保身家痛革前弊果有此等夥計卽時分夥此等家人卽時逐去本院必不追咎旣往以阻將來自新如怙終不悛徘徊觀望故意延

遲覬踵敝輒本院廉知其人定將本商盡法重處决不輕貸各商宜細思之無貽後悔

尊崇名賢行荏平縣

爲尊崇名賢以敦教化事照得本院觀風茲土查有該縣已故鄉宦原任尚寶司少卿孟諱秋生平高節清風允足廉頑立懦本院素所景仰今雖已逝合行表揚所有祠宇祭田等項相應查報爲此仰縣官吏照牌事理卽查本官曾經山東前按院鍾 建立祠宇見在何處地方置

有祭田若干畝仍抄錄祠內碑記及本宦文集墓誌併查見有幾子曾否入學作速具由報院以憑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優禮名賢行泰安州

為優禮名賢以風世教事查有已故教官李諱汝桂謝跡紛華潛心性命本院景仰有日方欲式廬聞已物故深為世教民風痛悼為此仰州官吏照票事理卽動該州堪動官銀置扁一面上書理學名儒四字前列本院銜名後書本官銜名再動銀十兩封折賻儀鼓樂齋送伊子收領懸掛用昭本院優崇之意仍將動過銀數并取回帖具由繳查毋違

清理鹽法行山東運司

為清理鹽法事照得二十三年春秋二關掣鹽迄今一年將終尚無引鹽呈掣多係無藉棍商堅圖虛掣故意煽衆阻撓合行設法查理為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卽查二十三年春關應掣商人某人某人春關除河南鹽二萬八千有零

呈掣外其應掣積引邊鹽六萬零某人曾運到
洛口鹽園鹽若干某人已運未到園鹽若干其
人通未領運若干同秋關應掣商人姓名逐一
清查真的備細造冊限二十八日送院查考如
已曾運鹽到園者為奉法良商本院即行司紀
錄優獎如往運而未到者次之若逗遛觀望不
運者即係無藉奸商定行重處俱毋違錯未便

又

為清理鹽法事據該司呈送已未運鹽商人文

冊到院查得已運鹽到園商人申良棟等二十
七名均係守法良商深可嘉尚內申良棟杜雲
鵬王克謙三名各運到引鹽過千尤為奉法其
張納訓費光輝李邦化李篤志張修業等五名
俱觀望全未領運即係把持煽眾棍徒俱應分
別懲勸為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先將申良棟
等三名動支院銀備辦花紅自運司當堂鼓樂
迎出以示優獎其餘二十四名即行登簿紀錄
待鹽全完之日酌量查行仍將棍商張納訓等

五名嚴拏各正身卽時解院以憑重究施行毋得違違未便

尊高年以重名教行齊東縣

為尊高年以重名教事查得該縣致仕教官王曉年高有德甘守清貧合行資助為此牌仰該縣官吏照牌事理卽動堪動官銀三兩具侍生帖差人齎送本官以示優禮之意仍將動過銀數取回帖繳查毋違

批山東運司問過路上陳偉器詳

該司積引甚多欠課年餘正坐內商大包夾帶之病五運司未必如此本院惟知有長蘆惟知有該司安得以五運司為解也至于州縣私販阻滯官鹽本院自有按季比較法紀森然與運司積引欠課何相干涉私販阻滯誠有此說今止聞該司有積引未聞各州縣有積鹽又安得借各州縣為解也至于圖賤接買充屬支吾果爾則該司不必設本院亦不必差矣三尺具在誰其干之至于新舊相兼果如所議則新者行

而舊者終無疏通之日此斷斷乎不可行者總之為引何分新舊總之欲其順序疏通又何分彼此耶設今不嚴行振刷則不惟已往之舊引愈舊且恐將來之新引亦舊矣不惟十二萬之邊引終無復舊之日且恐今日九萬之邊引亦壅闕而置之無用之地矣不惟今日之國課拖欠一年且恐將來之拖欠又不止于今日矣范運同謂先年姑息之流弊誠可為今日之斷案也大抵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大包不已勢必橫

行夾帶夾帶不已勢必回頭影射愈寬愈肆長此安窮究其本原皆此虛掣補關為之作俑耳至于商人運鹽不前不曰灘無積水鹽花不生則曰河水淺涸舟楫難行不曰數商一船循環輪載則曰舊鹽未賣新鹽難通此或間亦有之未必時時如此總之借口數款以圖虛掣不然何秤掣之委官朝起馬而各商之運鹽夕踵至也任意補關豈不甚便誰肯甘心速運以就秤掣乎人情大抵如此願當事者寬嚴何如耳該

司慎勿輕聽前言墮彼奸計可也大包之禁掣
鹽規制仰司即便刊刻榜文樹立各場兩關榜
示洛口一一務查遵部文及本院節次憲牌行
毋得展轉以覲虛掣以致各商觀望上誤國
課下悞各商也據招嚇詐搶奪既屬虛情路上
等本當枷號重究姑念無知依擬贖發為首路
上仍加責若干板陳偉器加責若干板取庫收
繳

表隱德以勵世風行分守濟南道

為表隱德以勵世風事照得本院巡歷地方訪
得平原縣隱士石璫年八十餘歲謝跡塵囂潛
心性命行誼久孚于月旦著作頗闡乎道真誠
盛世之逸民而理學之高士也合行優禮為此
牌發該道照牌事理即便轉行平原縣動支堪
動官銀置扁一面大書理學高隱四字前列本
院銜名後書為隱士石璫立再動銀三兩折羊
酒差人鼓樂齎送本氏宅上懸掛仍將動過銀
數行過日期繳查毋違

馮少墟集卷十九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馮氏族譜

馮氏故無譜譜之作自侍御少墟公始也侍御方為諸生即從德清許敬菴先生講明義理之學其指要在敦實踐而詘空譚已連成進士由中秘出為御史尋以直道忤時免歸益與同志倡學關中其所著述板行多種譜其一也夫自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歷世滋蔓子孫至不知祖

宗名行與身所自出旌屬不相識有如路人賢者傷之譜所以原世系序昭穆使民相親長而敦本不忘蓋保姓鳩族扶義翼教之善物也堯舜之道不越孝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聖賢學脈端在于此侍御生平以之自修自証內聖外王資養深矣族譜之作所謂是亦為政者也苟有用我即執此以往寧有二道乎哉侍御往在中秘書試原心記大為王文端公所賞識欲留之遂以冠諸卷他相乃抑置第二即

第二矣例亦當留而竟不留侍御處之裕如也居恒雅以道自任動容周旋悉中規矩終日與譚絕不見一言有所依阿侃侃剛直之節已知世必不能容豈待為御史發奸指佞始為忌者所甘心哉侍御身退而名益重實學實行里人化之天下信之年來起用之章屢上不報朝野無不惜之乃侍御則但知孳孳問學若將終身焉嗟乎嗟乎

國家有真儒如是而不使及時行其所學為海

內一道同風用佐

聖明雍熙之治而僅僅施家政於族譜可慨也夫

舊治年弟寧陵喬胤頓首撰

蓋余讀馮氏族譜而不覺憮然也夫人產是土猶曰是吾桑梓之鄉即欲他徙且顧瞻徘徊而弗忍去况其本支百世為身所自出者耶若之何其身所自出也者而塗之人視之於是有宗法宗法者合渙而統于一沿流而溯之源是敦

睦之軌也於是其有譜牒譜牒者緣倫叙位緣位著名支衍之而圖列之是紀乘之遺也故譜牒本以維宗法於不廢而譜牒之濫也宗法之廢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則其說始于司馬子長而應邵王僧孺柳冲路淳韋述柳燦張九齡諸人繼之大都抑新門而襲舊望耻寒賤而附通顯急夸耀而緩推崇甚至綜核姓氏以門第官人題名慈恩皆以望族而遙遙華胄識者掩口亦足羞矣嘗試觀孩提之童其父母鵝衣藿食至

貧賤也有朱門貴戚欲撫而育之則怫然不願
而寧甘其鶉衣藿食者此至情也乃學士大夫
而反孩提之弗若豈不異哉幸有宋諸儒講明
宗法而廬陵眉山二氏著為宗譜庶幾古之遺
意焉今馮氏譜實取法廬陵世經人緯類史氏
年表或以諱或以名間述一二行實粵自始祖
逮于今茲而旁及外家一洗魏唐牽合之陋而
徃徃于尺幅隻字間敦本闡幽義指具備又類
穀梁氏春秋嗟乎是可以風矣余族故業農而

吳中陸氏為著姓人亦有以梁公告身與進者
意頗厭之而馮侍御茲譜適符合也遂不辭不
文而為弁諸首

萬曆丁未九月朔旦年家後學崑山陸夢履謹
拜手撰

馮從吾曰夫國有史夫家有譜古人家譜之作
蓋自親親一念生也後世眎為文具失作者意
矣吾族故無譜先君嘗有志而歿余欲成先志
而未敢自專廼謀之伯兄敬吾兄曰子其任之

嗚呼余嘗讀蘇氏譜歎世人賤而後貴者耻言其先為之容差太息者久之夫為人父祖者孰不願子孫貴顯以光大厥闕比子孫貴顯矣反耻言其先如此則為人父祖者又奚願有此子孫哉則不孝莫大乎是世之作譜者率多僭托遠胄誇耀失實此其心亦毋乃耻言其先意與譜如畫工寫真要之取其肖而止令後世子孫以是彷彿先人云耳不問文也從吾何敢以不文不勉成先君之志夫叙事必有所由從作例

義第一合族辨世源流于源譜之大者作世系第二然名行不可無紀也有可傳則傳之用以發揚幽光作世傳第三國史紀外戚夫家豈有異焉作外傳第四述往昭來用垂觀省之義又安可無訓也作譜訓第五凡五篇

萬曆丙午秋八月識

馮氏族譜

例義第一

吾馮氏世為長安蒲陽里人始祖立戶公國

初隸匠籍世居省城橋梓口稱橋梓口馮家
又一支居西門不知遷自何世

自立戶公至隱德公系次莫可攷故特列立戶
公于世系圖前而世系圖斷自隱德公始
夫譜自一世至五世為一圖又自五世至九世
別為一圖蓋起歐氏法今倣之

寬世居西門莫知所自始故自三世起別為一
圖

大宗在可久小宗在府繼禰在敬吾西門宗在

應春他諸禰不及悉

夫自吾始祖至吾父皆書諱其他則直書某某
蘇氏曰譜吾作尊吾所自出也

何以有稱公不稱公曰有聞者公之又何有公
而不傳曰悲乎傷哉其行實莫可詳矣

凡兩取而上以次書不稱繼省文也妻何以有
書不書曰不知者不書取非其偶不書妾有
子則書副無子者不書

族人間有無後者當取同族兄弟之子承嗣不

許乞養異姓以亂宗族其嗣子下仍注本生
父亦不忘本也

世傳第三

贈君公諱信字汝實宗長公子家故貧公以營
業養親弗克就學廼喜聞書中語每遇人言古
今興亡大槩及古人忠孝節義事聽之忘倦至
廢所業有弗恤人多誚之公曰吾少失學不能
讀書知義理今聞古人言不覺愉快雖廢業庸
何傷聞已輒能見諸行事因自號曰誠菴取誠
實不欺意以自勵公生平不飲酒不言人過人
有犯者輒閉戶遜謝不與校終身足跡不入公

府值歲侵公嘗併日一食而父母之養必備晚
歲督先君學最嚴以為讀書當依書中語行不
可徒口讀也先君每為從吾兄弟誦之嘉靖甲
午先君領鄉薦時公年已八十有四公喜謂先
君曰吾老矣猶及見汝成立吾死且無憾第願
汝將來無忘今日寒素耳先君為之泣下明年
公卒先是公八十時以 恩例授高年爵一級
卒後十有九年歲癸丑以先君保定攷績 誥
贈公奉政大夫直隸保定府同知中丞少華許

公銘其墓曰慥慥先民素履孔純去華敦實不
有本真太史石簣陶君為公傳稱公隱田間心
嗜傳籍可謂有士君子之尚皆實錄云

老四公盛為人慷慨仗義產業不踰中人而好
施予人多以此德之天性尤孝時先君宦遊燕
晉而公有兄三人又俱貧公雖支子不祭每歲
時伏臘念祖先祀事不可廢必率族人行之祭
畢燕諸族人講明 聖諭人人感服以壽終
長房公在贈君公長子故稱長房公勤儉孝友

出自天性稍長念贈君公老一切家事悉力任之晝夜躬作不言勸時兄弟三人同爨而先君時為諸生束贄糗糒咸取辦于公由是鄉黨宗族咸稱其孝弟不幸先贈君公而歿年僅三十人皆惜之先君每言及輒泫然泣下不能已
有子曰江

次房公守贈君公次子性善飲不治家人生產業每飲輒醉醉後嬉嬉如也中無他腸兄弟間相得甚驩年亦三十八而歿人皆以為異有子

曰淮

先君奉政公諱友字益卿初號南野後更號兌泉贈君公第三子垂髫入鄉塾家貧不能購書借鈔誦讀每至丙夜弱冠游邑庠讀書常忠武祠授徒以養父母每試輒誦其曹督學漁石唐公特器重焉嘉靖甲午以詩舉于鄉明年贈君公歿哀毀踰禮居憂杜門儉約尤甚諸生時戊戌再上禮闈不利嘆曰家貧親老柰何不就祿養而必于一第為拙吾父不可起矣如吾母何

馮少墟集 卷九 族譜
推牛不如雞豚之逮存何言詘也乃以乙榜就
也留學諭屯留故僻邑人不知學先君日為講
授經義與作文彀率又時自作以為程東脩問
餽一切謝絕士習翕然素許李尚智李之茂馮
典為決科庚子典浙江試為留三幣于司訓王
先生所王先生及諸生成賦異之以為屯留不
發科第者數十年且應試止六人而今必其三
且必其為某某即卜筮神術未足驗也已而三
生果皆得雋人始嘆服晉中且相傳以為奇事

後尚智成進士之茂為御史有名又不止一時
並登已也從此發解登第者濟濟相望非復曩
時屯留矣壬寅膺行取因送先王母西歸稽臯
途次比至京考選已竣事授山西岢嵐知州主
爵者原擬京秩乃以送母故止得領一州郡或
為先君悔先君謝曰母老矣安忍急功名以貽
母跋涉憂今母得優游里第即州郡有餘榮矣
何必京秩哉欣然捧檄復奉母之任云岢嵐逼
近虜穴數被剽掠歲且大侵先君省刑薄斂一

切居之以寬其衛卒擾民者繩以法又念城墉濠塹為扼虜之要殫力築濬為久遠計不期月閭閻安堵虜聞風遠遁去一時政聲蜚三晉會忻州凋敝一歲三易守眾議非先君不可乃調忻忻繁劇數倍岢嵐土俗善訟糧稅不時入而宗藩又多闡寇民田歲額為損先君治之知非岢嵐比乃嚴立科條與民更始時有二豪健訟一夕各携妻孥竄去里人至釃酒相賀又于婚喪不時者禁賭博奉左道者禁久之獄訟衰減

逋賦日完民間去田復還宗藩莫敢撓者曾翁二中丞深重之咨詢邊計屬以募商飛輓繕修邊垣有功薦于朝

上賜金幣加四品俸尋晉保定府同知保定為京師通衢途次多盜行旅戒嚴先君職清軍為立保甲增墩舖道路肅然屢署郡篆循聲最畿輔三載考績進階奉政大夫贈先王父如其官王母田封太宜人時王母年九十高矣先君奉冠帔稱觴為壽喜曰吾志遂矣不歸胡待焉于

是奏記兩臺乞終養會有言者遂浩然歸歸之
明年王母以上壽終鄉人咸稱嘆以為孝感所
致相羊泉石十有三年卒是在乙丑先君至性
過人常慟先王父不逮祿養乃以母故謁選事
先王母色養備至每晨昏必冠帶詣床前問安
否朔望必冠帶夙興再拜床下以為常先君有
女兄三長次蚤亡獨季在先王母最憐愛之先
君先意承母志每俸入必奉母任所取先王母
笑曰我惡用此阿堵為哉先君曰曷留之以予

季姊先王母大喜先王母歿先君體母意奉養
終其身故居盡推與二兄撫其子女為之婚嫁
不言費其篤倫大較如此素善臨池楷書逼真
顏魯公草書有晉人風骨第不輕與人書故傳
者少今家塾有所書宋儒理學詩及論學語數
幅從吾謹裝潢珍藏之詩工五言律今遺墨蹟
數首從吾將模刻以傳其他行實詳載大叅似
泉曹公撰誌太史漪園焦君撰傳中先君生敬
吾從吾養吾敬吾有駿聲博士籍從吾重負

君親不足稱養吾蚤殤馮從吾曰我馮氏世以布衣自先君以儒術顯而先王父始沾恩命余兄弟始知誦詩讀書我馮氏得稱衣冠之族寔自先君始是先君在吾宗蓋家世所由光裕所當百世戶祝焉者也凡我後人尚其念哉戶首公雲龍字汝化為人倜儻有才而復寬厚有量族衆推公為戶首凡戶內一切差徭俱公督納公私稱便性尤孝友同胞兄弟三人父歿有母在堂公獨力奉養比歿又獨力襄大事諸

凡從厚其兄若弟惟視已成事已耳在人情以為難卒年八十又一

漢陽公江長房公子生數歲而孤先君鞠育之後携之宦邸察無他腸凡私宅門戶鎖鑰悉命收掌啓閉公廩廩奉法惟謹先君由是益信任之每俸入輒分與辭不受性行篤實而短于才凡經營商賈事一切茫然至今族人稱為人忠厚者必曰漢陽公漢陽公所自號也

外傳第四

田太宜人贈君公咸寧處士駿女以先君貴封
太宜人中丞許公誌其墓稱太宜人賦性凝重
初適公時百事微促太宜人以勤儉相之而家
無闕事姑性嚴厲太宜人以孝順承之而婦道
用光鞠育子女以長以教使之各有成立而母
儀咸至且晚從宦所勉子克服官箴而大有聲
譽可謂賢也已人以為實錄非溢美先君就屯
留時太宜人春秋七十五老矣先君以板輿迎
養徘徊邸舍者垂十有六年至嘉靖癸丑先君

致政歸太宜人尚白頭無恙明年甲寅六月十
六日無疾而卒距生天順甲申六月廿六日壽
九十有一與贈君公結髮偕老並登上壽世尤
以為難生子女各三先君最少
翟宜人奉政公同邑處士紳女贈宜人宜人歸
先君奉政公時先君為諸生家徒四壁宜人不
厭糟糠相先君學比先君薦鄉書而宜人歿是
在嘉靖乙未子女無所出歿十有九年先君考
績宜人獲被贈典

制稱宜人得其所歸而乃蚤世夫既有位爾宜
並榮服此明息永光幽窆嗚呼宜人歿且不朽
矣

先宜人劉氏奉政公西安前衛人河南衛輝府
通判一軒公璽女封宜人先宜人生三歲而喪
其母張媪即知哀慕稍長事繼母邢媪甚孝邢
生二弟復相友愛一軒公異之會舅憲副前溪
公行守潞安謂一軒公曰是非凡女也慎勿輕
字云嘉靖乙未前母翟宜人歿越三年戊戌先

宜人歸先君是時先君初就屯留學諭偕先宜
人往先君家故窶且寒羶冷屬諸凡窘乏先宜
人躬操井臼炊紉不少暇逸事姑田太宜人先
意承志曲盡孝養太宜人性方整寡言咲先宜
人獨得其驩心比病革猶執先宜人手連呼曰
我孝婦我孝婦云從先君宦遊十有六載公壺
之內儼若朝典先君所至有聲則先宜人內助
之以也先君解保定組時翟宜人父母尚存貧
且甚先宜人為衣食之終其身仍以禮葬乙卯

關中地震壞翟宜人主先宜人亟重作之歲時躬奠祀焉撫庶子養吾無異從吾兄弟不幸而殤慟哭不已服飾喜朴素翟冠霞帔非有大故未嘗輕御自奉甚儉而恤孤貧睦姻族則又甚厚兩伯父歿遺子女悉撫育婚嫁仍厚遺之俾各得所故至今兩從兄夫婦及諸族媪每念及輒泣數行下則德入之深可知也生平多病先君歿未三年坐不勝哀病遂劇伏牀蓐二年而從先君地下遊矣是為隆慶己巳十二月十八

日距生嘉靖甲申七月初五日春秋四十有六諸懿行詳司農大夫中南李公譔誌中馮從吾曰先奉政公歿從吾才九歲先宜人歿從吾才十三歲彼時羸病纏綿生死未卜二尊人目且不瞑今從吾藉餘澤叨有今日而二尊人不及見也風木之恨曷維其已嗟嗟悲夫

贈君公女一適盛經一適張祿一適馬鸞

長房公女一適王珂一適後衛百戶崔以仁

次房公女一適柴應祥

敬吾女一適黃國璋一適弓自起

從吾女一適咸寧庠生王紹經

元哲女一適郭伊一適劉仕明一適商燹

馮從吾曰族女以人衆不盡錄且歿者又多無所考故止錄吾本支者云

譜訓第五

馮從吾曰譜訓余小子不敢自為之古今名家言之詳矣余因采其言之一二尤要者列于篇與族人共覽焉

蘇氏族譜云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總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吊喜不慶憂不吊則塗人也吾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于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于塗人也使之無至于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

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羅一峰云夫一族之中尊于我者祖父行也為伯為叔同于我者伯仲行也為兄為弟卑于我者子孫行也為姪為從姪為無服姪其初一人之氣所為也譬諸一身焉為耳為目為口為鼻為手為足為頭項背為五臟內而為骨髓外而為皮膚百體具焉一人之氣所為也一體有疾手為之擘足為之踊口為之呻吟其自刃自戕蹈水赴火非病心風狂或有所憤激誰不欲保

其身乎至于視其族則不若視其身非惑之甚與

鄒氏譜序云昔者小宛之詩兄弟相勉以善而作也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蓋念其先也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所以承先德而獲福于天也儀也者父子兄弟相接之禮也父而能敬則無弗慈矣子而能敬則無弗孝矣兄而能敬則無弗友矣弟而能敬則無弗恭矣夫而能敬則無弗義矣妻而能敬則無弗正矣姑而能敬則無

弗惠矣婦而能敬則無弗順矣敬德之聚也福德之原也故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兄友兄之福弟恭弟之福夫義夫之福妻正妻之福姑惠姑之福婦順婦之福古所謂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若驕慢侈肆以喪失其儀父子相霄兄弟為讎夫妻反目而婦姑勃碜雖富連阡陌官居鼎寓其何福之有

周氏譜訓云族有長幼卑尊天所秩叙豈貴賤賢不肖及一人喜怒哀憎所得升降吾不知敬

長恒忌長之不我愛及其為長又不能愛幼吾不知卑卑遽怒卑之不我尊乃其居卑又不能承尊所謂藏身以恕而躬厚薄責恐不若是自便也茲弊相沿徒知右冠裳而左天倫尚望我二三士類常相與講明躬率之偶閱東園友聞昔有富翁方對客談適有垢衣敝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起迎之上座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彼何人翁曰某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

慙夫一手五指誰能齊一矧族至數十人寧得盡富貴賢哲乃倫序固自在也凡我同宗幸尚念之其毋令此翁與垢敝如屠沽者聞之呷然而笑

齊家要約云譜之作也原世系序昭穆列賢否萃渙散睦族之道也世之人苟無宗譜則不知身所自出即有之者又數十年不一修愈久愈湮後來莫得其實誠可陋也雖然譜之義二譜者普也普載祖遠近姓名諱字年號以示後人

之不忘譜者布也敷布流澤廣遠世德卓異以示後人之不悖非特著世次章故顯以夸耀門閥而已凡各宗子姓之賢達者宜涖流窮源續加修訂近者十年遠者二十年書生卒明配適記葬所迹行實以垂不朽不惟睦族有道而宗嗣之行亦無真贗之失矣

譜既成或曰 聖諭六言及呂氏鄉約文公家禮尤譜訓之最要者子胡不言之馮從吾曰聖諭六言及呂氏鄉約文公家禮今為令甲余

不肖自當僭為族人倡之以附于吾學從周之
義又何敢私取而列之吾譜中也或者唯唯余
復書此以諭族人

六世孫元哲

康年

嘉年全校

七世孫澄若

溥若

八世孫繼先 繩先 重梓

馮少墟集卷二十



長安馮從吾仲好輯

馮氏家乘

萬曆丙午余為余族譜而先世之載多散逸不
傳族長老又莫能悉嘗仰天太息曰嗟哉悲乎
余小子將安所徵焉杞宋之事孔子傷之為文
獻不足故也夫當吾世而使先世之載散逸不
傳繼述之謂何於是謀諸伯氏敬吾哀輯家塾
所藏

誥勅及志傳諸遺文得僅存者若干篇彙次成帙題曰馮氏家乘爰付殺青公諸族衆庶使後之子孫有所藉以考證云嗚呼嘗見士大夫子孫蕩費者無論卽號稱能守者往往經營產業善逐什一之利至問及先世志文曰無有也問及先世試錄曰無有也如此又何論他藏書哉此其人與蕩費何異夫子孫而曰能守亦賢矣豈其智不及此意若曰是皆故紙無用者耳不知子孫之賢不肖正辨於此不專在產業盛衰

間論也嗚呼先大夫歿爲時未遠也而今諸籍且多不可攷矧後世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百爾後昆凡有所得尚續爲增補毋徒以故紙視之重余不肖之罪可也是歲陽月朔日長安馮從吾書

馮氏家乘

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錫命於臣而必逮其親者所以
慰孝子之心而益以勵其忠也爾馮信乃
直隸保定府同知友之父德善之積有聞
於肯慶澤所鍾乃在於子宜加茂渥振爾
遺芳茲特贈爾奉政大夫直隸保定府同
知歿而尚有知也其承朕之休命

制曰婦人之善不出閨闈而賴子之賢或以
表見於世故人臣之克自砥礪者非以顯
親之故歟爾田氏乃直隸保定府同知馮

友之母為婦有宜家之賢為母有積慶之
實宜推褒賚以示寵嘉茲封為太宜人承
冠帔之榮衍桑榆之慶

制 誥

嘉靖三十一年六月初八日

之 寶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設郡守以敷宣德化保育元元

任至重也然地大民衆獨理爲難故又設
庶寮以佐之而必得廉明端謹之人乃克
有濟爾直隸保定府同知馮友發跡賢科
歷官州守才猷茂著晉貳大邦乃益能持
慎秉公贊修政務稽年書績上達予聞特
進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朕懸爵祿
以待士惟其稱而已以爾敬事之心而益
思懋焉則何階之不可至欽哉

制曰朕憫士大夫之配同艱辛于家食之嘗
而不得同其寵貴也于疏恩之際必追及
焉所以厚人倫之始也直隸保定府同知
馮友妻翟氏得其所歸而乃蚤世夫既有
位爾宜竝榮茲贈爲宜人服此明恩永光
幽室

制曰婦主饋祀位不可虛故室必有繼而國
典亦及焉直隸保定府同知馮友繼妻劉
氏克修婦道以相其夫致能盡心于所職
茲封爲宜人式昭中閭之榮用爲有家者

勸

制 誥

嘉靖三十一年六月初八日

之 寶

志銘傳表

明誥贈奉政大夫直隸保定府同知誠菴

馮公配封太宜人田氏合葬墓誌銘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遼東兼贊理軍務西京許宗魯撰

嘉靖乙未五月二十六日贈保定府同知誠

菴馮公卒距生景泰辛未二月三日壽八十

又五越甲寅六月十六日厥配封太宜人田

氏卒距生天順甲申六月廿六日壽九十又

一卒之再暮丙辰十一月十七日合葬于長

安城西南隅木塔里之新塋公故長安人也

諱信字汝實祖泰父海母康氏實生公焉公

少慷慨有志向然以營業事親弗克就學比

長欲知古今事跡日延博識之士聽其評話

至廢所業有弗恤里人多誚之公曰吾少失
學不能知古人所為茲得聞古今興衰理亂
忠孝節義亦長識補拙之一助也雖妨其業
所得不既多乎聞者皆服其好學自是若事
親交友處已待人率以所聞者見之行事質
直以範鄉勤儉以教族節飲以保生居易以
俟命鄉人爲之語曰誠菴公可謂不負其名
號矣其配太宜人者咸寧田翁峻之女也賦
性凝重初適公時百事微促太宜人以勤儉

相之而家無闕事姑性嚴厲太宜人以孝順
承之而婦道用光鞠育子女以長以教使之
各有成立而母儀咸至且晚從宦所勉子克
服官箴而大有聲譽可謂賢也已有子三長
在次守皆守恒業在娶高氏生子曰江其妻
則李氏通政公之孫女也守娶馬氏生子曰
淮其妻則師氏知府公之孫女也最少者友
生卽靈悟公教之學嘉靖癸未得遊邑庠甲
午中式鄉試就教屯留行取岢嵐旣以治平

移守于忻尋遷保定同知三載考績得贈公
如其官母爲太宜人鄉人榮之謂公母累善
之報也友娶翟氏繼劉氏通判公之女也生
子省吾幼尚未字女三一適盛經一適張祿
一適馬鸞孫女二一適柴應祥參政公之姪
也一適崔以仁後衛百戶也曾孫三曰重孫
曰年孫曰舉孫俱幼也亦可謂蕃衍矣嗚呼
公與宜人獲壽于天食報于子謂非積善餘
慶能然乎爰著銘詞以範末俗銘曰慥慥先

民素履孔純去華敦員不滯本真頎頎碩人
克相其君伯鸞之配德耀之隣履善不斁嘉
慶乃集鼎養綸褒載赫載奕偕臻上壽載續
其胄福善有訓展茲弗謬城之允隅靈氣所
儲有美茲丘二老止且

馮封君傳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

國史編修文林郎年家晚生會稽陶望齡著
司馬遷言河華之間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

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迨漢都四方輻輳日以玩巧然班固盛推西京紱冕冠蓋為英俊之域雖去質漸遠其文物都麗軼于往古矣明興關陝在西服去京師遙漢唐佳麗華巧之習百千年餘湔滅蕩盡琬琢之後復還于樸然賢雋淳發博雅方聞君子接起其地視諸郡國特盛焉蓋有岐邠豐鎬淳固之舊而加以漢氏之文采故關以西文質之美莫備于茲世長安馮封君者諱信字汝實號誠菴以

子友貴封為保定府同知封君少貧躬作務以養父母于學弗暇也願喜聞書中語每遇人言古今興亡大概及忠孝節廉之事聽之忘疲或竟廢日失業有誚之者公謂曰吾不幸少賤未嘗得讀書知義理今聞古人言吾耳新心孔為開竊自幸所獲厚矣諸君願為我虞耶然公聞已輒能試之踐履名行日有稱人謂馮公耳讀勝人以口誦也公有子三人而保定公最少遂貴顯所至樹吏績至其

孫從吾讀中秘書起爲名御史益張大之其
好古嗜學之報哉夫先王之隆也其田野隱
居有士君子之雅風其士君子無失田野隱
居之意迨其衰也稼穡化而玩巧况紱冕冠
蓋之儔乎馮封君隱田間願心嗜傳籍可謂
士君子之尚矣再傳益榮顯而質行愈茂以
予觀吾友仲好瞿然山澤士也豈非公之詒
哉公春秋八十五乃卒配田夫人九十加一
焉其生景泰天順歷成弘正嘉之間雖周世
太王王季文武之烈蔑以加矣其壽考龐固
有繇也夫

明誥贈奉政大夫直隸保定府同知誠菴
馮公配封太宜人田氏合葬墓表

賜同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前都察
院協理院事左僉都御史寧陵呂坤謨

呂子曰儒者之道先根器而後問學賤空譚
而貴實體夫苟真信真行卽一知半解受用
終身不則破萬卷窮五車直書肆耳奚貴多

堯服堯言未必真堯乃徐行後長者稱堯舜
奚事冠履裳衣聲容笑貌批余讀許少華誌
銘及陶石簣所為傳乃知誠菴馮公為真儒
云公名信字汝實少貧孝弟力田欲讀書弗
能顧愛讀書者比長好親儒論說古人言行
至廢農弗治不知疲有誚之者曰士老于詩
書猶然爾我子道聽何為公曰忠孝節義無
若古人我失學倘聞長者一二語藉以成身
所得不既多乎自是體認所聞砥礪刻苦事

親孝交友信處已約待人恕以勤儉教家以
節慎保身居然學校中人一時學校士亦相
與推重謂弗及云封太宜人田氏者與公匹
德公家故粟布宜人至日益饒姑性嚴難事
宜人曰我事當無難期年後終身如母子生
子三長在次守皆業恒產家少者名友生而
了慧公命之學曰吾弗學不入士林幸與學
者學不見棄于士林爾其學執友下惟發憤
嘉靖甲午舉于鄉明年乙未公不待祿養矣

卒年八十有五友曰幸有母在今不及五斗
須萬鍾何時乃乞糴教授屯留陞岢嵐守以
望調忻皆最績陞保定府同知三載署上上
考贈公如其官友四仕太宜人皆就養有崔
母盧氏風友所至著聲稱號名宦則贈公之
身範宜人之母訓也友之子從吾少無俗韻
自家塾日不爲章句學登萬曆己丑焦竑榜
進士選授翰吉拜監察御史在諫院數上疏
繩愆指佞語皆切直一時號名侍御當事者

銜之遂削籍歸而講心性學關以西聲應景
隨從游者幾千人監司慕其風尚爲建關中
書院以容之其講習指要惟重躬行曰致知
者力行之指南也致知不力行如跛僧談相
輪徒知何益吾先大父贈公重躬行常語先
子云學者學其所行也吾學足以供吾行而
行不及吾耻之予小子惟祖武是繩豈敢墮
墜吁嗟乎侍御之克肖無論已余獨羨贈公
學脉貽謀之遠也昔泰州根器卓絕悟心學

於鹽塲遂爲姚江高弟至其子若孫無聞焉
無亦學樂之說不可繼與夫樂養盛自致者
也說由時習自得由於深造孔子忘憂由于
忘食樂如之何可學侍御之學贈公之學也
其曰喜怒哀樂中節子臣弟友盡道非戒慎
恐懼不可茲砥礪刻苦之心傳乎余平日以
憂勤惕勵自鞭策顧躬行每不逮常親炙侍
御而向往之因知淵源家學自贈公始余故
表諸墓門以諭同志若世系之詳則兩世志

銘備矣

明奉政大夫直隸保定府同知兌泉馮公墓誌銘

賜進士第大中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左叅政奉
勅督理大造版籍咸寧曹韓譔

馮公名友字益卿別號兌泉長安人也三世
祖泰生海海生信配田氏生公兄弟三公穎
敏雅重童稚時不與群兒戲父命之學卽苦
心極力爲之家貧不能購書籍錄誦讀日不

出戶夜或達旦忘其寢果以文進庠生嘉靖
甲午舉於鄉試禮闈不第父卒終制再試復
不第乃就屯留學諭屯留故山邑人不知學
不能舉科第公日為講授經義教之作文亦
自作以為式又食於考時周其貧乏不惟束
脩之餽卻之而已學規嚴整諸生俛首聽命
無敢喧譁素奇李尚智李之茂馮典期必中
庚子聘浙江主試事留賀幣於王司訓已而
三生果皆中式自是科不乏人發解登進士

非復曩日屯留矣公作人之功豈小小哉壬
寅行取晉奇嵐知州州近邊數被剽掠歲且
大侵公省刑薄歛一切處以寬簡民德之有
投白金報謝者即怒詈斥去衛軍擾民悉繩
以法曲處脩築城池堅實壯固奇嵐百世之
利也民興青天之謠播諸當道會忻州彫敝
一年三易其守衆議非公不可治乃調守忻
州奇嵐之民攀轅卧輟不能留爭畫像以祀
之公守忻州政尚嚴明立婚喪論財尚靡之

禁申賭博崇奉異端之條始治一豪民而二
豪肆惡十餘年莫敢誰何者一夕携家竄匿
里人至釀酒相賀民俗健訟者罰粟以示戒
相襲不納官糧則峻法追徵無敢後期王府
占種民田悉令還之仍按籍徵租稅以充民
之逋賦人不敢撓公亦無所畏監司行部者
嘆獎尤爲曾翁二都御史所重延諮邊計委
以募商飛輓繕修邊垣有大功績薦於

朝

上賜金幣加食四品俸尋陞保定府同知考績
受

誥命贈其父奉政大夫如公官母封太宜人公
職任清軍乃立保甲建墩臺以禦響馬攝行
府事猶多幹濟吏不得爲奸鄰郡訟不能決
者率取決於公邊情重大委公覈勘一時賢
聲甲於畿內薦剡沓上前後凡有十三指日
擢無疑矣值有事迂元宰御史按郡國者希
宰意遂中以萋菲之言先是公以母老屢疏

乞終養不許至是欣然奉母歸曰吾志遂矣
甲寅母卒葬視父愈厚以爲吾力可能也三
年之喪畢卜築別業課農訓子或坐茂樹下
登所作望山樓縱飲嘯傲時製新聲小令以
自娛張筵款客情禮曲盡晚年益豪放洒落
黔髮雄步人以為百歲可期也遽耳後生一
瘡初不以為意猶庄居及漸長入城治之輒
不愈五六日卒矣時乙丑五月廿三日也距
生正德丁卯正月十五日享年五十九嗟嗟

傷哉公少貧苦學以得官充能以廉介自持
故居盡與二兄撫其子女爲之嫁娶不言費
斯人所難能也元配翟氏處士紳之女贈宜
人繼劉氏通判壘之女封宜人長子敬吾庠
生取楊氏大尹揚公虞泉女仲從吾季養吾
俱幼孫男一曰元哲敬吾自狀公行乞銘於
余卜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十有六日葬公城
南木塔里從親兆也兆創建於公門堂華整
封植宏固余習知公爲孝子銘曰位不滿德

壽僅者年物理盤恒天道之愆家以公振父
以公貴有子有孫玉麟丹桂不盡者福不朽
者名貽之萬禩逝矣如生佳兆城南二親中
厝左侍以昭大夫之墓

馮大夫傳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承務郎年家晚生焦
竑著

馮大夫名友字益卿長安人官至奉政大夫
學者稱兌泉先生童穉入鄉塾雅知自重不

為群兒嬉家貧不能購書手寫誦讀日夜不
少休時已知種學績業嶄嶄自樹矣弱冠遊
膠庠每試輒誦其曹嘉靖甲午舉鄉試一再
上禮闈不第嘆曰母老矣椎牛不如雞豚之
逮存何言誦乎乃就屯留學諭屯留遠在山
中人不知學大夫日為指授經義與作文法
度亦時自作以為程束脩問餽卻不納一時
諸生俛首聽命無敢誼譁者素許李尚智李
之茂馮典三人之為文庚子之浙江典試留

幣為賀已而三生皆得雋自是發解登進士者項臂相望非曩時比矣壬寅晉岢嵐州知州州苦虜數被創歲且大侵大夫省刑薄征一切居之以寬民德之衛卒擾民者悉繩以灋又念城墉濠塹為扼虜之要殫其心計且築且濬益財無冗浮役無罷病而井井章章垂百世規者大夫力也會忻州彫敝一歲三易守衆議非大夫不可乃調守忻州士民欲留之不得爭畫像祀之至忻知非岢嵐比焉

嚴立科條督之婚喪不時者禁賭博奉左道者禁諸惰窳頽廢為之一新一豪民翫法痛懲之無貸時有兩人肆惡十餘年莫能問一夕各携孥以竄里人至釃酒相賀云土風善訟稅糧不時入又藩封闌奪民田歲額為損至此獄訟衰減逋賦日完民間去田復還監司行部者才大夫藉藉不容口曾翁兩中丞尤重之咨詢邊計屬以募商飛輓繕修垣墻有功薦於

朝

上嘉之賜金幣加四品俸尋晉丞保定丞職清
軍乃立保甲增墩臺令剽掠者不得騁攝郡
事入手輒辦吏胥不敢仰視鄰郡獄不能決
者率歸大夫廉幹之聲最畿輔薦剡且十有
三上願以事忤元宰御史按郡國者希宰意
中以萋菲之言先是大夫念母老屢乞終養
不能得至是忻然奉母歸曰吾志遂矣方大
夫登賢書父信八十有一未逮祿而歿意嘗

恨之故謁銓為奉母計非其好也是時母田
春秋逾七十大夫以板輿迎養徘徊邸舍者
十六年視大夫歸榮故鄉尚白首亡恙鄉人
嘖嘖稱嘆以為非孝感莫能致也巖居築別
墅課農訓子或坐茂樹或登所作望山樓縱
飲嘯傲時製新聲自娛晚年喜客彌甚張筵
談笑意氣霞舉人皆謂壽徵乃僅僅六十而
卒惜哉大夫少貧苦得官願以廉自持故居
盡推與二兄撫其子女為之嫁娶其篤倫敘

理大較如此元配贈宜人翟氏繼宜人劉氏
皆有賢行劉孝事嚴姑若養前婦之父母撫
側室之子息人尤以爲難其能儷美比德垂
裕後昆有以也夫史氏曰大夫二子長敬吾
仲從吾以文行著余舉進士與仲同年又同
讀書中秘把臂論文間及世德涕未嘗不滂
淫下也蓋大夫逝仲子九歲劉宜人逝十三
歲耳是時羸病纏綿成立未卜迨今游館閣
爲名御史矣而又不逮以祿養如大夫時第

思以文字不朽其親亦足悲已嗟乎立身揚
名於孝斯大仲子方存乎圖大何拳拳風木
之恨乎余覩仲子之悲且以自悲因爲傳次
以慰之并以示之人人焉

奉政大夫同知保定府事馮公墓表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浙江山西按察司按察
使前奉

勅督學陝西按察司副使翰林院

國史修撰官南新市李維楨撰

三秦多豪傑士明興言爲文章行爲裘綴于天下自呂文簡而後何寥寥也今乃有長安馮侍御仲好仲好之學蓋得之其父郡丞公公弱不好弄獨好學家貧無所得書乞諸其鄰手錄之口誦心唯有不解至忘寢食羸滕履屨負笈擔囊辨正于師友而後已弱冠爲邑諸生諸生問難響答因就常忠武祠爲塾以教授邑人唐文襄公督學于秦士鮮所當意最器公嘉靖甲午以詩舉于鄉明年父卒

慟父之不待養也號哭不欲生嗜菽飲水面深墨杖而後起戊戌再上春官不第念母老矣不及以三釜養父又何可失于母乃謁選人除山西屯留教諭屯留人學無師承公教之如爲諸生時而以澹泊馴謹身示之範得高第弟子李尚智李之茂馮典三人歲庚子公典越試留三幣于其僚王君所曰三人者必第是所以志也屯留士不第可數十年其年八試才六人人竊笑爲妄已而三人皆第

三晉人傳為神二李後卒為聞人屯留自是
士輩出矣會有令徵諸博士高等試之置臺
省公將母還秦比入都後期除知岢嵐州人
度公或有介于懷公顧色喜吾位下大夫祿
不薄且秦晉婚媾之國也母就養便遑顧其
他岢嵐故被邊虜數為寇歲比不登公相高
下視肥磽序五種省農功占禋兆謹蓄藏使
僕力而寡能養六畜間樹藝脩憲命勸教化
趨孝弟使安處而樂鄉審百工禁淫靡辨功

苦尚完利使足用而物不屈脩採清易道路
平室律濬池隍增城堞遠斥候明守望使賓
旅安而武略振邊規知我有備不敢犯諸臺
以岢嵐不足盡公才移之守忻忻一歲三易
守宗人別封忻者圍奪民田宅民好爭訟而
逋租庸公治體則尚嚴賞不私親近罰不諱
強大莅政有頃宗人斂手戒無犯馮公訟師
一夕徙其家去左道惑民者罰無赦羣飲攤
錢戲者罰無赦婚喪不以時不以禮者罰無

赦訟簡賦平考課為諸邊冠首所募商輸粟
塞下及繕治諸當路塞樓櫓甲兵甚設中丞
上其功賜金幣加秩俸一等尋擢同知保定
府保定京師股肱郡俗有燕趙俠烈風而善
騎射者往往椎埋鈔掠為行李患公設五溝
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道旁桎梏櫛比候
人各掌其方聚櫟之相翔者詰之橫行者徑
踰者以兵趨者禁之晝三巡之以星分夜以
詔夜禁三燾以號戒巡如其晝步里相望盜

無所容三載考最以其官贈父封母為太宜
人公奉笄笳帔裳以進而太宜人年九十矣
遂上書兩臺請歸養問寢膳啓居不離左右
朔望則肅衣冠拜床下以為常有二女兄惟
季在無恙母所憐愛俸入必白母母曰老婦
持此安歸曰然則乞季姊乎母為喜加餐母
沒而養季姊終其身先世遺居以居二兄而
更為其子女婚姻其孝友大致如此少學顏
魯公書以其書書宋儒講學語若理學詩曰

此純綿裹鐵正人君子之道也詩長五言律
仲好裝潢而剗剔之以傳仲好名從吾其兄
名敬吾以明經貢皆不佞所識拔也公名友
字益卿別號兌泉年五十有九葬城南木塔
里其生率月日世系配偶子女婚嫁具仲好
譜傳中不佞見今之儒者學曾未如肱贅則
具然欲為人師嚴然而好說猶偃巫跂匡大
自以為有知授之以政不達民多偽態書多
稠濁此其故矣馮公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南

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養之無擾于時愛之
無寬于刑吏習而民安俗儒能辨此乎孝弟
生人庸行而先王至德要道也公篤行孝弟
間然自修仕亦如是不與徒衆不白名聲不
博光輝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已學矣仲好他
日俎豆于瞽宗則有不先父食之禮在程珦
朱松其人不佞表公墓門之石以詔後之
學者俾論世尚友云爾

明誥封宜人劉氏墓誌銘

賜進士第奉訓大夫戶部雲南司員外郎奉

勅督理糧儲兼管通惠河事務源雍李汝蘭譔
宜人故保定府同知允泉馮公配也往隆慶
己巳十二月十八日卒卜今壬申閏二月四
日啓允泉公壙合葬焉子敬吾自爲狀乞予
銘按宜人姓劉氏上世宜川人始祖孝先洪
武間從戎西安前衛因家焉祖俊贈兵部主
事父璽號一軒弘治乙卯鄉貢士任河南衛
輝府通判伯父琰成化丁酉鄉貢士任河南

新鄉尹叔父琛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山西按
察司僉事有司建三坊於門闕中稱世科必
曰三牌坊劉家云一軒公再配張氏贈戶部
郎中傑女也嘉靖甲申七月五日生宜人甫
三歲喪母卽知哀慕長事繼母邢甚孝邢生
二弟復相友愛一軒公異之會舅憲副公環
行守潞安謂一軒公曰是女非凡慎勿以凡
兒配戊戌允泉公喪前配翟氏母田太宜人
爲擇繼室遂婚焉旣歸奉侍太宜人色養備

至太宜人性嚴厲寡言笑然以宜人故居常
煦煦如也比臨終執宜人手連呼曰我孝婦
我孝婦云兌泉公以嘉靖甲午鄉貢士累試
春闈不第乃就職屯留學諭已陞岢嵐知州
尋調忻州已又陞直隸保定府同知公所至
政聲丕著士庶永思語在大叅似泉曹公誌
中今狀云宜人與公周旋仕途者殆二十年
乃知勸助之功隱哉溥矣兌泉公任保定時
三載考績

朝廷封贈其父母與妻宜人乃顯被優典天實
佑之矣兌泉公致政歸翟氏父母尚存貧且
甚宜人衣食之終其身仍禮葬焉乙卯關中
地震壞翟宜人主宜人亟重作之時躬為奠
祀兌泉公多副室宜人咸加體愛李氏者生
季子養吾吾不幸而夫宜人悼惜之且慰解李
氏者再四兌泉公卒敬吾兄弟哀毀骨立宜
人召前泣且謂曰爾父沒吾豈不能效烈婦
者為顧以爾輩在冀其成立卽爾父瞑目矣

踰哀奚益焉乃自理中外事晝夜督二子學
已爲長男敬吾娶大城尹虞泉楊公臬女楊
氏亡宜人撫其孫元吉再娶楊氏今復亡遺
女一尚幼爲次男從吾聘樂至尹西塘趙公
三省女二子皆充庠生博識礪行相率取科
第裕如也凡此雖丈夫者猶或難焉乃宜人
能若是其視菜婦鴻妻之曲謹細行果孰多
哉夫以宜人之賢卽壽躋者願君子猶且少
之計沒之年僅四十有六耳嗟乎悲哉此其

理莫可究竟矣李子曰古婦人無誌然予讀
碩人之詩非所以贊治勵俗耶顧劉宜人者
容可弗誌哉故予采其行實之六者謹著如
此云至其紀述未盡者則自有敬吾狀可考
敬吾舊名省吾今更此予故申之觀者鑒哉
銘曰於維淑媛毓秀名門匪學而慧匪爵而
尊壽筭靡延令德彌敦旣慶多男亦育爾孫
瞻彼城南煦煦周原佺局暫啓豐壠長存天
昌厥後

帝錫重恩光昭遺訓永慰幽魂

贊

兌泉先生像贊

此吾黨先進馮郡丞兌泉先生小像也先生捐館舍有年矣履若行語在焦太史傳其中子侍御君從吾奉此遺像于室伏臘昕夕敬事如存不少懈歲前悽然就余問贊闡前美示後昆永孝思也余固夙重其人敬題三十二字于卷首如此若謂形容

有道氣象竊愧未能萬一焉萬曆癸卯新

正穀旦江關倦客周宇謹識

金玉純資河山秀氣衍夏文學希濂光霽通籍良臣閒居樂事士仰前修儒開後裔名宦鄉賢志傳公移

山西屯留縣志

馮友長安人嘉靖十七年以舉人任典浙江文衡造士有方從此科甲甚盛是以績底行取歷陞保定府同知

山西忻州志

馮友陝西長安人舉人嘉靖二十五年任副
毅能幹政尤恤民陞保定府同知民至今思
之

山西太原府志

馮友長安人舉人嘉靖間知岢嵐州嵐被虜
數寇歲比不登友相高下視肥磽省農功謹
畜藏又教化勸率使趨孝弟以治最移守忻
州忻一歲三易守友治體稍嚴強宗斂手訟

師一夕徙去中丞上其功賜金幣加秩俸一
等尋擢同知保定

直隸保定府志

馮友陝西西安府人由舉人嘉靖間任府同
知儀度魁偉才力充贍歷任三載綽有政聲
山西屯留縣名宦公移

山西潞安府屯留縣為公舉異常教職入祀
名宦事准本縣儒學牒呈據闔學生員孫敬
祖孫光先霍應鵬程行道等連名呈稱遵奉

學政一欵凡崇祀鄉賢名宦須年久論定公
議僉同備開某事某事覈實呈請竊照本縣
儒學遠年有教諭馮友係陝西西安府長安
縣人由舉人嘉靖十七年到任二十一年行
取遯其去任業已七八十年料其蓋棺或者
四五十載屯之人士追思本官學能師世化
溥作人文章兩漢之間最稱爾雅人物三代
以上卓有典刑較藝談經定優劣明要旨益
堅立雪之成規濟苦恤貧助婚喪賑乏絕屢

蒙觀風之薦剡禮義範俗清介維風當文運
之久衰以振起為已任卒之留吁率作一榜
果中三人至于浙省掄材一門聯捷四士即今
小邑之多人傑皆賴本官之破天荒也顧
徵召于朝不阿求而萌夤緣之念即推陞乎府
乃安命而無怨尤之心蓋自

國初以來獨擅異品而在嘉隆之際鮮儷名賢
令德令聞愈久愈著一本宦筮仕屯庠修理
齋舍日夜誦讀于中期中高第且門庭森嚴

有事惟一老家人傳說門斗不得擅自出入其清修有如此一本宦月考每月一次閱卷畢在縣西門外公署發落一等二等縣上討紙給賞鼓吹迎至文廟三等賞罰無四等朴責一二示戒會課每月六會每會會長批評畢呈堂親閱次序領回其考校有如此一本宦屢試生員李尚智李之茂馮典常居一二不出四五人外苦于饕餮不給每每周濟號舍讀書晝夜伺察庚子科三人應試本宦因

浙江取考預置牌扁三面彩旗三杆揭曉後三人果中其家人遂將旗牌迎至各門後尚智官至都御史之茂官至御史過本宦家鄉俱厚奠哭拜其知感有如此一本宦見有志讀書生員苗啓東周自西等值婚喪不能自舉雖官况蕭然量行周濟後皆成立其周恤有如此一本宦遇朔望升堂掣籤講書及子史于不明者而發明之諸生喜于請益無不到者視世之升堂畫卯虛應故事者遠矣其模

馬少虛集 卷三十一 家乘 三十一
範有如此一本宦遇

按臺宗師行縣視學講書見諸生作揖站立班次前後左右一一相對周旋動容中禮且講書詳明迴院之後遂下檄優獎復

命首薦其獲上有如此一本宦每遇上司差委署印一一力辭束脩不責最貧者免之其輕利有如此一本宦行取到京值賄賂甚行本宦耻于折節曰吾寧不得兩衙門之官不為此阿容之事竟陞保定府同知其節操有如此

此茲遇

宗師按臨旌賢崇德勵俗持風特准入祀等情具呈到學准此覆查相同仍取具本學官吏師生各不扶甘結等緣由具呈到縣准此案照先蒙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王發下條約為學政事款開一嚴典禮凡崇祀鄉賢名宦湏年久論定公議僉同備開某事某事覈實呈府覆查詳道等因蒙此已經

遵守去後今據前因惟恐不的覆勘無異該
本縣知縣蔭 看得原任本縣儒學教諭馮
友課士如子文章萬斛珠璣褪躬若劍貞介
一泓澗冽輕財重義百年猶慕鱸堂袂旨明
宗三晉今竊虎坐矧自行山至武林兩地挑
李滿門卽由黌序及黃堂一盤首宿映日蓋
樹規于立雪之後而行緒乎良知之支者也
具由申詳
本府轉呈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王
批據本府呈前事蒙批據申馮公學行允
可嘉尚而祀典甚重務須核實仰府查確報
批行

本府牌仰本縣官吏照牌備蒙批呈內事理
卽查馮公學行允宜嘉尚而祀典甚重務須
查核的確議擬妥當具由取具該縣官吏師
生人等不扶結狀一樣三本作速申詳本府
以憑轉報蒙此行據本縣儒學牒呈據該學

廩膳生員李坤生等連名呈稱覆查得原任本縣儒學教諭馮友事實屯留志云馮友長安人嘉靖十七年以舉人任典浙江文衡造士有方從此科甲甚盛是以績底行取歷陞保定府同知山西忻州志云馮友陝西長安人由舉人嘉靖二十五年任剛毅能幹政尤恤民陞保定府同知保定府志云馮友陝西西安府人由舉人嘉靖間任府同儀度魁偉才力充贍歷任三載綽有政聲等情具呈到

學據此查無違碍等緣由牒呈到縣准此看得馮友淵汗橫溢縹囊化弘造士經綸粲若製錦政善宜民初筮留吁而古杭而新興而上谷所涖之地士慕菁莪民懷召杜載在諸志可考而鏡也夫士論以久而定非誠有懿行芳規無以係後思人心以久而真非誠有深仁厚澤何以鑄峴石宜增光于俎豆用磨礪于世風取有本縣并儒學官吏師生人等各不扶結狀一樣三本申詳

本府轉呈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王
批前事蒙批據申馮宦立身重名節而黜
浮華造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行可範俗教善
作人及轉任于名邦益大展其實用愛民如
子視國猶家墾荒田開水渠立義倉葺社學
其澤垂于後者未泯則功加于時者必深口
碑尚存志書有據既經再三行勘無議允應
崇祀以彰旌勸仰府發縣舉行具送入日期

繳帖行本縣奉此隨將馮教官遵照批示于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初六日造主鼓吹迎送
入本縣名宦祠崇祀訖

先君歿且四十餘年計去此留且七十餘年
矣從吾跼伏深山方以不克顯揚是愧今幸
遇此留令偃師蘭公力扶輿論上書學臺得
祀名宦嗚呼從吾即至不肖聞之寧不知感
爰梓公移藏之家塾雖萬子孫其何敢忘諸
公之誼

不肖男從吾謹跋

陝西長安縣鄉賢公移

西安府長安縣為公舉儒哲乞崇祀典以光
幽潛以振風教事奉

本府帖文蒙

欽差提督學校陝西按察司副使洪 批據本
府呈據府縣三學廩增附生員焦纘祖邵震
元蕭如蘭馬元善任國珣線純然桑本立張
光裕黃運動等呈稱切照遵先聖之途者開
來學之軌貽不世之庥者崇萬禩之報我

國朝敦尚理學旌予循良生不斬夫褒嘉歿俾
從於俎豆歷稽既往恒必由斯已故原任保
定府同知馮 長安縣人秀鍾河嶽學本聖
賢素節白心貞一介而弗苟黃堂黌序歷異
地而不忘懽養取諸束修哀思繼以廬墓始
終備矣送母歸而寧後考選之期豈其櫻情
於利祿讓同氣以田產補女兄以粧奩親愛
隆矣念兄嗣而竟回風波之變益徵孳格於
天人造士端模子民流惠賻金必捐於死友

初廩充難地值有增於貧家歿齒無怨躬耕
樹藝圃疏水自如手書理學詩身心用淑生
平不輕謁刺即門生故吏如姚大叅尚督學
諸公興丹崖翠壁之思知人夙負照乘即緘
幣央科如李之茂李尚智馮典三晉留鑑空
衡平之頌居有守而出有爲民誦恩而士誦
德寵旌金幣贊比周程宦蹟載在志乘不可
磨也家學世及子孫豈易能焉人品以久而
真公論以久而定近者豫章延平俱准從祀

况乎新興上黨確有表章閭里仰其儀刑學
宮允宜崇報伏乞

台慈俯賜張主上光盛典下協輿情明振風
猷默維道脉等情呈府批行長安縣查報聞
又據山西潞安府屯留縣申爲公舉異常教
職入祀名宦事等情申府詳批仰長安縣查
議報今據該縣申稱行據該學回稱查得本
縣已故鄉宦原任保定府同知馮公無求於
人有古之道居家族黨稱孝而稱弟沒世士

家乘
民爲軌而爲模三復屯邑移文已得安定蘇
湖之槩再詢斗城輿論益聞彥方君實之詳
不惟績樹晉燕父已追裡於宦地抑且德高
堂紀尤當從祀於鄉邦者也等情到縣據此
該知縣李 覆看得已故鄉宦馮 孝友因
心清直率行養體養志禮不怠於晨昏恤死
恤生愛更洽乎兄姊既藉官以奉母又依母
以忘官一俸不私三族併惠則孝與友之槩
也舌耕自給必全死友之盟甑飯欲塵獨倍

貧田之價既先人以後已又愛已以絕入城
市無心鴻鷗有侶則清與直之概也其居鄉
修姱殆不勝書第就輿人口碑撮其大者如
此夫孝友清直得其一已足維風範世而况
兼有之耶若其歷仕勤事諸勩則又各誌書
載之詳矣屯留俎豆已彰捍禦之功桑梓尸
祝應作明德之主相應申請合候轉達詳示
以本宦與入本省鄉賢祠以光祀典以勵後
人等情申詳到府該本府看得已故鄉宦原

任保定府同知馮公正道正學實心實行清
介持身勵冰蘖之雅操名理訓士期羽翼乎
先傳屯留作人先德行而後文藝希蹤賢聖
學術保定子民急撫字而緩催科比迹龔黃
事業掄文若鑑先期決入彀者三人選才如
衡當闡得聯科者四士峻節足凌霄漢謝絕
公門直道不借吹噓耻事請謁廬墓志孝篤
一本之天親分賑恤貧明敦睦之大義若當
考選之際正值親病之時寧舍官以養親不

絕裾以就職尤淡於富貴之念而超乎功名
之場者國為儀刑鄉之師表名宦既建於晉
地鄉賢當進於宮墻相應呈請合候詳示將
本宦准入鄉賢從祀庶幽德有光而輿情允
協矣等因照詳蒙批馮宦政教得士民之心
品凌霄漢孝悌立綱常之本學祖聖賢此真
足樹刑維風者也准入鄉賢祠崇祀繳等因
到府帖行本縣奉此隨將馮宦遵照批示於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十八日造主鼓吹迎送

入會城鄉賢祠崇祀訖

原任保定府同知馮公行實

一公為諸生時家貧甚設科常開平祠藉束修以養父母

一教弟子先器識而後文藝故出其門有彬彬多德行之士

一當補廩會舊者以將貢不欲補曰盍與吾路費因共白之督學漁石唐公公曰可乃備十金將與而舊者物故卽作賻儀致之其家人

不知駭而固辭公告之故卒與之

一廩入俱奉父母其父為製一縑衣曰以酬爾勞不受還奉其父父不可又奉其伯兄父兄相讓竟以奉父而已仍衣布衣

一寧夏撫臺父聞公名欲延為西賓以親老辭厚餽之不受撫臺高其誼檄行學臺獎焉

一為孝廉仍授徒以養會父與妻相繼逝貧不能舉葬或有以數十金求居間者公艷然曰得賄以枉人是非如鬼神天理何

一父歿哀毀踰禮比葬廬於墓側者三月爲母老且病不克終三年爲恨

一兩兄相繼物故喪葬俱公備辦兩兄所遺子女僅數歲公俱鞠育爲婚嫁之

一公有姊三千歸時公尚幼父母以貧故不能具粧奩公後官保定時嫁伯兄所遺侄女奩甚厚公母太宜人在堂見之喜而泣曰吾女則無此福也時公季姊尚在公聞母言備粧奩以遺季姊

一公領鄉薦嘗痛父不待祿養母亦七旬餘矣遂謁選每晨昏必冠帶問安否朔望必冠帶夙興再拜床下以爲常俸必奉母母笑曰老婦持此安歸公曰曷留之以予季姊

一歷任俸薪所入多周族人之貧者至今族人談之多淚下

一公以屯留學諭典試浙江有伯兄子名江者偕行至錢塘江舟且覆舟人皆失色公抱侄哭曰我以公事死即死耳柰亡兄子何已而

風順幸不死

一宦歸後歲大侵鄉人有以田減直求售者公曰乘人之急而利其宥是歲凶而人又益之凶也反倍直與之

一寓西南僻鄉明農課子終歲不履城市非公事不至偃室當路高其誼請鄉飲一再往即辭不赴

一教諭屯留并典試浙江其所收門人多宦秦中如姚畫溪大叅尚仰山學憲諸公至公避

不先往諸公多至庄公具雞黍待之其高率如此

一在屯留躬勤講課如諸生時而以澹泊馴謹身示之範得高足弟子李之茂李尚智馮典歲庚子有浙江之行乃留三幣於主司訓所謂爲三生賀人皆咲之已而三生皆得雋一時傳爲竒事

一屯留行取後因送母至蒲坂渡河稽留途次比至京考已竣事有勸公以賄從事者公曰

京秩豈足多哉吾愛吾鼎故止得守山西岢嵐州云

一岢嵐地稱極邊寇時闌入公築城濬濠嚴保甲修武備寇聞風遁去當路重其才調繁忻州

一忻州有二土豪健訟聞公至一夕各携妻孥竄去里人至釀酒相賀俗喜訟逋賦公力爲化懲久之訟息賦完兩臺交薦爲三晉治行第一

一在忻州承委修大同邊垣拮据塞外者一年餘工竣曾翁二中丞特薦于朝賜白金文綺加四品俸尋擢保定丞

一保定爲京師股肱郡俗風豪健徃徃禦人國門爲行李梗公濬溝渠樹林木設兵甲嚴巡緝躬爲稽考道路以肅

一在保定屢膺薦剡聲重一時時分宜柄國其僕嚴年爲一內相事以侍教生刺來囑公見刺不平笞其人竟置之法年銜甚因以主翁

意嗾鹽院某論歸當是時分宜勢焰熏灼縉紳稱年爲鶴山先生多借年交分宜歡以通刺爲榮而公獨不少徇人皆以拙宦誚之不恤也

此余邑侯汶上李公所纂先君行實用以呈府道者也一字一句皆公手裁讀未終篇感激泣下蓋先君捐館舍有年今辱表章獲祀瞽宗嗚呼先君歿且不朽矣從吾不肖謹稽首爲跋以付梓人

不肖男從吾謹識

馮恭定全書卷二十一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關學編

理學一脈其盛衰關世運高下然自東周以還
聖如孔子危于無位不得行所學徒與弟子講
業于洙泗之濱晚而贊易序書刪詩修春秋定
禮樂以俟後賢令斯道不終墜所謂聖人既往
道在六經也孟子紹之皇皇救世所如不合徒
託空言今所存僅七篇遺書耳又不幸火于秦

佛于東漢宋梁陳唐老控于晉經既闕訛學又
誕幻至功利之習溺文辭之尚牽漸靡成風末
流莫挽蓋不知理如何學如何矣宋自濂溪倡
明絕學而關中有橫渠出若河南二程新安朱
子後先崛起皆以闡聖真翼道統為己任然後
斯道粲然復明關中故文獻國自橫渠迄今又
五百餘歲矣山川深厚鍾為雋彥潛心理學代
有其人追我

明道化翔洽益興起焉如涇野則左稱領袖者
侍御馮仲好氏關中人也弱冠即志聖道通籍
不數載以言事歸山中閑暇日惟講求正學排
斥異端為惓惓所著關學編四卷始于橫渠訖
于秦關計姓字三十三雖諸君子門戶有同異
造詣有淺深然皆不詭于道設在聖門當所嘉
與者簡冊兼收詎不宜也其書以關學名為關
中理學而輯表前修風後進用意勤矣余不肖
嚮往古昔有年且居子游之鄉產晦菴之里彬
彬名儒不一而足未能博稽精論倣仲好體裁

次為成書坐視先哲遺蹟放失媿矣罪矣仲好
有此舉嘆服良久遂屬長安楊令募工梓之用
公同志蓋理為人人具足之理學為人人當講
之學編內諸君子其力學以明理明理以完性
皆人人可企及者非絕德也由諸君子而遡孔
孟是在龜勉不息哉衡雖魯敢與同志共勗之
萬曆戊申八月念八日新安後學余懋衡書于
朝邑之貞肅堂

關學編者侍御史馮仲好集關西之為理學者

也其為孔子弟子者四人學無所考于宋得九
人于金得一人于元得八人于明得十五人諸
附見者不與焉皆述其學之大畧為小傳授受
源委可推求也夫伏羲畫卦為關西萬世理學
祖至周有文武周公父子兄弟號稱極盛周之
後置他閏位不論西漢李唐有天下最久無能
為理學者至宋乃始有周程三先生興於濂洛
而張子厚先生崛起關西與之營道同術合志
同方蓋當是時禪教大行先生少年亦嘗從事

于斯久之悟而反正以為佛門千五百年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人倫不察庶物不明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詖淫邪遁亂德害治其持論深切著明如此信乎所謂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矣程子謂博聞強識之士鮮不入於禪卓然不惑惟子厚與邵堯夫范景仁司馬君實豈不難哉同子厚游二程門如游定夫以

克己與四勿不相涉呂與叔以喜怒哀樂未發由空而後中揚中立因而執之謝顯道以知覺為仁四先生且然况其他乎呂微仲表子厚墓稱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之易入橫渠不必以佛老合先王之道則子厚先生著書立言攘斥異學生平所苦心極思幾不白於世矣迨其後也鷺湖慈湖輩出而周程張朱之學日為所晦蝕然關西諸君子尚守郿縣宗指近代學者左朱右陸德靖之間天下靡然從之關西大儒

亦所不免明聖學正人心扶世教安得起子厚
於九京而揚於之哉仲好之為是編也直以子
厚承洙泗汲公畧見進伯傳後雖鄉里後進未
可顯斥先正之過其學術醇疵臚列祀分以俟
夫人之自擇而毫釐千里之差隄防界限之嚴
詳于辯學疑思二錄中要之以子厚為正故關
學明而濂洛以下紫陽之學明濂洛以上羲文
周孔之學亦明矣余謂仲好有遠慮焉有定力
焉有兼善之量焉有繼往之功焉若夫侈說其

鄉人以為游談者譽造作者程非仲好意也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
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學臯比勇
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謂自道
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藍田武功三水
名為尤著至于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
諸儒猶力為撐持埴吹簫和濟濟雖雖橫渠遺

風將絕復續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也哉迨
我

皇明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真儒輩出臯蘭初起
厥力尤躋璞玉渾金精光含歛令人有有餘不
盡之思鳳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真有先進遺風
小泉不繇文字超悟于行伍之中亦足奇矣司
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顯思履繩蹈矩之
死靡他至于康僖上承庭訓下啟光祿而光祿
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鈞天並奏一時學者歛

然嚮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于天下若夫集
諸儒之大成而直接橫渠之傳則宗伯尤為獨
步者也宗伯門人幾徧海內而梓里惟工部為
速肖元善篤信文成而毀譽得失屹不能斂其
真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博
士甘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者頌仰古
今必折衷于孔氏諸君子之學雖繇入門戶各
異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
詭于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泚有日頃

馬少虛集 卷十一 關學編 六
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僭為纂次題曰關學
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畧云嗟夫諸君子
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其
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能誦詩
讀書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
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將
旦莫遇之矣不然而徒品隲前哲庸曉口耳則
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萬曆歲在丙午九月朔日長安後學馮從吾書

于靜觀堂

關學編凡例

一是編專為理學輯故歷代名臣不敢泛入
一理學如秦子南燕子思壤駟子從石作子明
俱孔門高弟第事蹟多不詳故另列小傳于
前而編中斷自橫渠張子始

一 次序各以時代庶古今不相混淆

一 宋元諸儒有史傳諸書可考不佞稍為纂次
十五仍舊至 國朝諸儒中多僭妄論著文

之工拙不卹也

一國朝諸儒特錄其所知蓋棺論定者其所未知者姑闡之以俟

關學編首卷

秦子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

一統志西安府

孔門弟子篤于

守道唐玄宗追封少梁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

宗加封郵城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秦子

宋高宗贊曰秦有子南贊贊述作守道之淵成

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寵

爵

聖門人物志末二句作紛華不撓縻我好爵

燕子

燕子名伋

家語作級

字子思秦人

一作沂陽人

孔門弟子

唐玄宗追封漁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

封沂源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燕子宋陳

知微贊曰八九之徒具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

無愧鍾靈咸鎬浴德洙泗增封沂源皇澤斯被

聖門人物志贊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道傳一

貫速肖七十善教云表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
歧而及

石作子

石作子名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一統志鞏昌府秦州孔

門弟子唐玄宗追封石邑伯從祀孔子廟庭宋

真宗加封成紀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石

子宋高宗贊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

克述無言鼓篋槐市場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

常存按姓氏英賢傳有石作蜀氏族畧複姓篇

有石作氏注云石作蜀孔子弟子據此當稱石

作子稱石子者誤

壤駟子

壤駟子名赤字子從家語壤作穰秦人一統志

孔門弟子唐玄宗追封北徵伯從祀孔子廟庭

宋真宗加封上邽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

壤子宋高宗贊曰式是壤侯昭乎聖徒執經請

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

袖諸儒按通志畧壤駟氏複姓今稱壤子誤

卷一

宋

橫渠張先生載

天祺張先生戩

進伯呂先生大忠

和叔呂先生大鈞

與叔呂先生大臨

李明蘇先生昞

卷二

金

吳之范先生育

師聖侯先生仲良

天水劉先生愿

君美楊先生天德

元

紫陽楊先生奐

元甫楊先生恭懿

鑑山宋氏規附

維斗蕭先生 與

關學編 伯克呂氏或附

寬甫同先生 恕

從善韓先生 擇

伯仁侯先生 均

士安第五先生 居仁

悅古程先生 瑁

卷三

明

容思段先生 堅

默齋張先生 傑

小泉周先生 蕙

大器張先生 鼎

介菴李先生 錦

思菴薛先生 敬之

平川王先生 承裕

卷四

明

涇野呂先生 柟

谿田馬先生

理

苑洛韓先生

邦奇

瑞泉南先生

大吉

雲林尚氏班爵附

斛山楊先生

爵

愧軒呂先生

潛

石谷張氏節
正立李氏廷附

蒙泉郭先生

郭

秦關王先生

之士

關學編卷一

宋

橫渠張先生

先生名載字子厚郿人為入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以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遂翻然志于道已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伯淳正叔二先生至與論易二先

生于先生為外兄弟之子卑行也而先生心服
 之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
 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
 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
 學淳如也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
 之美以東帛聘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
 焉嘉祐二年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
 縣名在宜川西北今廢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
 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會于縣庭親勸酬之使

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
 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
 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徃告其里
 閭閻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時命
 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教
 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翕然熙寧
 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御史中丞
 呂晦叔公著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
 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召見問治

道對曰為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上說之曰
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
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
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王安石安石
謂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
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
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
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寢不悅既命校
書崇文辭未得請復命按獄浙東程伯淳時官

御史裏行爭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
石曰淑問如臯陶猶且讞囚此庸何傷命竟下
實疏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御史天祺及伯淳並
以言得罪乃移疾西歸屏居橫渠橫渠至僻陋
僅田數百畝供歲計人不堪其憂先生約而能
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
仰而思有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嘗謂門人
曰吾學既得諸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
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蓋其志道精思未始

馭史息亦未嘗馭史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
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
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
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
中庸為體以禮為的以孔孟為法窮神化一天
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患近
世喪祭無法喪僅隆三年期以下恬未有衰麻
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褻不嚴於是
勉修古禮為薄俗倡菴功而下為製服輕重如

儀實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教童子以灑掃
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觀于祭祀納
酒漿以養遜弟而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
使人為之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相倣
復古者甚衆關中風俗為之大變熙寧九年秦
鳳帥呂微仲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
之遺意其術畧可措之以復古宜還舊職訪以
治體詔從之召同知太常禮院及至都公卿聞
風爭造然亦未有深知之者以所欲言嘗試於

人多未之信會言者欲講行冠昏喪祭禮詔下禮官議禮官徂故常以古今異俗為說先生力爭之不能得適三年郊禮官不致嚴力爭之又不得先生知道之終不行也復謁告歸中道而疾病抵臨潼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歛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言其恬于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賻先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與之居久而日親勇于自克人未信惟反躬自艾即未喻安行之無悔也聞風者服義不敢以

私于之居恒以天下為念聞皇子生喜見顏面行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聞人善輒喜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行游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無貧者輒麤糲與共嘗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以為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方欲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

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歛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始先生為學亦頗秘之不多以語人曰學者雖復多聞不務蓄德祇益口耳無為也程伯淳閉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而堯

舜之道庶可馴至也先生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歷數世不衰先生所著書曰正蒙嘗自言吾為此書譬之樹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醉盤示兒百物具在願取者何如耳書成揭書中乾稱篇首尾二章實在左右曰訂頑曰砭愚已程正叔改曰西銘東銘其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

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

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正叔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又謂自孟子後未見此書先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門人私謚曰誠明朱文公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理宗淳祐初謚

明公封鄱伯從祀孔子廟庭 國朝嘉靖九年
改稱先儒張子

天祺張先生

先生名戩字天祺橫渠先生季弟少而莊重老
成長而好學不喜為雕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
敦迫喻以為貧乃強起就鄉貢既冠登進士第
調陝州閩縣主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秘書省
著作佐郎知陝州靈寶渠州沅江懷安車金堂
縣事轉太常博士熙寧二年為監察御史裏行

明年以言事出知公安縣改陝州夏縣轉運使
舉監鳳翔司竹監熙寧九年卒年四十有七先
生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
不急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
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嘗攝令華州蒲城蒲
城劇邑民悍使氣不畏法令鬪訟寇盜倍蓰它
邑先是令長以峻法治之姦愈不勝先生悉寬
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敦喻使無犯法問召父
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

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為酒食召邑之高年
聚于縣廨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
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為衰為御史每進對
必以堯舜三代進于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
其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反經正本當自朝廷
始不先諸此而治其末未見其可也累章論王
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
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
為死黨李定以邪譎竊臺諫呂惠卿刻薄便給

假經術以文奸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省
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咲先生曰戩之狂直宜
為公咲然天下之咲公不少矣章十數上卒不
納乃嘆曰茲未可以已乎遂謝病待罪卒罷言
職既出知公安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
罪天下士大夫聞其風者始則聳然畏之終乃
服其厚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號多訟先生待
以至誠反復教喻不億不億不行小惠訟者往
往叩頭自引未幾靈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今

夏令張公乃吾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乞張公還舊治使者欣然聽其辭而言于朝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徙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筭其清慎如此先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愠不見于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不及于義接人無貴賤踈戚未嘗失色于一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

已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有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爲已病少孤不得事親而奉其兄以弟就養無方極其恭愛推而及諸族姻故舊罔不周恤有妹寡居子不克家先生力爲經其家事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餘年先生惻然不安帥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

事篤行不苟為一時師表橫渠先生嘗語人曰
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于
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晚而講學而
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令始有
弟如此道其無憂乎關中學者稱為二張云

進伯呂先生

先生名大忠字進伯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
士父蕢比部郎中通葬藍田子孫遂為藍田人
先生登皇祐中進士為華陰尉晉城令未幾提

督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簽書定國軍判官熙
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進伯與
范育被命俱辭行進伯陳五不可以為懷撫外
國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遼
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遼使至代設
次據主席先生與之爭乃移次于長城北遼使
竟屈已而復使求代北地神宗將從之先生曰
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
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劉忱曰大

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其不可奪議竟不決罷忱還三司先生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為界馬元豐中為河北轉運判官徙提點淮西刑獄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後汲公及黨禍乞以所進官為量移徙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知秦州時馬涓以狀元為州簽判初呼狀元

先生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為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為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時時告以臨政治民之道涓自為得師後為臺官有聲每嘆曰呂公教我之恩也謝上蔡時教授州學先生每過之聽謝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之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先生為人質直不妄語動有法度從程正公學正公稱曰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所著有輞川集五卷奏議十卷弟大防

大鈞大臨兄弟四人皆為一時賢者世無不高
之大防字微仲進士及第元祐初以左僕射同
范純仁相垂簾聽政者八年能使元祐之治比
隆嘉祐封汝郡公紹聖初貶舒州行至虔州信
豐薨紹興初贈太師宣國公謚正愍

和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鈞字和叔大忠弟嘉祐二年中進士
乙科授秦州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
寺丞知三原移巴西又移知候官以薦知涇陽

昔不赴丁外艱服除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
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祿仕意家居講道以
教育人才變化風俗期德成而致用久之以大
臣薦為諸王宮教授當獻文作天下一家中國
一人論上尋監鳳翔船務制改宣義郎會伐西
夏廊延轉運司檄為從事既出塞轉運使李稷
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先生請于种諤諤
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
一劔耳先生即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

運使無君父乎諤意折彊謂先生曰君欲以此
報稷先稷受禍矣先生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
耶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
直乃好謂曰子乃爾耶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
時微先生盛氣誚諤稷且不免未幾以疾卒於
官年五十有二先生為人質厚剴正初學於橫
渠張子又卒業於二程子以聖門事業為已任
識者方之季路先生於橫渠為同年友及聞學
遂執弟子禮時橫渠以禮教為學者倡後進蔽

于習尚其才俊者急于進取昏塞者難于領解
寂寥無有和者先生獨信之不疑毅然不恤人
之非問已也潛心玩理望聖賢剋期可到日用
躬行必取先王法度以為宗範居父喪哀麻歛
莫比虞祔一襲之于禮已又推之冠婚飲酒相
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與亢進伯微仲弟與
叔率鄉人為鄉約以敦俗其畧云德業相勸過
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節文燦然可觀自
是關中風俗為之一變橫渠嘆秦俗之化和叔

有力又嘆其勇為不可及而程正公亦稱其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云先生少時瞻學洽聞無所不該嘗言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久則至焉橫渠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于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至是博而以約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其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于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于無用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

必自此始悉撰次為圖籍使可見之行曰如有用我舉而措之而已其卒也范巽之表其墓曰誠德君子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用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為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當先生卒時妻种氏治先生喪一如先生治比

部公喪諸委巷浮圖事一屏不用子義山能傳
其學人以為道行于妻子云所著有四書註誠
德集其鄉約鄉儀朱文公表章之行于世鄉約
今為令甲

與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臨字與叔號芸閣大鈞弟以門蔭入
官不復應舉或問其故曰某何敢揜祖宗之德
元祐中為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嘗論選舉曰
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

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
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范學士祖禹薦
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為講官未及用而卒
先生學通六經尤邃于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
舊制令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駭俗少從橫渠
張先生游橫渠歿乃東見二程先生卒業焉與
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純公語之
以識仁先生默識深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
意其文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

有已立已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
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蝨賊志以
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練
勝私室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
室廬婦姑勃磈安取其餘亦旣克之皇皇四達
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痾
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
晞之則是始先生博極羣書能文章已涵養深
醇若無能者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

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
婦翁張天祺語人曰吾得顏回爲壻矣而其學
尤嚴于吾儒異端之辨富文忠公弼致政于家
爲佛氏之學先生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
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
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
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
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
人爲未盡善輕理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

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
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
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所好豈
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弼謝之正公嘗曰與叔
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有說了
更不肯回文曰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某
常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又曰和叔
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
於與叔其見重如此所著有大學中庸解攷古

圖玉溪集所述有東見錄錄二程先生語二先
生微言粹語多載錄中其有功于程門不小故
朱文公稱其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而又惜其
早死云

季明蘇先生

先生名昞字季明武功人同邑人游師雄師橫
渠張子最久後又卒業于二程子時尹焞彥明
方業舉造之先生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卽學乎
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彥明未達一日

先生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彥明大
悟先生令詣程門受學焉元祐末呂進伯大忠
薦曰臣某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強
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
載學為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
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宮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
副朝廷樂育之意乃自布衣召為太常博士後
坐元符上書入黨籍編管饒州行過洛館彥明
所伊川訪焉既行伊川謂李明殊以遷貶為意

彥明曰然焯嘗問李明當初上書為國家計邪
為身計邪若為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為
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為輕典李明以焯言為
然先是橫渠正蒙成先生編次而序之自謂最
知大旨熙寧九年橫渠過洛與二程子論學先
生錄程張三子語題曰洛陽議論朱文公表章
之行于世今刻二程全書中

巽之范先生

先生名育字巽之三水人父祥進士及第累官

轉運副使以邊功追贈秘書錄其後先生舉進士為涇陽令以養親謁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喻之曰書稱聖讒說殄行此朕任御史意也先生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張載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先生行邊坐劾李定親喪匿服出知韓城久之晉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為太常少卿改光祿卿出知熙州

今臨洮府

時議棄質孤勝如兩堡先生

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為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膂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為給事中仕終戶部侍郎卒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西夏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先生從程張三先生學伊川嘗曰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人也橫渠嘗詰先生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先生請問橫渠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欲學者存之不忘庶

將心深久有一日脫然如大寐得醒耳橫渠正蒙成先生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于無間語小入于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以運地之所以以載日月之所以以明鬼神之所以以幽風雲之所以以變江河之所以以流物理以辨人

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其篤信師說而善發其蘊如此

師聖侯先生

先生名仲良字師聖華陰人二程先生舅氏無
可之孫從二程先生游人有欲館先生者先生
造焉則辟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
欲先生從之先生遂行或問之曰蔬食士之常
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

嘗訪周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

三日乃還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
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邪後遊荆門胡文定留
與為隣終焉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

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于漳水之
濱今已兩年其安于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
至于講論經術則貫通不窮商略時事則纖微
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于今者莫
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
老身貧賤亦足慨矣伏望吾兄力薦于朝俾命
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為無補朱文公稱其學
清白勁直所著有論語說及侯子雅言行世按
伊洛淵源錄稱先生為華陰先生無可之孫即

當書爲華陰人而云河東人豈金陷關洛時先生曾避難河東耶學者詳之

天水劉先生

先生名愿字天水人天資耿介時王安石新書盛行學者靡然向風先生獨不喜穿鑿附會之說潛心伊洛之學後以八行舉

關學編卷二

金

君美楊先生

先生名天德字君美高陵人肄業大學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尋權大理寺丞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令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先生自讀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先生于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沿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

吾少時精力奪于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後知
吾道之傳爲有在也埋沒篆刻中幾不復見天
日日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
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
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卒年七十九魯齋
許先生衡誌其墓銘曰出也有爲死生以之處
也有守不變于時日臨桑榆學喜有得其知益
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瞭然胸中洞
析毫釐外私內公息邪距詖俯仰古今可以無

愧受全于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無窮歲年于
恭懿益昌其家學爲元名儒別有傳
元

紫陽楊先生

鑑山宋氏附

先生名奐字煥然號紫陽乾州奉天人母程嘗
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
生先生父振以爲文明之象因名曰奐天性至
孝年十一喪母哀毀如成人未冠夢遊紫陽閣
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長師鄉先生吳榮叔迥

出倫輩讀書厭科舉之學遂以濂洛諸儒自期
待金末嘗作萬言策指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
所不敢言者詣闕欲上之不果元初隱居講道
授徒抵鄆縣柳塘門生百餘人荆紫陽閣即清風閣
稱紫陽先生嘗避兵河朔河朔士大夫想聞風
采求見者應接不暇東平嚴實聞先生名數問
其行藏先生終不一詣歲戊戌太宗詔宣德稅
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先生試東平兩中賦
論第一以耶律楚材薦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

長官兼廉訪使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
事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
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先生責之曰
剝下欺上汝欲我為之耶卽減元額四之一公
私便之不踰月政成時論翕然謂前此漕司未
有也在官十年請老于燕之行臺壬子世祖在
潛邸驛召先生叅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請
歸築堂曰歸來以為佚老之所教授著述不倦
乙卯病革諭子弟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戒家

人無事二家齋醮引觴大噓命門人負擇載筆
留詩三章怡然而逝年七十賜謚文憲先生博
覽強記真積力久猶恐不及作文務去陳言以
蹈襲為耻一時諸老皆折行輩與之交關中號
稱多士一時名未有出先生右者不治家人生
產業而喜周人之急雖力不贍猶勉強為之人
有片善則委曲稱獎惟恐其名不聞或小過失
必盡言勸止不計其怨怒也初翰林學士姚燧
早孤育于世父樞樞督教甚急先生馳書止之

曰燧令器也長自有分何以急為乃以子妻之
燧後為名儒其學得于先生為多元好問誤神
道碑稱為關西夫子江漢趙復序其集稱其志
其學粹然一出于正即其文可以得其為人其
見重如此所著有還山前後集百卷天興近鑑
三卷韓子十卷槩言二十五篇硯纂八卷比見
記三卷正統書六十卷時宋規字漢臣長安人
與紫陽及遺山鹿菴九山數儒論道洛西弟子
受業者甚衆親歿廬墓瑞草生瑩閭復嘗稱之

曰天性至孝德重三秦才贍而敏冠絕一時中
統戊戌徵試中論賦兩科拜議事官先是官吏
縱肆日久數侵苦小民公繩之以法惕然皆莫
敢犯丙辰春詣闕陳便宜數事上悉加納廉希
憲云宋規循良可與共事希憲相知公有經濟
才議欲為列有嫉其文章名世者沮之署為講
議官不就後徵為耀州尹官至蜀道憲副政聲
在在著聞號鑑山先生有鑑山補暇集梓行于
世年七十七卒

元甫楊先生

先生名恭懿字元甫號潛齋高陵人天德之子
自少讀書強記日數千言會時艱從親逃亂而
東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
其業年十七侍父西歸家貧假室以居鄉鄰或
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為養暇則力學博
綜于書無不究心而尤邃于易禮春秋思有纂
述耻為章句儒而止志于用世反覆史學以鑒
觀古昔興亡之事從學者已衆海內搢紳與父

友者馳書交譽卽以宗盟斯文期之年二十四
始得朱子四書集註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
讀之喜而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
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進道有其途矣吾何
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于是窮理反躬一乎持
敬優游馱馱俟其成功于潛齋之下自任益重
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赫然名動一時宣撫司
行省以掌書記共議事辟之皆不就至元七年
與魯齋許文正公同被召先生不至魯齋由國

子祭酒拜中書左丞日于右丞相安童前稱譽
其賢丞相以聞十年帝遣協律郎申敬來召以
疾辭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
故事再聘之丞相遣郎中張元智爲書致命不
得已乃至京師帝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旣入
見帝親詢其鄉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周悉詔
與學士徒單公履定科舉之法先生議曰三代
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
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

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經止于
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
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
學孔孟之道日為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
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
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
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
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帝善之會北征辭
歸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詔與太史王

恂等改曆明年曆成授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
事辭歸當曆成進奏日諸臣方列跪帝命先生
及魯齋起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
終奏皆坐畢其說蓋異禮也二十年以太子賓
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
召二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召皆辭疾不行三
十一年卒年七十先是魯齋提京兆學與先生
為友一遇講貫動窮日力篤信好學操履不苟
魯齋亟稱之父歿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襄事遵

朱文公家禮盡祛彘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
貸益之魯齋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識之曠世
墜典夫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
聚居六年魯齋東歸後治母喪一如父三輔士
大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先生云蕭
維斗輟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
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
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于學真知實踐主
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

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
公司徒謂魯齋也學士姚燧撰神道碑銘曰維
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爲責已厚公于明
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良良其守師古喪祭如
禮不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
誘學者宗之西土山斗皇慶中贈榮祿大夫太
子少保弘農郡公謚文康所著有潛齋遺稿若
千卷子寅字敬伯博通六經百氏累官集賢學
士國子祭酒在成均講明誨誘終日忘倦有父

風

維斗蕭先生

伯充呂氏附

先生名勳字維斗號勤齋奉元人天性至孝自幼翹楚不凡長爲府史語當道不合卽引退讀書終南山力學三十年不求進制一單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羣書凡天文地理律曆筭數靡不研究候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維斗爲識字人學者及門受業者甚衆鄉里乎化稱之曰蕭先生鄉人有

自城暮歸者途遇寇詭曰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先生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公居後耳先生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媿謝之世祖初分藩在秦用平章咸寧王野仙薦徵侍藩邸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卽其家具宴爲賀遣一從史先往先生方灌園從史不知其爲先生也使飲其馬卽應之不拒及冠帶迎客從史見有懼色先生殊不爲意後累授集賢

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武
宗初徵拜太子右諭德不得已扶病至京師入
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
病請去或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
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
德如故固辭歸年七十八以壽終于家謚貞敏
劉致謚議畧云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
之臣蓋志意修則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禪
脫塵埃之中翱遊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

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
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冀以勵俗興化猶或
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東帛爻爻貴
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于吾元得二人焉
曰容城劉因京兆蕭軒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
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
用而世用之至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薜蘿動色
巖戶騰輝猶堅卧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
撓其節不隳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

之于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暫出而卽歸不旣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旣敏乎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謚曰貞敏詔從之先生制行甚高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立意精深言近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關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爲一代醇儒門人涇陽第五居仁平定呂思誠南陽李木魯翀爲

最著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世時有呂莖字伯充其先河內人金末父佑避亂關中因家焉伯充從許魯齋學魯齋爲祭酒舉爲伴讀輔成教養其功居多至元間爲四川行樞密院都事勸主帥李德輝不殺巴人感德祠之知華州勸農興學俱有成效累官翰林侍讀學士致仕卒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穆大德中河東關隴地震月餘伯充與維斗各設問答數千言以究其理居父憂喪葬一倣

古禮魯齋貽書稱其信道力行爲揚元甫之亞云

寬甫同先生

先生名恕字寬甫號渠菴奉元人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先生安靜端凝羈州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爲吏屬關陝以先生貢禮曹辭不行仁宗初卽其家拜

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卽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先生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先生之學由程朱上溯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于行教人曲爲開導使得趨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

大暑不去冠帶母張卒事繼母如事所生父喪
哀毀致目疾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
事有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追罪乎與
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里人借驃而死
償其值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為家無擔石
之儲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槩庵時蕭先生對
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先生家
士論並稱曰蕭同自京師還家居十有三年中
外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為先生而不

姓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贈翰林直學士封京
兆郡侯謚文貞所著有槩庵集二十卷

從善韓先生

先生名擇字從善奉元人天資超異信道不惑
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自小學等書始或
疑為凌節勤苦則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
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尤邃禮學有質問
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遊宦過秦必往見
先生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召之疾不果

行其卒也門人爲服總麻者百餘人

伯仁侯先生

先生名均字伯仁蒲城人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讀書不至千遍終于已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名振關中學者宗之用薦者起爲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卽歸休田里先生貌魁梧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

和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云今祀蒲城鄉賢祠

士安第五先生

先生名居仁字士安涇陽人幼師蕭維斗夙弱冠從同寬甫恕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畝而學徒滿門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先生輒避之鄉里高其行義率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遊其門者不惟學明而行加修焉卒之日門人相與議易名

之禮私謚曰靜安先生

悅古程先生

先生名瑁字君用號悅古涇陽人隱居不仕弱冠卽以古學自力討論六籍雖祁寒暑雨造次顛沛未嘗少輟三原李子敬創學古書院延先生講學其中遠近從遊者百餘人循循然樂教不倦學者稱悅古先生嘗誡諸子曰人性本善習之易荒古聖賢皆以驕惰為戒况凡民乎集家戒一卷以遺子孫著述有遼史三卷異端辨

二卷雲陽志二卷樂府文集傳世李子敬字恭甫為人質謹孝友家素裕族黨因其資而葬者三十餘喪婚者八十餘姓捐千金創學古書院又割田以供釋奠廩師生學士蕭貞敏公為記行省上其義下詔旌表其門

馮恭定全書卷二十二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關學編

關學編卷三

明

容思段先生

先生名堅字可久蘭州人初號栢軒後更號容思義取九容九思也學者稱容思先生生而剛方穎異讀書即知正學年十四為郡諸生見縱

山陳先生書銘于明倫堂有群居慎口獨坐防
心之語酷愛而敬誦之遂慨然以為聖賢可學
而至年十七王父歿白其父治喪不用浮屠法
凡當世宿儒宦游于蘭者無不師之于經史蘊
奧性命精微不究其極不止也動作不苟人以
伊川擬之正統甲子領鄉薦明年下第歸鄉之
士大夫多遣子弟就學先生以師道自尊教法
嚴而造就有等士類興起已已 英廟北狩應
上

詔詣 闕上書不報乃裹糧買舟南游由齊魯
淮楚以至吳越訪求同志之士相與講切得閩
子與白良輔輩定交焉逾年始歸學益有得景
泰甲戌登進士以文名差纂山西誌明年誌成
復命尋移疾歸讀書于五泉小園依岩作洞以
為會友講習之所有得即形于詩有云風清雲
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
綠楊烟外兩三聲論者謂宛然有浴沂氣象越
五年為天順己卯選山東福山知縣福山故僻

邑先生以德化民刊布小學諸書令邑人講誦
復以詩歌興之必欲變其風俗或謂其迂闊不
能行先生獨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
之俗嘗有詩曰天下有材皆可用世間無草不
從風始終不少懈由是陋俗丕變海邦島嶼風
灑乎有絃誦風既六載以李文達公薦超擢知
萊州府廼先生與文達公竟未面也先生治萊
如治福山時召郡縣官師與燕俾言志咏歌以
申政教未期月萊人大化以憂去既禫不遽止

上乃訪周廷芳于秦州訪張立夫于鳳翔講學
求友孜孜不暇其于功名利達澹如也久之復
補南陽在南陽慨近世學者以讀書媒利祿階
富貴士_少知聖賢之學乃倡明周程張朱與古
人為學之意建志學書院聚郡庠及屬治諸生
親授講說又以民俗之偷由未預教乃遴屬治
童蒙授以小學孝經文公家禮教民俗言諸書
俾之講習又創刻二程全書胡致堂崇正辨諸
書俟盈科者給授士習翕然改觀又創節義祠

祀古聖母烈女以風勵郡俗尤嚴並巫尼不使
假左道傷風化會有女纓而自經以殉夫死者
先生率僚屬師生往吊為具棺斂卜地合葬已
又奏表其間由是郡人雖婦人女子皆為感
化先生為政持大體重風教不急功利不規規
于簿書不以毀譽得失動其心凡屬吏不法者
即案問不少貸民或良或奸相宜訓治與民休
息在南陽八年郡人戴之如父母其敬畏之至
若家有一段太守者治行為天下第一以直道

不能諧時遂致政歸乃結廬蘭山之麓扁曰南
村曰東園取淵明詩昔欲居南村及青松在東
園意授徒講業相羊吟詠以自樂然于時政闕
失民情困苦則又未嘗不憂形于色成化甲辰
卒年六十有六門人私謚曰文毅先生性素孝
友治父母喪一遵古禮事兄椿曲盡弟道居家
嚴內治崇禮教凜然為鄉邦典刑與人尤篤于
分義友人唐知縣廷器貧甚其歿也為具棺斂
以襄事併志其墓方伯石公執中曾孫以貧鬻

于人乃垂涕捐貲贖還俾主其祀業師周公麟
歿爲撫其後每至其家坐必避席焉先生雖未
居言路而屢有建白如請脩龍逢比干祠墓請
從祀元儒劉因請旌表孝行節義請開言路諸
封事皆鑿鑿有關國體補風化蓋先生之學近
宗程朱遠溯孔孟而其功一本于敬嘗言學者
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心
之理即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
在于此必以命世大儒自期而不可自暴自棄

以常人自居有負爲人之名所至從游者衆多
所成立如同郡董學諭芳羅僉憲睿彭少保澤
孫孝廉芳秦州周布衣蕙山西董僉憲齡福山
張同知璫南陽柴尚書昇王文莊鴻儒熊少叅
紀張孝廉景純皆門墻尤著者郡人陳祥贊云
距釋排聘吾道是遵士趨歸正鄉俗以淳繼往
開來遠探濂洛文清之統惟公是廓彭澤撰墓
碑云先儒謂道自堯舜以來至孟子歿失其傳
焉匪道不傳學者託之言語文字而無深造力

踐之功也至宋周程三夫子出至晦庵朱先生始極主敬致知力行之功上繼孔孟之統元魯齋評文正公我明敬軒薛文清公以篤實輝光之學繼其絕此固萬世之公議也若我南陽太守容思先生段公其克尊信斯道而致深造力踐之學者歟論者以為知言所著有容思集栢軒語錄行世

默齋張先生

先生名傑字立夫號默齋鳳翔人父璉工部主

事先生生有異質穎悟過人稍長入郡庠卓然以聖賢自期年二十一登正統辛酉鄉薦乙丑中乙榜以親老就山西趙城訓導居官六年惟以講學教人為事一日薛文清公過趙城與先生論身心性命之學文清公嘆服而去先生之學由是益深值歲侵捐俸賑饑雖所捐無幾亦寒壇所難景泰辛未工部公捐館舍先生徒跣奔歸喪葬悉以禮先是里俗多用浮屠法先生一切屏去鄉人化之久之以養母不出天順癸

未母棄養既禫有司勸駕先生感然曰吾少也力學以明道祿仕以養親今吾親終矣而學無所得尚欲仕乎遂不復出因賦詩自責曰年幾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益大肆力于學居恒瞑目端坐至于移時起則取諸經子史朗然諷誦或至丙夜後已最愛涵養頃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因大書揭座右造詣日深弟子從遊者日衆乃拓家塾以五經教授學者稱為五經先生名重一時巡按御史某

薦先生為提學僉事不報成化乙酉應天聘典文衡謝不往辛卯茶臺馬公震行部漢南特遣諸生黃照王宣輩奉書載幣聘先生攝城固學事先生復書略曰天地生人無不與之以善聖賢教人亦無不欲其同歸于善是知善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先覺之覺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耳但古之學者從事于性情而文辭所以達其意今之學者專務文詞反有以累其性情某今年五十有一矣方知求之于此以尋古人

向上之學雖得其門未造其域汲汲皇皇恐虛此生嘗自念僻處一方獨學無友每欲遠遊質正高明柰有寒疾不可以出况鄉黨小子相從頗衆豈能遠及他方邪亦謝不往與臯蘭段先生堅趙侍御英河東李學博景秦州周布衣蕙相與論學而段尤稱契厚嘗贈以詩有云萬徑千蹊吾道害四書六籍聖賢心聖賢心學真堪學何用奔馳此外尋而先生詩中亦有今宵忘寢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或勸先生著書

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為之未晚乃竟未及著書而卒是為成化壬辰十月十二日距生永樂辛丑八月十九日年僅五十有二先生為人篤于孝友事二親曲盡子道與兄英為異母同居五十年無間言姊早卒撫其子若己出教之成立御子弟一以禮法內外斬斬嘗自讚曰讀孔孟書學孔孟事知有未真行有未至惟日孳孳以求其所無負也其勤勵如此先生歿若干年郡守趙公博白兩臺為先生建祠于

家塾之左以供祀事長平郭公定為記郡倅范
公吉稱先生以五經教授明心學于狂瀾既倒
之餘以四禮率人挽風化于頽靡不振之秋以
端實淡泊飭躬砥行垂休光于千百載之後可
謂一代人物矣識者以為實錄云

小泉周先生

先生名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後徙居秦
州因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
始知讀書問字為臨洮衛軍戍蘭州守敦聞容

思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即服
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坐講既而以為畏
友有疑與訂論焉段先生曷以聖賢可學而至
教示進為途方段先生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
聖斯學遂殫力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
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為程朱復出
也咸敬信樂從之又受學于清水教諭安邑李
公臬得薛文清公之傳功密存省造入真純遂
為一時遠邇學者之宗有總兵恭順侯吳瑾者

聞其賢欲延教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
總兵以軍士役某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
不敢往聞者嘆服其侯亦不能強遂親送二子
於其家以受教先生始納贄焉時肅藩有二樂
人鄭安鄭寧者進啓本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
書其感發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因以為
號著深衣幅巾為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為
小泉先生嘗遊西安與介菴李公錦論學介菴
由是大悟遂為關西名儒渭南思菴薛公敬之

執弟子禮師事焉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
謝不往巡按杜公禮徵求見講太極先天二圖
不覺前席嘗正冠婚喪祭之禮以示學者秦人
至今遵之成化戊子容思先生至小泉訪之不
遇留以詩有歷盡巉岩君不見一天風雪野梅
開之句後又贈以二詩云小泉泉水隔烟蘿一
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脉源源動鼓洛
川波風埃夢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
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痾又云白雲封鎖

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為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濂洛待君尋何大復謂先生于容思先生其始若張橫渠之于范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于朱紫陽也迨老以父遊江南歷涉險蹤訪沒于楊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先生初名檜後更蕙或作桂誤先生門人甚衆最著名者渭南薛敬之秦州王爵爵字錫之自少潛心力學及長從游先生

門而知操存郡守秦公與語悅之時與講操存之學及教後學切切以誠敬為本弘治初以國子生仕為保安州判君出納公會計當日不憚勞保安稱平馬秦公後總督原州聘君至原三年相處如一日及歸秦公贈以揚州鹽引數百石君辭之而惡衣惡食坦如也州人咸稱之詳載可泉胡公纂鞏郡志中敬之余別有傳

大器張先生

抑之張氏附

先生名鼎字大器別號自在道人咸寧人父廉

為山西蒲州知州先生少從父之任受學于河東薛文清公之門用是日勤勵于聖賢之學諸子百家雖靡不研究而一稟于濂洛關閩之旨文清公深器重之歸補西安郡庠弟子員景泰癸酉以易舉于鄉成化丙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冰蘖自持推讞詳明甲午出知山西太原府太原為省會劇郡故稱難治先生游刃有餘循良弁三晉郡人德之不忍先生離去故九載考績晉山西叅政仍署府事又四載始

遷河南按察使振肅紀綱奸貪斂跡嘗辨指揮董敬等人命之誣弘治改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時畿內多事盜賊縱橫于途行旅戒嚴先生築墻植樹自內丘直達京師由是道路肅然至今賴之值歲大侵先生給糧賑濟民免流亡辛亥晉戶部右侍郎尋以病請歸歸四年為弘治乙卯卒于家年六十有五先生為人仁厚敬慎事不苟為非義一介不取進退惟命是聽終身恪守師說不敢少有渝越文清公歿

其文集散漫不傳先生搜輯校正凡數年稿始克成乃為序梓而傳之至今學者尚論文清必以先生之言為徵信云所著有仕學日記自在詩文蠹齋博稿若干卷先生為都憲為亞卿皆三原王端毅公為冢宰時所推轂其卒也端毅公銘其墓稱其理學傳自文清公高名可並太華峰世以為確論時有秦州大叅張公銳字抑之成化初舉于鄉父敏以國子生為江西布政司照磨公從之任受學東白張先生元禎張先

生者豫章名儒也公由是學益有得乙未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遷江西吉安知府在吉安政教兼舉士習聿興民用安業坐忤權貴調湖廣漢陽六載以兩郡令譽晉山東左叅政後致仕居鄉日進執經諸弟子于庭講學不倦鄉間薰德焉故隴西學者稱為張夫子可泉胡中丞纘宗稱公誠確温厚本之天性而多學好古汲引後進尤人所不可及云

介菴李先生

仲白李氏附

先主名錦字在中號介菴咸寧人幼警悟不凡
九歲失恃如安成依舅氏韓君智韓為擇師教
之端坐終日不逐群兒嬉讀書知大義日見英
發比成童還為諸生受易于鄉先生董君德昭
之門大肆力于學每試輒為督學使者所稱賞
後遇秦州小泉周廷芳講學得聞周程張朱為
學之要遂棄記誦辭章之習專以主敬窮理為
事又與渭南思菴薛氏咸陽西廓姚氏同邑誼
菴雍氏麗澤講習相勸相規久之踐履醇茂關

中學者咸以橫渠稱之濟南尹恭簡公為通政
時使秦聞先生名延與語大為驚嘆天順壬午
舉于鄉成化戊子遊成均友天下士其學益進
大司成邢公讓深器異之令諸子受業焉後邢
坐事下獄先生倡六館士伏闕抗章明其無
罪雖于事無益而先生之名重京師矣嘗愛武
侯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學須靜才須學數語揭
之座右以自警事親色養備至執喪盡禮力絀
異端至今省會士大夫不作浮屠事寔自先生

始為孝廉居憂時巡撫余肅敏公欲延教其子先生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余益重之後余知其喪不能舉賻以二槨先生卻其一曰不可因喪射利也郝大夫有與之厚者賻米數十斛以辭命無俸米字辭後周廷芳復過省與先生印證所學設問辨難周為嘆服先生解經平正通達不為鑿說且善誘後學諄諄忘倦出其門者如李叅政崙劉尚書璣于知州寬董員外養民及舉人張子渭李盛漸被尤深先生數上春官

竟不第成化甲辰謁選直隸松江府同知職親戎牒夙夜精勤奸無所售有脫役垂四十載者先生始發之即令補伍雖權貴居間竟莫能奪未究厥施以疾卒于官是在成化丙午年僅五十一貧不能為棺斂其僚友賻之始克歸云先生性剛介不妄交接不苟為然諾義之所在確然自信不以一毫挫于人尤重取予所居僅蔽床席茹淡服䟽雖至屢空終不輕有所取學務窮理性體之身心不好立言語文字以故歿之

日遺稿無存靈寶許襄毅公為先生同志友先生歿十年襄毅公巡撫關中屬督學楊文襄公表其墓文襄公稱先生挺然風塵之表不苟簡遷就與世低昂抱其貞璞卒以完歸而督學虎谷王公亦稱其化如和叔辭章外貧似原思草澤間嗚呼可謂深知先生者矣後數十年而有渭南李仲白氏者名與先生同字仲白號龍坡亦潛心理學為諸生時西蜀龍灣高先生儔署高陵教事仲白越疆從受學與涇野呂先生同

門相切磋馬正德庚午領鄉薦為宿遷令著勸農文勸孝文以化俗由是邑多孝子又以稅餘金買牛給民耕墾荒地宿遷人稱為百年以來一人遷海州知州致仕初擢州時不能具一花帶呂先生遺之一圍後去州抵家猶是帶也其清苦如此嘉靖丙申卒于家呂先生銘其墓稱其稟受懿嘉學求根本云

思菴薛先生

先生名敬之字顯思號思菴渭南人生有異狀

長大雄偉鬚髯修美左膊一黑文字深入膚裏
生五歲愛讀書十一解屬文賦詩稍長言動必
稱古道則先賢景泰丙子獲籍邑諸生居止端
嚴不同流俗鄉間驚駭稱之曰薛道學為文說
理而華每為督學使者所賞鑑應試省闈至十
有二次竟不售成化丙戌以積廩充貢入太學
太學生接其言論咸為嘆服一時與陳白沙並
稱由是名動京師自太學歸二尊人相繼歿徒
跣奔葬時大雪盈尺兼酒淺泥濘亦不知避後

遂病足值冬月輒發母嗜韭母歿終身不忍食
韭成化丙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先生治應首
勸民耕稼紡績時當東作循察田野民艱于耕
種者資以牛種民貧負租及不能婚葬者皆助
之買牸畜數十給之筑民令孽息為養又務積
蔬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數萬餘斤
尋當饑饉應民免于死亡其既竄而復歸者三
百餘家皆與衣食補葺其屋廬與處由是屬邑
聞風復者沛然又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死于道

者弘治戊申秋南山有虎患為文祭之旬日間
虎死于壑巴酉春蕭家寨北平地有暴水湧出
一寨幾至沉陷先生亦為文祭告水即下洩聲
如雷鳴民免于溺他德政異政多此類詳守谿
王公譔碑記中先生尤雅重學政數至學舍切
切為言孔孟之旨由是應人士始知身心性命
之學奏課第一弘治丙辰陞金華府同知東南
學者如陳聰輩數十人皆摳衣門墻居二年致
仕撰金華鄉賢祠志若干卷正德戊辰卒年七

十又四先生嗜道若飴老而彌篤好與人講遇
人無問人省解不即為說道人或不樂聽說亦
不置又好靜坐思索凡有所得如橫渠法即以
劄記所著有思菴野錄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錄
爾雅便音田疇百咏集歸來藁及演作定心性
說諸書其言多有補于名教云其卒也呂文簡
公誌其墓畧曰初先生致仕家居以事入長安
棊獲遇于長安之開元寺因叩先生先生言蘭
州軍周蕙者字廷芳躬行孝弟其學近于伊洛

吾執弟子禮事之吾入太學時道經陝州陳雲
逵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遇之吾以為友凡吾
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柘謁先生者再
四見先生年已七十日夜讀書不釋卷聽其論
議皆可警策情志則亦今日之博學好古死而
後已者也又謂門人胡大器曰為學隆師取友
變化氣質為本渭南有薛先生從周先生學常
雞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及至則跪以請教
又謂門人廉介曰予聞諸思菴薛子曰介菴李
錦關西之豪傑也甘貧守道好學至死不倦今
亡矣夫夫薛子其亦見介菴而興起者乎其學
問淵源如此云

平川王先生

先生名承裕字天宇號平川三原人父恕歷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師謚端毅為國朝
名臣第一道德功業載在國史成化元年乙酉
先生生于河南官邸蓋端毅公巡撫日也端毅
公七子而先生最少方兒時即重厚如老儒恒

端坐不妄言笑七八歲作屋隙詩曰風來梁上
響月到枕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拜之
春秋丁日具香果齋而祭乃為齋銘曰齊不齊
謹當謹萬物安百神統聖賢我古來脗齊不齊
謹當謹太淑人廉知之以白端毅公公喜曰此
兒足繼志矣十四五時在南都從莆田蕭先生
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公
曰蕭先生待兒如此謂不足教耶公曰善執教
也真汝師矣先生由是益尊師樂學遂深造馬

年十七八著進修筆錄崇仁吳正郎宣序之以
傳年十九應鄉試督學戴公珊試其文竒之丙
午年二十二舉于鄉丁未

孝宗登極召起端毅公為冢宰先生侍行讀書
京邸與一時名公遊由是聞見益廣學益進癸
丑第進士會端毅公致仕先生予告歸乃開門
授徒講學于釋氏之刹堂至不能容復講于弘
道書院先生教以宗程朱以為階梯祖孔顏以
為標準語具督學虎谷王公書院記中蓋先生

以師道自居甚嚴弟子咸知敬學故自樹而成
名者甚衆久之授兵科給事中有時政先務等
疏皆切中時弊兩使藩國饋遺一無所受歷吏
科都給事中正德初逆瑾專政群工多出其門
先生遠之又上疏乞進君子退小人及諸不法
事瑾怒罰粟三百石輸邊其恨猶未已會先生
以外艱去始免服除瑾誅以原官遷太僕少卿
本寺卿南太常卿時

上南巡先生夙戒牲帛祭品待祀或曰上方用

武無暇于祀焉用備為弗聽及上至奏祀皆
行之言者愧服已卯宸濠叛欲趨南都大臣分
城以守先生分守通濟門乃與家人訣別登城
誓死守之會有逆黨藏甲兵于櫛以應賊者先
生覺發服以上刑都城肅然壬午
世廟即位改元嘉靖論禦賊功有白金文綺之
賜癸未遷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尋回部為
世廟所重賜

獻皇帝睿筆清平正直四字丁亥晉南戶部尚

書已丑致仕林居十年惟以讀書教人為事當時稱其濟美有范忠宣繼文正公之風論薦者無虛日廟堂方欲召用而先生已歿識者于是有蒼生之恨云卒年七十有四蓋嘉靖戊戌五月也訃聞賜祭葬如例謚康僖先生性篤孝能悅親養志故端毅公愛之特甚又善事諸兄諸兄皆殊常友之時序祀先唯謹誨諸子姪以道與人交溫乎可親而又栗然不可狎故與之交者咸愛敬焉與長安高御史胤先游久之贈詩

以堯夫正叔與之蓋服其和粹嚴正不易及也自少樂多賢友端毅公尤夙以尚友之道誨之故一時海內名賢無弗接者自始學好禮終身由之故教人以禮為先凡弟子家冠婚喪祭必令率禮而行又刊布藍田呂氏鄉約鄉儀諸書俾鄉人由之三原士風民俗至今貞美先生之力居多所著有論語近說論語蒙讀談錄漫語星輶集辛巳集考經堂集庚寅集諫垣奏草草堂語錄三泉堂漫錄厚鄉錄童子吟藁婚禮用

中進修筆錄動靜圖說等書所述有橫渠遺書
太師端毅公遺事等書行世端毅公林居日著
五經四書意見獨據心得自成一家學者宗之
先生著述種種蓋多本之庭訓云門人馬光祿
理秦大叅偉郝大叅世家雒中丞昂張給諫原
李憲副仲趙僉憲瀛秦明府寧主明府佩李孝
廉結有名光祿別有傳

關學編卷四

明

涇野呂先生

先生名柝字仲木高陵人世居涇水北自號涇
野學者尊之曰涇野先生父溥號渭陽有隱德
先生少雋悟絕人羈州為諸生受尚書于高學
諭儔邑人孫大行昂即有志聖賢之學又問道
于渭南薛思菴氏克乎有得不妄語不苟交夙
夜居一矮屋危坐誦讀雖炎暑不廢衣冠年十
七八夢明道程子東萊呂氏就正所學由是學
益進督學邃菴楊公虎谷王公拔入正學書院

與群俊茂游大叅熊公李公延教其子先生辭
不獲乃館于開元寺後聞父疾即徒步歸二公
以夫馬追送不及先生曰親在床褥安忍俟乘
為也父尋愈構雲槐精舍聚徒講學其中二公
仍遣子熊慶浩李繼祖卒業馬弘治辛酉舉于
鄉明年計偕不第遊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
觀榆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鳧林縣馬敬
臣諸同志講學寶印寺嘗約曰文必載道行必
顧言毋徒舉業以要利祿毋徒任重弗克有終

曰孜孜惟以古聖賢進德修業為事遣弟栖師
事伯循其入學儀式京師傳以為法同邑高朝
用時為地官郎謂檢討王敬夫曰予邑有顏子
子知之乎敬夫曰豈呂仲木耶自是納為厚交
乙丑

敬皇帝賓天與諸生哭臨先生聲出淚下眾譁
為迂弗恤也孫行人歿于京遺孤不在側先生
衰經哭拜弔者或曰禮與曰禮喪無主比隣為
主况師乎及返葬于鄉猶是服也宿館下三日

哭而相葬事既歸復講學于精舍從游者日衆
正德戊辰舉南宮第六人

廷對擢第一授翰林修撰凡知先生者皆喜曰
今得真狀元矣時閣瑾竊政以粉榆故致賀先
生却之瑾啣甚自是遜避不與往來在翰林二
年操介益勵祿入祇祀其先父母書問至必再
拜使者受之退而跪讀期功喪為位而哭門無
饋遺時何粹夫瑋為編修以道自守不為流俗
所喜先生日相切劘驩如也會西夏構亂疏請

上八宮御經筵親政事不報瑾惡其言益啣甚
乃與粹夫相繼引去未幾瑾敗禍延朝紳人咸
服先生之明家居杜門謝客者三年臺省交章
薦其往拒逆瑾卓識偉節宜召擢大用壬申起
供舊職上疏勸學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
斯享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盛有臺沼我
太祖代取之人主可不深念或謂元主之戒傷
于太直先生曰賈山借秦為喻漢文尚能用之
况

主上過漢文遠甚柵獨不能為賈山乎疏入
上亦嘉納未幾乾清宮災復應詔言六事一曰
逐日臨朝聽政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三曰
郊社禘嘗祗肅欽承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
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令各寧業六曰天下
鎮守中官貪婪取回別用不報先生復引疾去
崔仲鳧嘆曰古有直躬進退不失其道者吾于
呂仲木見之矣歸而卜築邑東門外扁曰東郭
別墅四方學者日集都御史虎谷王公薦其學

行高古乞代已任不報渭陽公病先生侍湯藥
晝夜衣不解帶履恒無聲如是一年鬚髮為白
比卒哀毀踰禮既葬廬墓側旦夕焚香號泣門
人感之皆隨先生居乃與平定李應箕同邑楊
九儀輩講古今喪禮當襄事時郡守致賻受之
既而馳幣勾文辭門人問故先生曰方卒哭而
遽懷金為文吾不忍也既禫釋復講學于別墅
遠方從者彌衆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居
焉鎮守闡廖餽以豚米却之廖素張甚乃戒使

者曰凡過高陵母擾有呂公在也有客以燕金乞居間先生咲而謝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乃以鳥獸視耶其人慙曰吾姑試子耳門庭蕭然無異寒素

世廟即位詔起原官時朝鮮國奏稱狀元呂柟主事馬理為中國人才第一朝廷宜加厚遇仍乞頒賜其文使本國為式其為外國敬慕如此上御經筵先生進講適值

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宜存黻服禮罷賜酒饌

朝論躡之癸未分校禮闈取李舜臣輩悉名士時陽明先生講學東南當路某深嫉之主試者以道學發策有焚書禁學之議先生力辨而扶救之得不行場中一士子對策欲將今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火其書極肆詆毀甚合問目意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先生曰觀此人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必迎合權勢同事者深以為然遂置之念

新天子即位上疏請講聖學畧曰學貴于力行

而知要故慎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
民志天下中興太平之業寔在于此不報在史
館與鄒東廓友善甲申奉修省 詔復以十三
事上言頗過切直時東廓亦上封事同下詔獄
一時直聲震天下人人有真鐵漢之稱尋謫東
廓判廣德先生判解州道出上黨隱士仇欄兄
弟遮道問學有梓匠張提者役于仇氏聞先生
講喜甚跽而求教先生誨以善言提大悟昔嘗
取人一木作界方至是遂還其主仇氏兄弟益

為感動先生喜形諸詩云豈有征夫能過化惟
山村裏似堯時既至解仰堯舜故址慨然以作
士變俗為己任解士子視聖學與舉業為二先
生曰苟知舉業聖學為一則干祿念輕救世意
重于是講學崇寧官每誨諸士雖舉業拳拳不
離聖賢之學諸士皆欣然向道以為聖賢復出
也會守缺先生攝事不以遷客自解免恤筦減
役勸農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善
政犁然郡庠士及四方來學者益衆乃建解梁

書院居之選少而俊秀者歌詩習小學諸儀朔望令耆德者講會典行鄉約廉孝弟節義者表其間求子夏後教之學建溫公祠正夷齊墓訂雲長集久之政舉化行俗用丕變下亥轉南吏部考功郎中解梁門人王先祖謂先生在解三年未嘗言及朝廷事為考功躬親吏牘少司馬王浚川薦其性行淳篤學問淵粹遷南尚寶卿父之遷南太常少卿往太常讌樂甚褻先生悉革之乙未遷國子祭酒先生在南都幾九載海

內學者大集初講于柳灣精舍既講于鷺峰東所後又講于太常南所風動江南環向而聽者前後幾千餘人閩中林穎浙中王律以謁選行中途聞先生風遂止乃買舟泛江從之遊上黨甘泉湛先生日切琢于鄒東廓穆佺菴顧東橋諸君子時東廓亦由廣德移南蓋相得甚驩云其在國學益以師道自任自講期外尤日進諸生諄諄發明使人人知聖人可學而至嘗取儀

禮諸篇令按圖習之登降俛仰鍾鼓管籥洋然
改觀易聽有以孝廉著者揭榜示旌喪者弔而
賻病者問而醫死者哭而歸骸其鄉又奏減歷
以通淹滯絕請托以杜倖門凡監規之久弛者
罔不畢舉六館僚屬觀法清慎諸生皆循循雅
飭一時太學有古辟雍之風京邸搢紳多執弟子
禮從學而內使大興沈東亦時時聽講焉其
感人如此人人稱為真祭酒臺臣張景薦其德
行文學真海內碩儒當代師表丙申晉南禮部

右侍郎東南學者喜先生復至益日納履其門
乃復講于禮部南所時

上将躬視承天山陵累疏勸止不報署南吏曹
篆疏薦何瑋穆孔暉徐階唐順之等二十人入
賀會有論湛先生偽學者先生白諸當路曰
聖皇在上賢相輔之豈可使明時有學禁之舉
乎事遂已時霍文敏為南宗伯與夏貴溪故有
隙時時噂詬夏先生乘間諷曰大臣誼當和衷
過規之可也背憎非體霍誤疑先生黨夏已先

生來 闕下夏已柄國數短霍于先生先生毅
然曰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為相當為
國惜才由是夏亦誤疑先生黨霍會 廟災自
陳遂致仕然先生終未嘗以此向人自白也歸
而講學北泉精舍越四年壬寅七月初一日卒
距生成化己亥四月二十一日年六十有四卒
之日高陵人為罷市休寧門人胡大器先至高
陵侍疾遂視殮殯而執喪焉四方門人聞者皆
為位而哭先生性至孝友儉朴事繼母侯色養

篤至室無妾媵與李淑人相敬如賓事叔父博
如父歲饑嘗分俸賙其族眾姊劉家窶甚時時
濟之憫外祖宋乏嗣每晨墓流涕從舅瑾寓同
州特訪迓歸平生未嘗干謁人亦不受人干謁
不事生產既歿家無長物蓋先生之學以立志
為先慎獨為要忠信為本格致為功而一準之
以禮重躬行不事口耳平居端嚴恪毅接人則
和易可親至義理所執則鏗然競烈置死生利
害弗顧也嘗訪王心齋良于泰州趙玉泉初于

黎城每遇同志雖深夜必往訪苟非其人即一刺不輕投教人因材造就總之以安貧改過為言不為佞虛高遠之論門人侍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語惰容論者謂關中之學自橫渠張子後惟先生為集大成云所著有四書因問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篇外篇宋四子抄釋史館獻納南省奏稿詩樂圖譜史約高陵志解州志及涇野文集別集傳世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簡

谿田馬先生

先生名理字伯循號谿田三原人弘治戊午舉人正德甲戌進士皆高等初授吏部稽勲司主事尋調文選甫一年即謝病歸戊寅薦起考功庚辰又送母歸嘉靖甲申復薦起稽勲員外郎尋遷稽勲考功郎中丁亥擢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戊子又謝病歸辛卯復薦起光祿寺卿甫一年又謝病歸十年又薦起南京光祿卿至即引年致仕乙卯年八十又二其年十二月十二

日夜地大震先生即以是夜卒人皆慟之先生
幼敏慧醇雅如成人年十四為邑諸生即稱該
先王則古昔研究五經指義多出人意表弘治
癸丑先生年二十矣會王端毅公致仕康僖公
以進士侍歸講學弘道書院先生即受講康僖
公所于是得習聞國朝典故與諸儒之學先生
一切體驗于身心與同門友秦西澗偉作告文
告先師共為反身循理之學以曾子三省顏子
四勿為約進退容止力追古道康僖公深器異

之一時學者即以為今之橫渠也遂菴楊公督
學關中見先生與康德涵呂仲木大驚曰康之
文辭馬呂之經學皆天下士也是時身未出里
中而名已傳海內動京師矣既如京益與海內
諸名公講學其意見最合者則陳雲達呂仲木
崔仲鳧何粹夫羅整菴諸君子于是學日純名
日起所在學者多從之遊督學漁石唐公為建
嵯峨精舍漁石作記稱先生得關洛真傳為當
今碩儒四方學徒就講者益衆其教以主敬窮

理為主士無問少長與及門不及門無不聞風
傾慕者先生又特好古儀禮時自習其節度至
冠婚喪祭禮則取司馬溫公朱文公與大明集
禮折衷用之處父喪與嫡生母之喪關中傳以
為訓乃其難進易退之節人尤以為不可及嘗
曰身可絀道不可絀見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
下此者須自揣分量可也仲鳧稱先生愛道甚
于愛官當世以為確論往安南貢使謂部郎黃
清曰故聞馬先生名願一見今不在仕列何也

黃曰先生高志不欲官使人嘉嘆以去朝鮮國
王奏乞頒賜主事馬某文使本國傳誦為式其
名重外夷若此先生主事時上書諫

武宗巡遊者二後伏闕諍益力杖于廷員外
時值議大禮率百官伏闕進諫

世宗震怒命開伏闕者姓名百官以先生名為
首逮繫詔獄復杖于廷尋復官郎中時奏寢莊
禪之奏即執政言亦不從考察力罷致政私人
彭澤廣東人力主被劾調用魏校蕭鳴鳳為正人卒

不改官公論翕然至今稱為真考功嘉靖丙戌
分校禮闈所取皆海內名士人尤服其藻鑑先
生喜接人又喜汲引後生年七十歸隱商山書
院名益重來學者遠近踵集縉紳過訪與海內
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亶亶應之不倦山巾野
服鶴髮童顏飄然望之若仙人以是益願侍先
生談諸得詩文者又願得先生親書先生不談
佛老不觀非聖書初年介而毅方大以直至晚
年則益恭而和直諒而有容其執禮如橫渠其

論學歸準于程朱然亦時與諸儒異同蓋自有
獨得之見云所著四書註疏周易贊義尚書疏
義詩經剛義周禮註解春秋修義陝西通志與
詩文集各若干卷隆慶間追贈副都御史賜祭
葬先生門人最盛有河州何永達字成章自號
拙菴以歲貢為清豐縣丞尋棄去讀書講學老
而彌篤壽九十有四著春秋井鑑林泉偶得聖
訓補註井鑑續編諸書先生嘗寄以詩云楊柳
灣頭撫七絃故人零落似飛綿河濱尚有鍾期

在青鳥音來動隔年其見重如此

苑洛韓先生

先生名邦奇字汝節號苑洛朝邑人父紹宗號蓮峰成化戊戌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副使學識才品當世推重先生幼靈俊異常承訓過庭即有志聖學為諸生治尚書時即著蔡傳發明禹貢詳畧律呂直解見者驚服弘治甲子以書舉第二人正德戊辰成進士拜吏部考功主事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某私袖小帙竊視

先生曰考覈公事有公籍在何以私帙為乃奪其帙封貯不檢都御史為遜謝衆皆失色調文選太宰托意為官擇人欲發視缺封先生執不可太宰銜之會京師地震上疏極論時政闕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時逆廝錢寧以鈔數萬符浙易銀當事者斂餽恐後先生檄知縣吉崇散其斂卒不餽宸濠將舉逆先命內豎假飯僧數千人于杭天竺寺先生立為散遣濠又以儀賓託名進貢假道衢州先生召儀

賓詰曰進貢自當沿江而下奚自假道歸詰爾
主韓僉事在此不可誑也後三年濠果通鎮守
欲襲浙江賴前事發姦不竟逞先生謂鎮守為
浙蠹諸不少假鎮守銜甚誣奏擅革進貢誹謗
朝廷逮下詔獄為民既歸謝客講學四方學者
負笈日衆

世廟即位改元嘉靖詔起山東叅議尋乞休甲
申大同巡撫張文錦階亂遇害時勢孔棘復以
薦起山西左叅議分守大同入皆危之先生聞

命即行將入城去二舍許逆者使二人露刃迎
且故燬叅將宅以懾之先生奮然單車入時諸
司無官鎮人聞先生入皆感激泣下人心少安
既而巡撫蔡公天佑至代州先生親率將領令
盛裝戎服謁蔡于代蔡驚曰公何為如此先生
曰某豈過于奉上者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
大同人止知有某耳不身先降禮何以帥衆蔡
為嘆服會

上遣戶部侍郎胡公瓚提兵問罪鎮人聞之復

大諫先生迂侍郎于天城以處分事宜馳白巡撫諸軍聞言出于先生信之始解翌日首惡就戮先生謂侍郎曰首惡既獲宜速給賞以示信庶亂可弭寧不然人心疑懼將有他變侍郎不聽先生遂致仕歸後果如其言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尋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其秋主試順天因命題為執政所不悅嗾言者謫南太僕寺丞己丑再疏歸尋起山東按察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大同

再變王師出討百凡軍需倚辨宣府悉力經理有備無乏乙未入佐院事尋改巡撫山西時羽檄交馳先生躬歷塞外增飭戰守之具拓老營堡城垣募軍常守以代分番諸邊屹然可恃四疏乞休復致仕甲辰復用薦起總理河道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太宰周公用喜得佐理翕然委重丁未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復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五疏乞歸是在己酉益修舊業倡導來學居七年乙卯會地震卒

年七十七贈少保謚恭簡門人白璧曰先生天稟高明學問精到明于數學胸次灑落大類邵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張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為奇節一行而識度汪然涵養宏深持守堅定躬行心得中正明達則又一薛敬軒也所著有苑洛語錄苑洛集苑洛志樂性理三解易占經緯易說書說毛詩未喻諸書傳世弟邦靖字汝慶號五泉幼稱奇童年十四舉于鄉二十一與先生同第進士為工部主事權稅武林比

及瓜有同年趙司李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笑曰政恐若此耳既遷郎中以建言逮獄為民嘉靖改元起山西左叅議以病免尋卒年僅三十有六汝慶父子兄弟以學問相為師友太史王敬夫銘其墓稱為曠世之英全德之士所著有五泉集朝邑志若干卷

瑞泉南先生

雲林尚氏附

先生名大吉字元善號瑞泉渭南人正德庚午

舉人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浙
江紹興府知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有五
先生幼穎敏絕倫稍長讀書為文即知求聖賢
之學嘗賦詩言懷有誰謂予嬰小忽焉十五齡
獨念前賢訓堯舜皆可拜之語弱冠以古文辭
鳴世入仕尚友講學漸棄其辭章之習志于聖
道然猶豪曠不拘小節嘉靖癸未如紹興時王
文成公倡道東南講致良知之學王公乃先生
辛未座主也先生既從王公學得實踐致力肯

綮處乃大悟曰人心果自有聖賢也奚必他求
于是時時就王公請益馬嘗曰大吉臨政多
過先生何無一言王公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
王公曰吾言之矣先生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
之曰良知自知之王公曰良知却是我言先生
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來告曰與其
過後悔改不若預言無犯為佳也王公曰人言
不如自悔之真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
過益密曰身過可勉心過柰何王公曰昔鏡未

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
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于是闢稽
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而王公
之門人日益進已又同諸同門錄王公語為傳
習錄序刻以傳越丙戌先生入覲以考察罷官
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當事者以抑王公故
故斥之先生致書王公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
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
為憂畧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之間王公讀之

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
境也同門遮觀傳誦相與嘆仰歆服因而興起
者甚多王公報書為論良知旨甚悉謂關中自
橫渠後今實自南元善始先生既歸益以道自
任尋溫舊學不輟以書抵其侶馬西玄諸君聞
明致良知之學構酒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
士其示弟及諸門人詩有云昔我在英齡駕車
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踪班與揚中歲遇達人
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

公跡後竊橫渠芳願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而
尤惓惓于慎獨改過之訓故出其門者多所成
立蓋先生之學以致良知為宗旨以慎獨改過
為致知工夫飭躬勵行惇倫叙理非世儒矜鮮
悟而畧檢押者可比故至今稱王公高第弟子
必稱渭南南元善云所著有紹興志渭南志瑞
泉集若干卷行于世時有同州尚公班爵字宗
周弘治甲子經魁父衡為浙江叅議公隨父任
亦從王文成公學後任安居知縣谿田先生撰

通誌稱公作縣剛果勤勵政舉民安著有小淨
稿雲林集

斛山楊先生

先生名爵字伯修號斛山富平人初誕時室中
如火光起人咸驚異之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家
故貧年二十始發篋讀書苦無繼晷資嘗以薪
代夙夜攻苦每之隴上耕即挾冊往意欣欣也
居恒念人當以聖賢為師一切不稟古昔何所
稱宇宙間兄靖以掾誤罹法先生徒步百里外

申厥寃遂竝繫獄先生從獄中上書辭意激烈
邑令見而驚之曰奇士也胡累至是耶立出之
給油薪費督之學年二十八聞朝邑韓恭簡公
講理學躬輦米往拜其門公睇先生貌行行壯
也欲卻之父蓮峰老人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
叩其學詫曰縱宿學老儒莫是過吾幾失人矣
既省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嘆曰畏友也同
門學者皆自以為不及後與楊椒山稱韓門二
揚云年隄三十督學漁石唐公始首拔為邑諸

生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就食食館客有遺金
者先生守之客至持館人急先生詰其實付以
金客謝寡取先生峻不允乃敦請家止宿焉是
秋即以書舉第三名明年成進士授行人三使
藩國餽贈俱讓不受或以為矯先生曰彼雖禮
來名重 天子使吾獨不自重 天子使邪聞
者嘆服壬辰選山東道監察御史時權臣當國
草疏將劾之疏且具會鄉人有以垂白在堂勸
止者乃移疾歸歸未幾母歿毀瘠踰禮廬墓三

年有冬筭馴免之瑞服闋家居授徒講學者又五年庚子秋以薦起河南道巡視南城權貴斂避而所覩時事不勝扼腕辛丑春二月初四日上封事娓娓數千言大約天下事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皆受病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則輔臣夏言習為欺罔翊國公郭勛為國巨蠹所當急去二則凍餒民閔不憂恤而為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覩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緇黃出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

若揚最羅洪先輩非死即斥去所損國體不小是時中外頗以言為諱疏入人皆愕然

上大怒即逮繫鎮撫司窮究其詞拷掠備至先生一無訕是日都城風大作人面不相覩都人呼為揚御史風其感動天地如此先生身晝夜梏鎖中創甚血淋漓下死而復甦先是士大夫下獄竝未有梏鎖者乃自先生始蓋貴溪翊國意也戶部主事周公天佐巡按陝西御史浦公鏞相繼申救俱箠死獄中守益戒嚴人益為先

生危而先生處之自若刑部郎錢公德洪工部
郎劉公魁吏科給事中周公怡皆先生同志舊
友先後俱以事下獄相得甚驩然自學問相勸
勉外各相戒不得言得罪事錢先釋獄先生願
有以為別錢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
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功其
在此乎先生敬識之而乃日與周劉切劘修詣
不少輟繹四子諸經百家研精于易著周易辨
錄及中庸解若干卷諸所著作畧無憤惋不平

語詩文倡和身世頓忘如是者五年乙巳秋八
月十二日

上以受釐故放先生及周劉歸田里而三人者
猶相與取道潞水講學舟中逾臨清始別歸會
熊太宰以諫仙箕忤旨復逮三人獄先生抵家
甫十日聞命即日就道親朋揮淚為別先生無
幾微見顏面身幽園扉者又三年丁未冬十一
月五日

上建醮高儀殿災火園中悅聞呼三人名氏者

次日釋歸為民

上之聖明保全諫臣如此既歸教授里中貴人莫得見其面疏粥敝履怡然自適己酉冬十月九日卒于家年五十有七病革時援筆自誌又惓惓以作第一等事做第一等人教其子孫無他辭蓋先生為人硜直不阿而內實忠淳自少至老孳孳學問以韓苑洛馬谿田為師以楊椒山周訥溪劉晴川錢緒山蔡汝濱諸君子為友險夷如一初終不貳磨礱精光展拓胸次其所

涵養者誠深以故鼎鑊湯火百折不回完名全節鏗錡一代不偶也彼世之淺衷寡蓄耽耽以氣節自多者視先生當媿死矣先生沒若干年莊皇帝以

世廟遺詔贈光祿少卿錄其後

今上用禮官議謚忠介

愧軒呂先生

石谷張氏

正立李氏附

先生名潛字時見涇陽人號愧軒嘗謂為學必不愧屋漏方可為人因取號以自警云父應祥

嘉靖壬辰進士為禮科都給事中以論宮寮事
奪官為時名臣先生幼穎敏讀書即解大義嘗
秘書克己銘懷袖中時為展玩稍長從都諫公
任師事蜀進士趙木溪氏聞木溪氏講義理之
學而悅于是學甚力歸又師事涇野呂先生深
幸其得所依皈凡一言一動率以涇野為法于
是學益力而舉子業亦益入理為邑諸生試每
傾曹偶學使者重其文行拔入正學書院以風
多士嘉靖丙午以詩薦鄉書卒業成均友天下

士而名日起時 朝紳中有講學會每聞先生
偕計至亟延之講先生刻意躬行遠聲色慎取
予一毫不苟而尤嚴于禮諸冠婚喪祭咸遵文
公惟謹即置冠與祭器式必如古人或以為迂
弗恤也先是母栢孺人病于京先生扶母病西
歸劑醫百至孺人病革以先生且弱冠命之娶
先生娶而不婚日夜苦處喪次既襄事廬居墓
所服除乃始婚事至孝之名動關中事都諫公
與繼母張曲盡孝養都諫公病至嘗糞以驗歿

則哀毀幾絕都諫公封事故未留稿先生走
闕下錄原疏請銘馬文莊公文莊公亟稱之事
叔父待諸弟情愛備至每歲時祭畢燕諸族人
講明家訓又率鄉人行鄉約人多化之親黨有
窘乏輒憐而周焉與人交平易欵洽或有過即
面規之而未嘗背言其短嘗與友人蒙泉郭公
邪讀書講學谷口洞中四方從學者甚衆聽者
津津有得咸曰得涇野之傳者愧軒也當道旌
異無慮數十初南祭酒姜公寶建言天下人才

多壞于舉人之時以其身階仕進而上無繩束
甄別故易壞也請 詔有司推擇舉人中行誼
修者特掄擢風士習于是撫按張公社等交章
以先生名上

聞遂辟入京特授國子監學正時馬文莊公為
祭酒蒙泉郭公亦為助教乃與郭公議以涇野
先生為祭酒時所布學約請馬公力舉行之由
是講讀之聲徹于橋門萬曆癸酉調工部司務
會淮海孫公楚侗耿公俱入京先生數就兩公

質所學同志方依先生為主盟乃戊寅六月一
病遽逝年僅六十又二水部郎葉君逢春狀其
行大司馬確菴魏公銘其墓宮保李敏肅公為
之傳皆實錄非溢美時從涇野先生學者又有
張公節李公挺節字介夫號石谷亦涇陽人父
幡以文無害官通州同知公隨之任會甘泉湛
先生講學京師通州距京師甚邇公從之游湛
先生教以隨處體認天理公大有省無何通州
公致仕公歸而補邑諸生復受學涇野先生為

諸生四十餘年竟厄于場屋以積廩行將膺貢
嘆曰吾老矣安用貢為乃上書督學劉公辭廩
劉公雅知公學行特加禮遇仍扁其門曰清風
高節尋奉例遙授訓導職銜云公為人方正介
直涇野先生深器重之嘗贈以詩有守道不回
比舊堅之句生平不妄交遊獨與愧軒蒙泉諸
君子相講切日坐南園草屋中讀書窮理涵養
本原至老不倦即惡衣糲食澹如也嘗語學者
曰先儒有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又云靜中養

出端倪吾輩湏理會得此方知一貫真境不爾
縱事事求合于道終難湊泊不成片段矣人皆
以爲名言卒于萬曆壬午壽八十貧不能葬李
敏肅公捐金助之始克襄事云挺字正立咸寧
人正嘉間西安郡學生性孤直有義氣不隨時
頗仰會有 詔藩郡如故事出諸生分諭諸屬
公以次出其邑贈遺一無所受嘗自誦曰生湏
肩大事還用讀春秋涇野先生歿又講學谿田
馬先生所往來三原路中以盜死人皆惜之

蒙泉郭先生

先生名郭字惟藩號蒙泉涇陽人器宇凝重
時屹若成人甫八齡即知誦讀諳聲律時從都
諫龍山呂公學偶試以對句云曉風拂水面先
生輒應聲曰朝日射岩頭龍山公許偕屬受學
東橋李公與龍山公子愧軒先生同筆研兩人
同肆力于學即以聖賢相期許曰必不為世俗
碌碌者補邑庠生聲名蔚起父母相繼逝先生
侍疾居喪竭力盡瘁家計窘甚而處之裕如朝

夕攻苦益潛心性命不顛顛競雕蟲之技時蓋
未離庠校而名已蜚三輔矣邑侯樊高其行延
居講席或有以千金求居間者先生峻拒不納
樊侯退而省其私益用高之嘉靖戊午年已四
十有一矣始舉于鄉辛酉冬以呂師會葬遂不
上公車一時郡邑爭表其廬謂得古師弟之誼
馬先生舉孝廉後猶與愧軒先生讀書龍岩洞
中學益有得負笈從遊者甚衆累試春官不第
乙丑謁選河南獲嘉學諭日與諸生講學課藝

多所造就隆慶庚午擢國子助教值馬文莊公
為祭酒教規肅然先生贊襄之力居多時年已
五十有六例不得入臺省同列欲先生少隱庚
甲應選先生咲曰臺省寧可不得年其可隱邪
僅得戶部主事朝論偉之權稅九江先生處脂
潤燭然不滓弊剔奸鋤商旅胥悅時有監關郡
倖某者墨吏也束于新令不得肆乃妄加污讎
事聞諸朝朝大夫共知先生賢竟為白其誣萬
曆庚辰出守馬瑚馬瑚西南夷故地俗陋易囂

先生恩威竝濟禮讓躬先裸夷數十輩從其譯
首願望見先生顏色歸而愛戴彌切居未三載
聞有猶子之戚念伯兄且老獨居遂投牒歸歸
田二十餘年自讀書講學外他無所事督學敬
菴許先生雅重先生檄縣延爲鄉飲大賓先生
雖堅遜恒虛席以待乙巳六月三日無疾而卒
距生正德戊寅三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八士
大夫及門下士追思無已以其德履私謚曰貞
懿先生先生學重根本篤于倫理而兢兢持敬

自少至老一步不肯屑越暇中喜吟詩卓有堯
夫擊壤遺意有云學道全憑敬作箴須臾離敬
道難尋常從獨木橋邊過惟願無忘此際心又
云近名終喪已無欲自通神識遠乾坤濶心空
意見新閉門只靜坐自是出風塵又云莫道老
來積德難古人雖老志不朽富公八十尚書屏
武公九十猶求友老來聞道未為遲錯過一生
寧不忸從此努力惜分陰毋徒碌碌空白首觀
此則知先生享上壽而完名全節非偶然矣先

生與人言每依大節而出之藹然可聽令人不忍別去雖新進少年延見必恪生平手不釋卷冠履几榻悉列箴銘而晚年尤喜讀易所著有自警俚語山居雜詠語畧族譜仰鄭堂集仲子九有殺青以傳九有乙未進士以猗氏令擢禮部主事未究其用而卒人皆惜之

秦關王先生

先生名之士字欲立號秦關學者稱秦關先生其先咸寧人五世祖志和遷居藍田其後子孫

因家焉父旌號飛泉官代邸教授明理學有語錄藏于家先生幼承庭訓七八歲即知學教授公授之毛詩二南輒解輒為諸弟妹誦之教授公喜有子後治大戴禮兼通易為諸生以文名庠校間嘉靖戊午舉于鄉己未試春官不第由是益肆力舉業者累年後屢不第幡然改日所性方定聖道遠人乎執一曲經生華藻奚為遂屏棄帖括潛心理窟毅然以道學自任為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座右閉關不出者九年蒿牀糲

食尚友千古行已必恭與人必敬飲食必祭必誠兢兢遵守孔氏家法一時學者以為藍田呂氏復出感慕執經者履滿戶外士習翕然又謂居鄉不能善俗如先正和叔何乃立鄉約為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設科勸糾身先不倦諸灑掃應對冠婚喪祭禮久廢每率諸宗族弟子一一敦行之于是藍田美俗復興萬曆甲戌病痺屬又哭母過毀步履愈艱終喪而嚮道之心愈篤謂非博取遠遊終難進道會仲子守亦與偕

計已卯遂復如京是時先生已久謝公車第日與諸同志講學都門之蕭寺崇正闕邪刀肩斯道即時貴或譚及二氏輒正辭距之不少假既而道鄒魯瞻闕里徧拜先師及諸賢祠墓低回留之不忍去夢寐如見其人久之始歸由是秦關之名動海內矣凡縉紳莅茲道茲者罔不式廬願見表厥宅里云歲乙酉德清許敬菴先生督關中學講學正學書院先生故許先生同志友也禮徵先生為多士式先生亦樂就許先生

合志同方相為切劘時多士皆有所興起後許先生以應天丞謫歸先生亦南遊講學出武關浮江漢而下迂道江之右會南昌童子黃新城鄧子元錫廣信衢州楊子時喬殷子士望復東渡浙水見許先生于德清東南學者聞先生至多從之遊先生二子宗容念先生疾客久肅迎歸是在己丑秋明年庚寅八月卒于家壽六十有三日欲瞑以手示二子為訣亦曾子啓手足意也先是南司成趙公用賢柱史王公以通相

繼疏薦趙疏海內三逸公居其一疏云孝弟力田行不踰乎軌範詩書敦悅名已動于鄉閭雖久嬰足疾而過廬者必式宜如近王敬臣故事授以京秩俾表帥一鄉矜式後學便柱史疏大畧與趙符

命下宗伯議議如薦者指先生為孝廉垂三十餘年竟不仕角巾野服悠焉終老至是

詔授國子監博士除日至而先生已先物故四越月一命不待君子惜之先生生平修姱惇倫

篤于行誼丁內外艱毀幾滅性處舅弟怡怡未
五旬失耦誓不繼鰥居終身其于世俗聲色嗜
好一切漠然性不問家而好施喜活人或謂貧
所濟幾何則曰吾盡吾心力耳置祠祭墓祭二
田為宗族置義倉義田即楹晦無多寔貧士所
難居恒晦迹却掃即郡邑以幣交未嘗苟受亦
未嘗輕謁至于訪道求友雖跋涉間關數千里
亦不憚遠云先生篤信好學見徹本原非沾沾
矜一節一善以成名者世或止以甘貧苦節稱

先生是豈足盡先生哉所著有理學緒言信學
私言大易圖象卷道學考源錄易傳詩傳正世
要言正俗鄉約王氏族譜正學筌蹄闕里瞻思
關洛集京途集南遊稿所述有先師遺訓先君
遺訓 皇明四大家要言性理類言續孟錄諸
書行世

關學編後序

夫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凡有血氣莫不有性命
而道在焉道在而由之知之則學在也奚獨以

關學名也關學之編少墟馮侍御為吾鄉之理學作也吾鄉居天下之西北眷坤靈泝粹之氣自吾鄉發是以庖羲畫卦西伯演易姬公制禮而于萬世之道源學術自此衍且廣矣子曰文不在茲乎又曰吾其為東周乎則西方聖人發揮旁通東方聖人懷而則之其揆一也此載在詩書無庸復贅故此編惟列孔子弟子四人橫渠先生而至今無不考而述焉故不載獨行不載文詞不載氣節不載隱逸而獨載理學諸先

生炳炳爾爾也不論升沉不計崇卑而學洙泗祖義文者無不載焉少墟之用心亦可謂弘且遠矣不然自張呂諸大儒而外知不列於史冊則堙沒而無聞後死者惡得辭其責也書成人無不樂傳之然則是學也果何學也誦是編而印諸其心即心即學即學即義文周孔未見有不得者奚止論關中之學即以論天下之學論千萬世之學可也

萬曆歲次己酉正月人日後學岐陽張舜典書

于澶淵之聞然亭

大司空謚恭定少墟馮先生行實



計開

一先生諱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長安人父諱友官保定府同知以先生貴贈通議大夫先生幼病癰九歲始小愈贈公手書陽明人心仲尼詩命習字且學其爲人卽犁然有當也先生之知學自此始

一九歲時贈公歿不二年母亦見背居兩喪

哀毀如禮

一卒業成均督學許敬菴取入書院同王秦
闕講理學頗爲敬菴先生器重

一連掇兩闈卽書自警語于壁謂士君子釋褐
後不可忘做秀才時氣味觀政卽與徐匡
嶽諸公立會講學入朝者多館中貴家先
生獨携茶餅往所到必以理學書一二冊
自隨選庶常以端靜寡營得之然不規規

詞章嘗以文人何如聖人廣最同志著有
做人說二篇及改西臺日與同臺余鏡源
講學莫逆

一巡城月中貴以半刺通者卻必峻若輩聳
息都中饑官爲設糜無抹道殣特自取爨
之廼克有濟壬辰大計司偵邏包匭肅清
相知贈答書卷而已人目爲秀才御史

一司城者結首揆紀綱爲厲疏斥之都科胡

汝寧權門客也屢彈不去以先生一疏逐
神廟中年朝講浸廢或飲酣斃左右給使
先生齋心草疏有因麴藥而驩飲長夜娛
窈窕而宴眠終日等語神宗怒傳旨廷杖
會長秋節以閣臣趙志臯揭免一時直聲
振天下

一請告閉戶三年日與故友蕭茂才講學著
有疑思錄六卷召還督長蘆鹺政每按部

德教爲先必進諸士而誨之者有訂士篇
又遴其鄉之堪表率者崇獎之至吏而戲
虎賈而碩鼠無遁法焉有倚相君子求庇
竟從白簡坐是與要人左遂以它言官株
累削籍抵里授徒講學寶慶寺著有學會
約善利圖說人爭抄錄焉乙巳秋張心虞
過訪談學因著辨學錄傳世

一先生夙有火症長歲增以怔忡乃靜攝斗

室足不踰閩卽親知罕見其面生平學問
于茲彌遠歷九年始出仍講于寶慶人日
益廣當路創闕中書院增置學田四方來
者雲集遂建中天閣塑先師像祀焉林居
凡二十六年一字不干公府絕口不談時
事薦章百十上世推南鄒北馮光廟改元
累用符卿同卿廷尉召因兄喪未行

一熹宗改元始應 詔未幾轉左少卿值遼

左失陷經撫俱逃先生上疏糾衆悉置之
法凡國有大獄每獨任主持人謂有于張
之風焉頃侍經筵賜宴陞左僉都尋陞左
副都御史時同官鄒南臯鍾龍源諸公皆
理學名家每公務之暇卽率同志講學于
城隍廟之道院紳士環聽日衆非道院所
能容諸台官爲建首善書院首相臺山葉
先生爲記司成玄宰董先生尋書內祠先

師題曰願學先生自爲記工方竣而人言
至卽上疏請告屢蒙溫旨慰留曰德望素
孚曰端品真才曰風裁實學曰品望足任
綸音煌煌不一而足凡五請始允歸里時
脩撰文震孟御史劉廷宣俱上疏保留而
鍾龍源高景逸亦上疏願與同去

一歸里之明年推少宰不報又明年起總留
臺未赴卽拜工部尚書尋陪推吏部是時

逆璫猶以人望羈先生者乃正氣怒張璫
亦磨牙向人因以疾疏辭遂准致仕有清
望素著倚任方切溫語先生日杜門著書
不廢講學次年屬權璫用事忽中旨削奪
聞者駭愕先生絕不介意壽七十門下士
謀爲賀先生曰國家多事豈臣子權娛稱
壽之日亟力止之

一先生素清臞善病至老不離藥裹同鄉踞

均衡者選一狂獬撫關中日夜窘辱先生
爲事已而登見其清不忍加遣惟毀書院
曳先師像置城隅以洩其憤先生痛如切
膚劓血病榻寢食俱廢晝夜跌坐百餘日
竟以不起子若孫延醫請禱先生咲曰從
古有不死之人哉吾生平多病亦不意有
今日茲踰古稀足矣安用醫禱爲丁卯年
二月十二日易簣之際整容端坐猶惓惓

以講學做人爲訓絕不及身後一事越二
年崇禎改元追崇理學特復官爵加贈謚
賜祭塋予廕公論快之

一先生不營產業不蓄妾媵不赴宴會不博
奕飲酒自讀書講學外勿論無池臺亭榭
之娛卽名琴古畫文器清供一切無所玩
好而書法鍾王文宗韓蘓詩追繫壤片楮
隻字人爭寶之然皆先生之緒餘不足爲

先生重也

一先生之學一稟孔孟以心性爲本體以誠敬爲功夫以萬物一體爲度量以從心不踰爲極則崇正闢邪秦俗丕變海內道學一振從遊者凡五千人世稱少墟先生

一先生著述甚富諸會語疑思錄宋元諸儒考畧明儒小傳關學編皆傳世而善利一圖切惺學人辨學一錄力閑聖道其書允

執堂屏曰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一體仕止久速要當可喜怒哀樂要中節辭受取與要不苟視聽言動要合禮存此謂之道心悖此謂之人心惟精精此者也惟一此者也此之謂允執厥中此之謂盡性至命之實學宏朗精確真足箴和紫陽教條而爲千百世之丹書矣姚庶子銘云道山爲崗理窟爲房信哉吳按臺題其

龕云補天忠作石濟世道爲舟扁其祠云
橫渠之後一人文卿士脩祠碑云肩隨鄆
伯踵次正公俱稱公論

附品題要言

一贈太子太保光祿大夫賜一品官誥

一部寺議謚云恭定不懈爲德曰恭守禮執
義曰定

一吏部題覆云從吾道宗聖賢學闢談淫析

理則微入鍼芒持身則操嚴水蘖立朝正
色旣已北斗泰山勵世廉頑爭仰卿雲景
曜爲垓延之砥賴斯文之主盟立簪笏之
巖瞻群倫赤幟旣有功於世教應首重其
綸褒

一禮部題覆云本官曠世名儒兩間正氣朝
講一請深禪聖學聖政而一鳴輒斥繫東
山之望數十年光皇起之卿貳歷任司空

誠人心所共快而世運之轉機也方幸絕
學復明群迷欲醒而孰迫之去孰褫之職
孰使書院之秦蕪孰致斯文之掩蝕彼時
忌之者以爲不若是無以掃除君子恣所
欲爲而不知真儒大節乃欲晦而彌彰也
夔屈一時鳳儀千載

一工部題覆云本官生平所學惟母自欺實
殘妙悟卓有深詣誠不忍人心世道之江

河慨然以興起挽回爲已任進而簪紱退
而林臯砢砢孜孜惟日不足豈非濂洛嫡
派鄒魯正傳哉彼其之子阨其位錮其身
毀其講習討論之地胥天下雲霧之以自
便其私人心乃迷世道乃蕪逆節萌生几
竊國家負之去矣神聖敷求卹典煌煌與
鄒元標高攀龍鼎足相映天下始曉然于
正學之終不湮而道明晝日世躋陶唐本

官一身關氣運繫治亂豈渺小歟

一神道碑庶子姚公諱希孟撰云長安爲風氣所滙大河滌繞太華蠱峙原隰沃演扶輿萃靈選選有杰人鉅公起而應之如漢之第伍伯魚揚伯起唐之韓宜陽宋之呂正獻公皆其選也關中往詰史不勝書獨臚舉四君子者第五倫作司空韓休作相罷爲工部尚書呂晦叔平章軍國事亦以

司空并千百年後有官闕同者馮先生也伯魚在朝忠不隱諱直不避害韓休直方不務進趨尤爲時主畏憚晦叔自少講學以治心養性爲本其勲業得之問學居多而鸛雀鱸魚啣集講堂諸儒有關西夫子之稱者惟楊伯起千百年後進而竭忠同退而窮理同合四君子而會爲一人者馮先生也馮先生者大司空少墟也王文成

嘗作人心有仲尼之詩鄉塾傳誦擬于鞞
鐸役兒郎厭甚腐弗習也先生之父手書
以授而先生犁然有當也居兩喪哀毀如
禮以論學爲任德清許公孚遠所器重連
掇兩闈觀禮部政入朝者多館中貴家先
生獨携茶餅往所到必以理學書一二冊
自隨選庶常以端靜寡營得之然不規規
詞章嘗以文人何如聖人廣勗同志出山

西道御史視中城中貴以半刺通者卻必
峻若輩聳息都中饑官爲設糜無救道殣
時自取啜之迺克有濟壬辰大計以先生
司偵邏包匭肅清生平與相知贈答書卷
而已人目爲秀才御史司城者結首揆紀
綱爲厲疏斥之省中胡汝寧權門客也屢
彈不去以先生一疏逐

神廟中年朝講浸廢或飲酣斃左右給使齋

心草疏有困麩藥而驩飲長夜娛窈窕而
宴眠終日等語

神宗怒欲賜杖闕下會長秋節輔臣救免遂
請告歸三年還故官督長蘆漕政每按部
德教爲先進諸生而誨之遴其鄉之堪表
率者而崇獎之至吏而饑虎賈而碩鼠無
逭法焉有倚相君子求庇竟從白簡坐是
與要人左遂以它言官株累削籍林居二

十六年

光廟改元累用符卿同卿廷尉召因兄喪未
行

熹廟初與鄒忠介先後出山適有遼左之警
群心惶惶爭遣其孥先生獨盡室以從示
不返顧亡何廣寧失守經撫携手入關先
生謂不逮治何以勗守闕將吏寧同官具
疏朝論寔之後以中丞佐西臺而忠介爲

御史大夫善類倚兩先生爲重兩先生方
尋山中講學之盟以興起忠愛其衛世良
苦又因廷議進藥事謂可灼以至尊嘗
試而許其引疾去當國何心至廷擊之獄
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必奸也議甚正群小
爲之齒擊矣于是刺講學者踵接而先生
與忠介後先乞身去又二年起總留臺未
赴卽家拜工部尚書是時逆璫猶以人望

羈先生乃正氣怒張璫亦磨牙向人因疏
辭予致仕次年褫其官有同鄉踞均衡者
選一狂獠撫關中日夜窘辱先生爲事已
而登其清不忍加遣惟毀書院曳先師像
擲城隅以洩其憤先生痛如切膚吁嗟病
榻晝夜跌坐二百日夜不就寢竟以此長
逝矣希孟諸生時從奉常姜公士昌御史
大夫高公叔龍遊而知先生比辛酉壬戌

間相逢京邸甚驩每爲余娓娓談林居事
方其以御史奪職歸棧扉塊處九年不出
門六年不踰戶燕寢三楹竟日危坐夫人
司啓婦親朋罕以刺通有問學者一釋子
肅而入坐久碾來牟剪葵韭爲供輜軒客
及內外臺使者至沽斗酒烹一伏雌油油
而退去後杳不相聞若公庭及單車應
召卽號同志無掌大赫號相貽也始病怔忡

以靜存調之靜極而通深造逢源得之病
中居多有侍先生數十年未嘗見有擇言
擇行流露從橫居然性體擬之大儒宋以
上勿論其在 昭代則河東餘干之間乎
憶辛酉冬中州某公一日集十餘客先生
與希孟俱預焉頗商及學問事酒三行鄒
先生振音歌人心仲尼之詩以侑之余固
疑其講社也浹旬而馮先生折簡相招集

城西道院至者幾三十人多一時名卿先生拈若合符節語窮其合一何在間有一二逆難者迄無了義余歸從枕上尋繹復念世人側目群賢久矣輦轂下復闢講壇誑詠之囹也甫明而鄒先生叩門來謂此會母往余躍然曰余因欲止兩先生鄒先生曰馮子以學爲行其道者也毀譽禍福老夫願之又數日而先生來余諷曰國家

多事士大夫宜講求者非一端講學宜少需乎先生曰正以國家多事士大夫不知死抱頭鼠竄者踵相接宜喚起親上死長之心講學何可置也余墨然不敢對壬戌八月余乞假還先生召余暨魏給諫大中盤桓抵暮而別別後人言鋒起先生歸秦又二年璫禍作余從鋒林劒樹中留此身以事

聖明然骨脆力蹇迄未窺學問之藩而先生
不作矣髣髴生平豈獨喆人之痛茲其子
嘉年以麗牲之石見委繫括其梗概而繫
之銘先生諱從吾字仲好學者稱爲少墟
先生世爲長安人官爵存歿卒葬婚嫁詳
載誌狀中銘曰 終南惇物縈以渭水山
高土深民風茂美挺生巨人巨人秉中蹈
軌輔世覺民視聖而履揚庭呼號豈曰諭

訛生平所學以獻 天子遇則霖施違則
霞舉徃復平陂卜公出處一榻經年兀坐
不起竹經雲封荆扉雪壘雍頌儒生摠衣
納履春滿河汾風清漁沚以翼天常以維
人紀詎曰聚壇好召徒侶含珠布襦信信
未已維繩有矢維蠶有尾糾聯貂監毒流
海宇牖下考終得死所矣道山爲岡理窟
爲房鬱鬱蒼蒼馮公之藏

一入鄉賢祠傳光祿文公諱翔鳳撰云先生諱從吾字仲好曰某先生後陽明子卒二十九齡聞箇箇人心有仲尼之句遂知王氏學蓋其所自入昇稟擢慧美厥靈根十三象璜游二十餼又五年而選士卽小脩詞之技歛曜而問睿作之僉從文師敬菴許公言公亟以爲終座代我也成進士年三十

三矣觀政客部與共郎徐匡嶽氏言選庶吉士又與其年友焦漪園言改監察御史視中城糾政府幕人胡給事罷之疏朝講泰切直幾廷杖閣學以揭免與其同臺涂鏡源氏言移疾去杜客三年與其友諸生肖耀氏言著疑思錄起按鹽長蘆視學輒前諸生言著訂士編張新建相輒取內旨逐言官至按籍一筆勾公與焉以驟與還

會寶慶寺屢嘗數百人致良知之指幽玠
被座端矣箸善利圖說浹日輒會者三年
又以病九年杜門足不僭丞也而其學庚
大獲與其友孝廉張舜典氏言著辨學錄
出關仍會寶慶寺又三年院司爲建關中
書院延主之有田以贍士矣而公之家食
二十有六載自九年關他則以趙淑人棲
墅非講期弗趾市薦疏騰數十百章並不

報直指余少原氏畢東郊氏以其說行世
光廟起璽卿二問寺再二棘寺兄喪不就
熹宗踐祚始拜命轉棘左攝篆太平反三
又遼西潰失微於閭之鎮經撫臣駢奔公
以諸卿士疏請建竟論法侍經筵賜宴晉
協僉院改副與台長鄒南臯氏僉院鍾龍
源氏飭台綱以方漢三君遂與言學都城
隍廟集嘗數十伯人台官爲建首善書院

蓋公志而相葉福唐爲之記董玄宰宗伯
勒之石葉記蓋予鄒馮之學有微辨謂馮
學顯程朱云給事朱童蒙誹之五疏去卽
郭給事允厚大誹鄒于馮學無譏焉起南
臺長不就已又拜大司空辭遂予告乙丑
矯詔削籍明年公疾作丁卯二月遂易簣
年七十有一也去陽明蓋百年矣其學雖
自王氏入終亦微救無善無惡之病而孝

弟自其孺子若性失二人以非咸大瘠毀
佐兄禮其父事之者畢世十九趙淑人歸
賓之卽言學其閨比貴尚舍其光子三椽
之舊弗湫隘罔媵御晏集博曼之娛所謂
以致實良知者耶其自表以心性其體誠
敬其功天地萬物一體其度從心不踰矩
其極從游殆五千人王子後諸學士公其
魁梧桀跼者也正如叔子嚴類郿縣夏燕

善餘姚言匪苟知之厥蹈維允爲天下清
流所嚴事晚遭橫禁卽阨同伐木而諸君
子之譽述益堅迹其所聞風之緬卽名世
者無胥遠矣

一入正學祀大叅祝公諱萬齡撰云先生諱
從吾字仲好號少墟世長安人萬曆戊子
舉于鄉已丑成進士累官工部尚書以理
學名世授徒講學在京建首善書院在家

建關中書院以孔孟爲宗以心性爲體以
誠敬爲功以闢邪距異爲要及門之士過
五千餘著少墟全集若干卷續集若干卷
傳世嘗自贊曰佛老是距鄒魯吾師正學
宗傳舍先生吾誰于歸先生之節操歷履
不少槩見此特述其約畧云

一墓內總憲安邑曹公諱于汴真予先生誌
銘

一楊復亨尚友錄云南鄒北馮厥聲赫矣而先生之學尤爲精純追張媿呂卓然聖學之鵠汗豈阿焉

恭定先師之事功德業亦旣彪炳宇內膾炙人口矣茲特畧搜其實蹟堪指數者微載一二獨從祀

大典尚未標舉昔掌科杜公諱三測者曾具題篆首云事久論定行今事已久論已定
復亨等居門人之列不能無望于後之述道統而爲斯文砥柱者特施其闡揚云

門人楊復亨謹述

公移

欽差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劉

爲表章先儒以正風

教事竊維世道之所不壞者賴有綱常名
教之維持而名誼之所常新者端藉倡明
正學羽翼六經之力也惟

恭定公少墟馮先生

四朝元老曠世真儒易名旣首

朝而專祀豈容緩于鄉查關中書院已奉
旨修復本院棗已會同巡按御史各
官將書院更爲馮恭定公專祠永爲禘祀
蒸嘗之所爲此仰縣官吏卽遵發木
字扁用本院贖銀製辦神龕一座木主一
位上書明理學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諡恭
定公馮先生神位木扁一面粉底黑書馮
先生祠四大字前書年月日後書在省各
官職銜鼓樂迎送書院交付馮處管理以
存永案完日仍候本院親謁以彰崇儒重
道之公義庶于往例有合風教有賴矣該
縣卽具遵行繳湏至牌者

崇禎二年歲次己巳十二月吉日

欽差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

劉廣生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

吳煥

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王順行

分守道左布政使 翟師雍

督糧道按察使兼叅議洪承疇

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 都任

清軍道右布政兼副使石維屏

提學道叅政兼僉事 賈鴻洙

分巡道 僉事許都

西安府知府楊鳳翥

同知 吳養洵

郝效召

通判 董其銓

推官 史可法

長安縣知縣 孫三傑

咸寧縣知縣 陳時教

西安府學教授韓桂

訓導武連元

張文耀

孔弘燮

長安縣學教諭劉垓

訓導俞三省

黃榜

咸寧縣學教諭田汝穎

訓導孫愈昌

張文顯

公移

欽差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吳

爲優崇先

賢事炤得關中

恭定公馮先生倡明正學儀刑當世本院

巡方此地每動仰止之思易名專祠已經

前院建立近因霪雨傾圮心甚惻然仰縣

官吏卽動本院贖銀置買物料委廉幹官

一員督理重加修葺務要煥然改觀該縣

仍不時親詣查考將後開扁式對聯擇善
書人繕寫迺送祠堂炤依次序張掛完日
仍候本院擇吉親謁以伸私淑之意以彰
優理之典其動過銀兩另行造冊申報以
憑查銷湏至牌者

計開

大門扁一面以下俱綠底金書馮恭定公
祠五大字前書年月日後書巡按陝西

監察御史廣陵後學吳 題

二門扁橫渠之後一人

對聯

聞先生山水之風春露秋霜於十二諸
侯府

激來哲雲霞之氣朝弦夕誦者三千第
子行

水亭扁茂對亭

對聯

座裏春風得吾與點也之意
源頭活水會有本如是之心

堂前扁理學儒宗

對聯

木鐸醒群生之夢至今風韻猶存欲覲
芳模洗耳聽金聲玉振

心燈開萬世之迷當日藜光倍朗思親

道範披襟看魚躍鳶飛

堂內扁允執堂

對聯

列法象於一堂發前聖精微之奧皆文
章皆性道

環行生於四座樹後學法守之模亦名
世亦真儒

神龕對聯

補天忠作石

濟世道爲舟

先師閣扁大道中天

崇禎五年六月十三日

察院押

公移

欽差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姜

爲表

章先賢事昭得政治以教化爲首功後進
以前哲爲宗印繇來久矣三秦並明性學
表率人倫莫有過於

少墟馮先生者先生往矣書院在也本院
局促簿書匏繫蒲東未能跨河涉渭登陔
華峯而拜先生於關中書院爲生平兩大

憾事然依皈景慕固不以遠近隔不以存
亡易也查書院有先生像雖從祀俟請於
朝而易名私祀宜行於邑仰縣官吏卽動本
院鹽法贖銀肆拾兩發書院門人收貯置
租以爲春秋二祭之費每年至丁祭次日
門人詣縣公請該縣量備香燭親至書院
主祭或值公出委教諭代攝以示尊崇道
德砥礪學脩其于世道人心關係不小以
崇禎十年秋爲始該縣先具遵行以存永
案繳須至牌者

右牌仰長安縣准此

崇禎十年三月二十一日書吏王國瓚承
察院押

公移

欽差陝西兼管監軍監察御史金

爲表

章先賢事炤得

故大司空恭定馮先生一代真儒

四朝碩德倡明理學繼往開來功在名教甚

鉅近者

總憲劉

議建道揆請復

首善書院于

京師卽奉先生爲瞽宗率士大夫講議其中

用以正人心維風俗又

請天下府州縣盡復社學舊制擇老成之
儒聚子弟俊秀而教之相與觀感漸摩以
備他日賢良方正之選足見

先生人品學術久而彌光本院束髮受書
嚮往有素茲承乏關中奔走靡定每遇春
秋未能躬祭誠爲缺事爲此牌仰長安縣
卽動本院銀貳拾兩轉發書院門人收貯

以爲修葺之費再動院銀炤依發去字樣
金扁一面上書聖學宗傳四字鼓樂迎送
祠堂懸掛並發去祭文一道炤備豬羊祭
品于丁祭次日該縣恭詣

祠堂代本院潔誠致祭用展生平仰止之
意行過事宜具繇報察須至牌者

右牌仰長安縣准此

崇禎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書吏韓孔憲承

察院押

祭文

維

崇禎十六年歲次癸未八月壬戌朔越七日戊辰巡按陝西兼管監軍監察御史後學金毓峒謹以剛鬣柔毛香帛庶饗之儀致祭于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謚恭定公馮先生之靈曰於維先生德鍾川嶽之純

氣學祖鄒魯之嫡傳立朝則期致

君子堯舜居鄉則思範世以聖賢先生之道
如江河行地先生之教如日月中天行藏
一致不岐顯晦智愚畢見無待言銓先生
雖歿凡關中縉紳先生莫不讀其書而感
慕過其廬而式瞻至于四方之士被服遺
澤者又若百川之赴海相與聞風興起恍
然如親炙其當年方今

聖明在御大道弘宣以化民成俗爲本以興
學育才爲先維會稽劉先生之總憲也人
品事業實與先生接武而比肩慨世風之
日下傷人心之益衆
請復首善之宗盟于

京國因祔先生百世而不遷庶幾黨庠顧
化俊彥聯翩舉頭見日掘地得泉先生雖
歿寧不念道脉之未墜而欣然毓峒承學

也昧賦質則顓寤寐哲人如立參見風塵
躑躅簿領糾纏私淑一念昕夕拳拳爰誦
吉日設醴陳蓮山高水長維以告虔尚

嚮

祝文 常年春秋次丁用

維

年 月 朔越 日

西安府長安縣知縣 謹以香帛

庶饑之儀致奠於

明勅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諡恭
定公理學馮先生之靈曰惟

公鍾光嶽之間氣衍鄒魯之真傳文章組

霧耕雲薰班香而摘宋艷丰采離塵絕俗
屈賈壘而短劉墻一闥八荒自任以天下
之重寸心千古不讀非聖人之書廣庭來
多士之景從絳帳環四輩而督趙講道論
德者奚啻五千名言問字執經者曠有三
千學士有獲謀野闢是非邪正之關不枉
立

朝黜南北東西之路斯文在茲

謚典有光禮宜具宗夫報德報功薦攸同於
釋奠釋采馨香亘白世禋祀萬年尚

饗

維公祭文

年

月

朔越

日

門生某某等謹以牲醴香帛之儀致祭于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恭定公馮
夫子之靈曰吾道如日中天危微精一之
旨卽此不倚不偏者是政吾心學之淵源
也孔孟往而漢宋以來諸大儒繼之其在

吾關西則橫渠魯齋涇野相與闡敷此旨
宗徃聖以開來賢涇野之後又逾百年矣
吾馮夫子始崛起而獨得其傳蓋躬行六
要且於及門士諄諄陶甄之所謂待人而
行至德凝道不其然乎夫子之生也扶輿
純粹之氣含毓其大全九德三綱體認于
濩伏淵蛭窮理盡性資深居安枕籍經書
爵茹墳典探賾抽微皆自得于心而不落

言銓此寧獨涉獵于竹素搜括于筆編已
也言法行則執經聯駢質疑問難啓迪無
邊開曲局之茅塞解隱怪之微纏海內之
士如寐斯覺如徃斯還擇中用中知有吾
道而已矣紆青拖紫廣廈細旃又何心焉
然而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乃
宅中秘乃啓乃沃乃冠惠文張膽披肝平
析揚于九棘振風紀于三端若保宏父平

邦國以經百官此又沉潛經學之實際而西唐北海所不得方駕而比肩者也夫天下之生久矣中無定執隨時斯在已發未發用行舍藏皆適乎世之所閱而符乎心之所安達固可以兼善天下退亦可以私淑人寰然則聖賢之道自諸大儒後明正學以距異端俾來茲曉然不迷于嚮徃夫子其千百世不刊者耶某等以天子之道

如見夫子載謀載惟濟蹕吉蠲籩豆靜嘉
粢醴載虔豪韎旣苾鬯格有嚴尚

饗

年侄崔爾進撰

碑文

馮恭定公祠碑

監察昭陽吳公往登澄清天下之車涖中
土補牘其前兩使張丘氏請錄邵夫子遂
博士議胎發自文子鼎門張疏創其手遂
之十年外再采曩語感受如王谷之瀆其
於學直杓之於四繫之中央縱言今昔士
習之雅滴感槩緬馮學虛代鑲虎皮之易

匪社祭之先生與尊經如鼻且戒士如處
女大體旣巖山小德不蹉趾其踰三丙之
序而世鶉天之子衿日園禮圃書其卦爻
之川岡厥焉恃盖吳公以天遣撫關中之
彰至則實延州十九圖之殪輜軒出沙所
絕塞逾無定河拚服耦千八百郵之僕郊
收橋陵以還上谷之吏遂顯簡書按西河
之雍風觀之所暨寸地尺天堵鴈傲比幽

再飛羽敵馬甗馳豹寨狐川之立筵以勁
騎而不宙荒老之城頭賒秦月入漢關其
守令紳衿父老長跼踵使院至不憖裝者
幾一甲子餘威肅西鄰之震回中蕭關之
逋藪于胥空遂逢劇驂空同之右夏丕還
涖臺先檄長安令問馮恭定公祠舉圯狀
盖武事定乃皇文備張令希夏對曰祠卽
以其書院恭定自御史曩屏退講寶慶寺

其銅根石柯之老栢士至圖而讚之以爲
習禮之樹黛陰望講壇之杏久之群公目
相告梵宇詎橫經之座使璫撤其所創寮
宏轆轤之寓以宮士嚴師便遂眉樹之爲
關中書院矜式中國之室者至逾一章之
閩天元旣改先生召副院南臯先生召長
臺講都城隍廟鄒公頗捐崖示易馮公獨
峻德容弗借離和泚二圓語馮學特布帛

顯紫陽二君子若分姚江河津之派然不
爲鵝湖之角脣首善書院成而從之遊者
至太學其貳兩給事不大體諳亟擊天下
之第一流狗門戶之驅使郭擊鄒力朱兼
誚鄒馮而鄒子力請去馮子義不獨留言
者量出監司蓋是時甲乙之喙尚臺滿恭
定尋再召以少宰南臺長大司空皆不至
而逆璫俄柄甚兩給事立膺仕以斥鄒馮

得好官不須願而其鄉人某之曩弗能者
俄八翼排天門使其黨撫關中則先罷關
中書院遷其閣之表吾道中天者城闕隔
云以峰象璜之宮所偶以肖先聖者亦遷
置爲挑達之所狎子佩青不至瞻胝慘沮
故館幾墟莽杞棘之感士爲陴側爾緹綺
四逮大臣日破產郇瑕之喬大訶震程涪
蔡道彼亦一時公扃謝交孫言深柱如懷
璧者之不嚴其積茲懼其正斃於華簣之
易至歸以士禮而天之終不可奪以夜行
晝伏之腐螢

今聖初潛而五飛追計坐側之憤易名之俞
大行茲賁諭祭葬禮隧如公孤士始知諭
學者果無罪疆梧臭文子說都御史胡請
還閣明年文師賈子還閣其書院尋綴之
以小學五儲童而冠關學再倡文子駟洵

螭之載勤王師命之暇前臺姑蘇吳遂卽
其書院崇爲祠然圯毀之未全完祀典于
豆之不備須再命吳公曰都馮祠之於設
教敵用以豁逸生之眸子惡姑備惡姑完
惡姑楠楹其丹惡姑左右序惡姑南榮背
綆捐以束矢之入楸鳩以庶攻之摩肩交
效列瓠澤亞繚垣峯落而交之以禮樂牙
冠雲峩切從吏節雅都接戍者駿步戍者

膚弟子門童有踰其趨已而授之几申講
易書老庖在舌孔父可嚙百衿北面筵叩
而甦一規一矩再仰汾洙於儀式刑曩馮
今吳文翔鳳曰善吳子善吳子馮學之乍
溼茲羲璧再眎中也禮有運不其亶乎神
明之信其人焉存矣夫天尚右地尚左陰
陽尚不能求同歸於元氣元形之載行而
又惡以責天君子人之平不陂邪君

子不宗不磨折恃天不爲別不宗不鸞鍛
恃天不爲殆天之授吾道以時也以論定
西極六天之老編遯弗知弗悔而文師熊
賈氏聊一章之其絕筆天莫之違人奚以
爲天之可顯于我奚言嘉遯無悶焉天之
問天之未喪焉以愀悵東賓而西匿有恆
日竒獸逐之不問其力終嘆於河渴攜角
而枕首有恆斗怪豕貶之不量其醜厥羶

于何有厥反席逆祠徧天垠請勅領剡千
家諷地至弗勝者逮雍祀亦倡自武夫之
號矣大吏至噤不可應厥士不和也人以
歸君子之澤然伊川往而程門尚有半化
夷狄之歎恭定五六年耳士之稟師說專
專不化如何夫觀之六省方觀民設教之
易也其初以童觀童蓋儲士進之爲女觀
之貞蓋以目士士弗女則渝以爲風始觀

國之賓茲焉具其大繫以盥薦之顛孚歸
神道設教吳之薦焉觀也獲風行之職與
張令曩吾士茲士師來言碑爰次之駟系
以詩拼其士歌以從事於祠

日甲月子台闕厥教始星癸辰亥佳台焮
昇陽月旻陰甸崧才章胤行交王完匡素
極御易兩索書四衢禮履效詩志之天笠
退遶飛聖弁峻我歸馭笏側侯圭士襟矯

群翬孔壁涪沈瑟鏗絕支離墨三傲我儒
八蘭陵成相謔激越執戟玄文朝尚白汾
亭說中鈴汜間發韓斗原道長策控勒易
通之易奇以法易傳之易粟以帛先天之
易皇有極正蒙之易聖功立良知舌橋卷
主敬屠焦禿其下汗五都其上蠹六學宇
宙在京野尊天垂經雅長安驂鴈起乾坤
焉龍馬至論不可家公以付來者有土地

睇奧司空之所效有宇天腑安司徒之所
厖左耦滋漑右耦澧潦上耦涓涇下耦沈
澇咎曰天造河典其倣詰誕其圖中彖爲
儼嶽躬冠岳而几頎黠其頌肩隨郁伯踵
次正公卽之悚襟聞以興風贊口如蘭圖
繪囑功易名之詔天以電笑厥祠之貌神
道焉敷趾其戶庭如奉綆纓其人太虛其
書前楹恭定諸生德清得朋恭定春明抗

簡揚清恭定端門道氣虛靈恭定之編矩
矍丹青恭定之氣不隨生恭定生涓翰胃
涇翰經恭定生先生生後生恭定之祠待
吳觀成馮吳之教士大服膺鼻首之管亦
以亘長庚

崇禎五年壬申六月六日

前進士南光祿卿士山右視學使者西極
後學文翔鳳撰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廣陵吳牲重修

文林郎長安令姚堦張希夏鑄石

馮少墟續集卷二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都門稿

語錄

世之病講學者有二曰偽曰迂此二者誠有之
然偽者對真而言天下事無獨必有對有陽必
有陰有善必有惡有君子必有小人有真則必
不能無偽凡事皆然何獨講學若迂之為言則
自古聖帝明王制禮作樂經緯天下何事不近

於迂今之科舉以時執取士其迂尤甚而世不能廢也何獨于講學而迂之而欲禁絕之夫偽學口夷行距不必論矣彼真迂者不過腐爛而不適于用惟談空說幻引佛老之近似以竄入于吾儒此非迂也乃偽之尤耳又其甚者反駕二氏于孔孟之上顯然叛此而即彼此乃賊耳何止于偽吾觀少墟馮先生之講學言言辯義利正綱常力闢邪說使人反躬實踐惟心身日用人倫物理之為兢兢繇其說則身修家齊國

治天下平背其說則害于其身凶于其家貽禍于國與天下何如近裏何如切實而先生生平立身行己居鄉居官又無一毫謬于聖賢之教可謂極真而不迂矣以先生而講學何不可耶當南宋時學禁甚嚴豈不以為迂以為偽而不知此名一立則必以學為諱以學為諱則必以正心誠意之說不可聞于人主夫使人主而不聞正心誠意之說天下豈得不亂不亡此皆理勢之必然者故余以為今日講學正當講其不

偽不迂者以力救迂偽之習使天下曉然知學
之有補于世道而不當禁此固馮先生意也
明興真儒不乏而儒效未章其弊在于不講聖
賢之學而講自己之學又在于借聖賢之學以
文飾自己之學夫學至于孔孟已至明至盡無
可復加學聖賢者只當就其意以發明不必別
開門戶而近儒必自出一意見自立一題目偶
有所窺遂自謂不傳之秘以號召天下而天下
亦遂宗之曰某氏之學故愈講愈支偽儒益得

借以目匿今馮先生所講皆聖賢之學而未嘗
自標為馮氏之學其所最闢者尤在于佛氏之
心性與近儒之無善無惡而一皆取證于聖賢
不以一毫私見與角是非如此講學可以萬世
而無弊矣誰得而病之先生到處有語錄門弟
子記之分為數種彙刻於都門余得而寓目焉
因記舊歲有以講學攻先生與鄒南臯先生者
余深折其非然二先生竟以此去夫二先生皆
今世之儒宗也余不能為世留二先生意甚愧

之故於茲刻敢效一言使世之君子取而讀之
其必不以講學為偽且迂也則其所裨於世道
亦不淺矣

天啓癸亥冬孟友人福唐葉向高序

馮先生今之大儒也倡道關西有橫渠之風而
學術醇正似之其教人多本於人倫五性惓惓
於正人心息邪說判人禽凡聖之所以分於最
吃緊處為海內學者所尊信比官京師會東逆
逼江海羽書告急遠近震恐先生慨然曰此學

術不明之禍也於是限日率同志士紳於城隍
廟齋房為講會一時人心帖然若不知有逆禍
者余嘗側席講下見先生論說絕不作訛詬伎
倆第於學不可不講與今日不可不講學處冷
冷轉疊使人恍然有省而其誠意懇惻油然而盎
然徹人肺腑中不覺顧化之妙於是士之向往
日益衆輪蹄雲集至不能容則躬為首善書院
以居之未幾僉人目為迂濶異議藉藉而先生
拂衣去矣其教言為友人王董父輯錄予得卒

業焉夫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至孟子闢楊
墨明先王之道以救世識者謂功不在禹下方
今外禍當事者議安攘茫無借箸廼先生獨以
講學為第一義荅亦孟子所謂脩孝悌忠信以
撻秦楚堅甲利兵之意也當人心崩潰之餘先
生僅以緒說渺論激發天下當十萬師使天下
曉然知有君臣父子之倫三綱之道明而樽俎
之容威於折衝則先生學之所及於是乎遠且
大矣顧先生學足以行遠方而不能化同氣之

僉人道足以遏寇氛而不能息一時之邪說則
邪說之害果甚於外患而益知講學之不容已
矣先生豈欺我哉今第令先生之道明于日星
彼邪說者終不能肆鬼火以憑人則首善之地
當與

清廟明堂永垂不朽聞先生之風者雖百世下
猶將觀感興起而况親炙之者乎謂先生今日
之功不在孟子下可也維時狎主齊盟者為吉
水鄒先生道同心同而出處同其教言相發明

者董父亦別有刻余辱二先生教最深一時聚
散出處之故多係余感慨姑綴數語於簡端以
告同志非敢謂智足以言先生之道也

天啓癸亥冬十月東越劉宗周起東甫序

京師舊有講學會月凡三舉自余壬辰請告歸
而會遂輟不講者三十年矣歲辛酉秋余起官
京師而南臯鄒公晉菴楊公瀘水鄒公景逸高
公少原余公真予曹公亦先後至其他同志雲
集相得甚歡曰約會講學於城隍廟之道院逢

三為期俱薦紳先生又增一會逢八為期凡舉
監生儒布衣皆與焉中午而集酉初而散我存
李公所謂人人可來多多益善是日也不設酒
醴不用柬邀不談朝政不談私事不談仙佛千
言萬語摠之不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句及

高皇聖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
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六言嗚呼邦畿千里
維民所止京師首善之地乃四方之所則儆者

也今各省俱有學會而京師獨無其何以為四方倡况今值國家多事之時正當講學以修文德使首善之地有唐虞三代之風其於世道人心豈曰小補之哉凡我良朋毋負嘉會長安馮從吾識

都門語錄

南臯先生曰學問全要有規矩準繩離了規矩準繩便不成學問

以心性為本體以誠敬為功夫以天地萬物一體為度量以從心所欲不踰矩為極則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曾子言自慊子思言自得此正是學問實受用處學者討不得此趣味縱十分修持終是外面功夫

昨余赴京時有同志祖之郊外問曰子此行仍講學否余云講學如穿衣喫飯然難道在家穿衣做官不穿衣在家喫飯做官不喫飯聞者大咲曰相與浮白引滿而別

講學原為躬行而非學者多借躬行為口實曰
只消行何消講此言誤人不小世衰教微儘
去講尚且不能行况不講而望其能行乎斷
無此理縱能行亦不過冥行妄行耳不知冥
行妄行可言躬行否

有粹然之養有卓然之識有皦然之守有特然
之節此之謂真人品

無馳於功利無墮於佞虛無溺於辭章無奪於

毀譽此之謂真學問

然必有此學問
後能成此人品

講學全要砥節礪行切不可同流合污以蹈鄉

原之弊

講學全要平心易氣切不可忿世嫉俗以開無

忌之門

砥節礪行之人多忿世嫉俗平心易氣之人多

同流合污只因不知學問可惜負此美質

問講學者雖是惓惓但聽講者未必皆真柰何

曰學問只要反躬實踐自家不厭不倦做去

才是古之學者為己才是躬行君子若終日

只較量別人真不真功夫只在別人身上做
便是今之學者為人便不是躬行君子
學而不厭固是古之學者為己誨人不倦亦是
古之學者為己

講學原是自己講學何預他人事

開天闢地在此講學旋乾轉坤在此講學致君
澤民在此講學撥亂返治在此講學用正變
邪在此講學學者不可作屑小事看

說者曰講學而不躬行不如不講此激人躬行
之言而後世不講學者遂借為口實則愈失
愈遠斯言如云務農而不力耕不如不務讀
書而不下帷不如不讀養親而不愛敬不如
不養即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之說耳
若因人之不力耕而我遂不務農因人之不
下帷而我遂不讀書因人之不愛敬而我遂
不顧父母之養因人有聚斂之臣而我遂用
盜臣也可乎不可乎此事之最易見最可駭
而最不可解者也

講學而不躬行不如不講此語在講學的人說
得在不講學的人說不得在講學的人說是
因不如不講之言而發憤要躬行也學者不
可無此志在不講學的說是因不如不講之
言而果然去不講也則可嘆甚矣

引誘誘字是不好字眼若用之於正則循循善
誘方是誨人不倦比睚睚字是不好字眼若
用之於正則睚就賢豪方是舍已從人

嘉靖間某省有一督學約二三鄉紳講學一鄉

紳云渠欲借吾輩成彼名吾輩何必往衆竟
不赴而某督學名亦竟成余聞而喟然曰無
論渠乃與人為善之意無所為而為即以借
此成名論使我一往而不足以成彼之名則
不往可也使我一往而即可以成彼之名則
我亦何憚而不往乎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
之惡小人反是不能不為之三歎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可見君子滿腔都
是生意小人成人之惡不成人之美可見小

人滿腔都是殺機

人人滿腔都是生意便是羲皇唐虞世界人人滿腔都是殺機便是六朝五代世界

今邪教交訐中外震動或曰此何時也而講學余曰此何時也而可不講學講學者正講明其父子君臣之義提醒其忠君愛國之心正今日要緊第一着也或曰父子君臣之義忠君愛國之心原是人人有的何必講曰如是人人沒有的真不該講如磨磚求明磨之何

益如原是人人有的只被功名勢利埋沒了豈可不講講之者正講明其所本有提醒其所本有者也如磨鏡求明磨何可無昔吾友陶石簣赴京一客勸曰在仕途且勿講學石簣笑應曰仕途更急緊要學使用其客大為解頤余於今日亦云

問利瑪竇天主之說何如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吾儒之學何嘗不以天為主然又未嘗專言天而不祖述堯舜願學孔子也祖述堯舜願

學孔子正是尊天處彼置堯舜孔子孟而專言
天主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乃吾道中之操莽
也世間有此不軌之徒即誅其人火其書猶
恐滋蔓况從而羽翼之乎知天事天畏天吾
儒何嘗不以天為主而沾沾求異為也張子
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余亦曰吾道自精何
事旁求

問小人或曰當容或曰當遠未知孰是曰論度
量當親君子而容小人論交與當敬君子而
遠小人論立朝當進君子而退小人論學術
當成君子而化小人

君子容忍乎小人恰似小人能待君子小人忌
害乎君子恰似君子不能待小人

方說正直偏排擊的是君子方說忠厚偏庇護
的是小人方說人不可輕信便輕疑乎君子
方說人不可輕疑偏輕信乎小人

君子遠小人是擇交之明也而或者必欲尋箇
小人是處與君子作勍敵小人毀君子是不

根之謗也而或者必欲尋箇君子不是處與
小人作口實

問君子洞察小人情弊徃徃曲盡可見君子腹
中亦有此一副小人心腸不然何以能形容
至此曰不然君子胸中如明鏡然照妍照媸
毫髮自是不爽豈鏡中亦有此一副媸顏色
哉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
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豈君子亦有此小人
之肺肝邪嗚呼君子不知小人則病君子之

目君子能知小人則又病君子之心然則必
如何而後可乎世之左袒小人而吹求君子
類如此

問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譖愬的是何人曰譖愬
的是君子若譖愬的是小人使得行焉借此
去一小人是遠佞也是錯枉也豈不是明若
不行焉是護短也是庇奸也安得為明惟譖
愬的是君子而我不行則君子得以安其位
而行其志小人不得肆其毒以遂其奸所以

不惟為明而且為明之遠耳

浸潤之譖多乘人之多疑而譖之膚受之愬多
乘人之易怒而愬之故浸潤之譖易行於多
疑之主我若不多疑則浸潤之譖自不敢至
即至亦自不行矣膚受之愬易行於易怒之
主我若不易怒則膚受之愬自不敢施即施
亦自不行矣若不擴己之識而不使之多疑
平已之情而不使之易怒只在譖愬間求其
不行豈可得哉况有心疑人之言為浸潤有

心怒人之愬為膚受則即此不行處便又開
天下譖愬之端便就是行處其不明愈甚豈
不愈失而愈遠

譖愬之行其受病處在多疑與易怒四字而其
所以受病處尤在忌之一字譖愬全是譖愬
君子若我平日有忌君子之心無扶持正人
保安善類之心則一聞譖愬便信其為真又
奚暇察之而不行哉忠臣飲恨孝子含冤病
正坐此余以為譖愬之行不行不在察人之

情偽而在正己之心術

問良知曰良知聖凡無異而聖凡之分只在致不致之間良知是本體致字是功夫諸凡如先儒所云無欲主靜居敬窮理復性體認天理等語皆是致字裏面功夫非謂居敬窮理與致良知並舉而對言之也

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曰中和性體也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故曰致中和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萬物育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故曰天地位

問舜舉益禹稷契分治而孟子不曰舜以不得益禹稷契為已憂而曰以不得禹稷陶為已憂突然添出臯陶何也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安得獨遺臯陶且刑非治天下之可廢而非治天下之所重以其非所重也故不與禹稷並列以其不可廢也故於此處不可不

添出耳况明刑乃所以弼教刑與教豈可並
論添出在後隱然有先教化後刑罰之意孟
子又恐人輕看了臯陶故叙道統又以禹臯
陶為見知若曰必有臯陶之九德而後可明
刑若無九德而輕言五刑是後世刑名家之
說非古聖人制刑之意矣刑罰豈可輕言臯
陶聖人豈可輕議

問佛氏談心性而黜聞見是舉本而遺末也其
失也為佞虛俗學侈聞見而舍心性是驚末

而遺本也其失也為支離是否曰似矣而未
詳也佛氏之失正在言心性處與吾儒異而
不專在黜聞見俗學之失正在言聞見處與
吾儒異而不專在舍心性何也心同此理人
性皆善此吾儒之言心性也以理為障以善
為無此佛氏之言心性也而槩以言心性者
為異端則非矣惟精惟一博文約禮此吾儒
之言聞見也誇多鬪靡出口入耳此俗學之
言聞見也而槩以言聞見者為俗學則又非

矣

問文章性道曰譬之一株樹有根本有枝葉文章乃性道之枝葉性道乃文章之根本枝葉可見而根本不可見故文章可聞而性道不可聞性道原是不可聞的若是可聞便是文章便不是性道矣

問性道既是不可聞的不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既曰言便可聞何以曰不可聞曰性道原是可言的故曰言原是不可聞的故曰不可聞譬之一株樹可指而言之曰此根也若因其言根遂剖其根而視之可乎不可乎根可言而不可見性道可言而不可聞然工夫須在根上培植灌溉然後枝葉才得暢茂條達

問性道如何不可聞曰申申天天可聞而其所以能申申天天的這箇不可聞閭閭侃侃可聞而之所以能閭閭侃侃的這箇不可聞故曰天命之性不覩不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惟知其文章可聞而性道不可聞才可謂真能聞性道者矣

南臯先生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晨門可謂深知夫子者余以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上也知其可為而為知其不可為而不為者中也知其可為而不為則下矣知其可為而不為而又以為不可為以阻人之為抑又下矣且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何心腸真是聖人天地之心真是忠臣孝子之心知其

可為而不為而又以為不可為以阻人之為是何心腸真是幸灾樂禍之心真是亂臣賊子之心

學莫先於儒佛之辯白蓮佞古清淨無為名雖不同摠之皆佛法皆邪教也今邪教猖獗至此禍至烈矣或曰異端之盛吾道之衰余曰惟吾道之衰所以異端之盛此時既已猖獗朝廷只得用法若平日主盟吾道有人修其本以勝之豈得至此今吾儒動稱只消行不

消講即有講者又多逡巡不大擔當譬之元氣既虛邪氣安得不侵今齊魯滕薛之間間有數十大會每會不下千人吾儒縱不能如此之多但得數會猶可撐持正道潛消邪謀今渺無一會為之曲突徙薪直至焦頭爛額不亦晚乎且彼之猖獗特起於二三雄黠之徒而無知小民惑於極樂世界之說為其所誘者亦不少又或有一念向善之士自己原未嘗學問而又苦於指點正路之無人徬徨躊躇無所適從於是誤入其中者亦多有之一旦玉石俱焚可恨亦為可惜若倡明正學提醒人心激發忠義指示迷途使吾道如日中天而異端不攻自破此正司風紀者之責也願共勉之母諉

問伊尹聖之任曰此題發任字多在幡然以後不知幡然以後有了責任擔子到自家身上勢不得不任任還容易若囂然以前一耕莘之農夫沒有責任擔子不曾在自家身上誰

肯把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統自任這處時的
任較出後的任更難况出後多少功業都從
處時樂堯舜之道來可見必有置然以前之
任才做得出幡然以後之任任此道統才能
任此治統故曰伊尹聖之任者也

作此題講任字放君伐君且當諱言有伊尹之
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孟子已早為之
辯嚴為之防矣且只看吾豈若三句何等樣
任予天民之先覺三句又何等樣任思天下

之民四句又何等樣任况耕有莘之野而樂
堯舜之道弗顧弗視不取不與又何等樣任
只如此發揮已盡矣放伐二字似當姑置蓋
放伐乃尹所遇之不幸非尹有心於任此事
也

樂道覺民得堯舜真傳故孟子列尹於見知
問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何以見得他是真
是似曰就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處見得且只
問流俗有真忠信否污世有真廉潔否

味尚友二字則知千古以上聖賢皆我師友味
私淑艾三字則知萬世而下聖賢皆我同志
非禮勿視恐其污吾目也非禮勿聽恐其污吾
耳也非禮勿言勿動恐其污吾口污吾身也
如此便是無精無粗功夫當下便是清淨瀟
灑世界

漢人之文晉人之字唐人之詩自是宇宙奇觀
自是令人欣賞但不可以此自足以此驕人
耳只不以此自足以此驕人便是理學又非

外此而別有所謂理學也

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何等易簡直截而
又云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何也曰人人
每失此赤子之心正是少此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篤行功夫耳

問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無為其所
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而人多不
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肯無為其所
不為無欲其所不欲何也曰正是少主敬立

本窮理致知反躬踐實工夫

孔子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此自大聖人事學
聖人者須在止與速一邊得力然後敢言無
可無不可不然學不到磨不磷涅不淄處而
輕談磨涅鮮不磷且淄矣

問聖學以自然為宗彼規矩準繩戒慎恐懼得
無與自然之旨戾乎或曰久之則自然矣余
曰不然如規之圓矩之方準之平繩之直自
然不自然否如臨風濤而恐履羊腸而慎聞
雷霆而驚見虎狼而懼自然不自然否談自
然者以戒慎為強制談戒慎者以自然為佞
虛皆非也

何莫由斯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亘古亘
今只有此一條大路由之則得離之則失由
之則榮離之則辱由之則吉離之則凶由之
則生離之則死曰何莫令人駭然曰不可令
人悚然

亘古亘今只有此一條大路離此便是邪徑自

古如伊傳周召顏曾思孟韓范富歐周程張
朱岳武穆文天祥諸人皆是從此大路行者
中間雖有吉有凶然凶亦為吉死亦猶生而
况於吉况於生乎如操莽溫懿馮道張邦昌
章惇蔡京秦檜韓侂胄諸人皆是從彼邪徑
行者中間雖亦有凶有吉然吉亦為凶生不
如死而况於凶况於死乎路徑一錯關係不
小講學原是辨此路徑豈是空談

問居官講學得無妨職業否曰講學正所以修
職業也精言之必講學提醒其忠君愛國之
本心然後肯修粗言之必講學考究其宏綱
細目之所在然後能修不然縱終日奔忙不
過了故事以俟遷擢而已故居官職業之不
修正坐不講學之過而反曰妨職業乎哉
問方今兵餉不足不講兵餉而講學何也曰試
看疆土之亡果兵餉不足乎抑人心不固乎
大家爭先逃走以百萬兵餉徒藉寇兵而齎
盜糧只是少此一點忠義之心耳欲要提醒

此忠義之心不知當操何術可見講學誠今日第一着

有兵而後可禦敵有忠義之心而後兵為我用才謂之有兵有餉而後可用兵有忠義之心而後餉為兵用才謂之有餉

滕之禍不止今日當戰國時已有之許行與其徒數十人至滕豈是好消息皆衣褐是以褐衣為號如紅巾之類陳相兄弟曾受學陳良淵源亦是正的識見亦是高的一見許行尚

且不惟悅而且大悅不惟棄其學而且盡棄其學何況無知小民豈有不為蠱惑鼓動之理如此手段以數十人招結數百人招結數千人有何難孟子看見不是好消息所以不得已費許多唇舌去提醒轉移他費許多精神去潛消默化他卒之數十人解散而滕亦不至如今日之禍孟子之功偉矣人知孟子闢楊墨其功不在禹下不知孟子闢許行其功不在闢楊墨下

孟子與陳相兄弟說許多話恰似莫緊要去講學卒之收曲突徙薪之功免焦頭爛額之禍可見嶧山揮塵數語勝全勝甲兵百萬

問兵食是最要緊的聖人猶說要去信恰似莫要緊的聖人到底不肯說去何也曰兵食還是要足的豈止不可去去兵去食不是兩權其可去只是甚言其信之不可去若曰縱如何不得已寧可去兵必不可去信寧可去食必不可去信耳說到去食恰似於理難通所

以聖人不得已以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解之不知說到一死更有何說則寧可去食必不可去信却是天地間自然不可那移的大道理

齊景公問政章是去食章註解說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則寧可去食必不可去信益明白痛快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四句描寫無信光景如画令人悚然

馮小坡續集 卷二
去食不是我要去去食食豈是我要去的只是
事到十分莫奈何處寧去食必不可去信若
曰寧可死必不可逃耳

只一箇去了信望風而逃縱使封疆不失亦當
服上刑况又失封疆乎一去了信便當死雖
有食吾得而食諸故去食亦時勢之不得不
去而不去信亦時勢之必不可議去者也

去食必不去信不專是論道理當如此亦是論
時勢不得不如此亦是論人情不容不如此
亦是論法紀不敢不如此豈是迂濶

允說要去信之人便是機械變詐之人便是偷
生賣國之人便是臣不臣子不子之人君子
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問使貪使詐曰古今最誤國者莫過於此四字
彼既使貪矣不知肯容他貪而聽其剝削軍
士否既使詐矣不知肯容他詐而聽其欺蔽
上官否明白使貪而又禁其貪明白使詐而
又禁其詐豈可得乎此貪詐之所以日熾而

邊事之所以日非也

天下甚事不曰貪詐二字壞了士君子不能砥其流已矣反為助其瀾乎

使貪使詐便是要去信的註解

問使貪使詐蓋亦有說曾見清而無為忠實而無用者之多債事又見貪詐者一時或能成功是以使之非得已也曰清而無為忠實而無用是彼生來無才或所遇不齊非清忠之過也貪詐而或亦成功是彼生來有才或所

遇之幸非貪詐之效也然天下之清者豈盡無為而貪者豈盡有為忠實者豈盡無用而詐者豈盡有用也哉使貪使詐四字真是誤國不小

問貪詐既不可使清而忠實者又多無為柰何曰天下大矣天下武弁亦多矣豈無清而又為忠實而又有用者乎馬之蹄齧者善走抑豈無又不蹄齧而又善走者乎胡不此之擇而獨彼之使也良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蓋自古歎之矣

武經之言多矣獨傳使貪使詐四字許魯齋之言亦多矣獨傳為學以治生為先一句邵二泉之言亦多矣獨傳寧為真士夫毋為假道學二句何也學者不可不深思其故

凡寧為某母為某文法須是上句是更不好的才說得凡與其某寧某文法須是兩句都是不好的才說得真士夫是極好的如何說得寧為二泉真儒豈無所見或一時有感而不

暇點檢耳

問某公人品政事俱不可及只是多了講學余曰昔年曾同一客出郭見一農家桔槔灌田茂甚其容咲曰田是絕好的田只是多了箇桔槔

問講學有教無類將箇裔來聽講亦容之乎曰白蠻肯來聽講更妙

順義久款邊陲容然亦中國講學之效或者未達余曰異類叛寇乞降以中國夫婦有別之

故使中國無聖人不講學夫婦安得有別中國夫婦無別彼安肯來降可見講學功效甚隱甚大豈是尋常莫要緊事

焚香烹茶挂画自是清福但不知當此時所對何客所談何事於此能開眼方為知福人

問夫子十五志學不知所志何學曰當下便志於不踰矩不惟志於不踰矩且便志於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當下便不能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學至三十止得立學至四十止

得不惑學至五十六十止得知天命與耳順必學至七十才得從心所欲不踰矩耳才滿得當日志學初心非限定三十要立四十要不惑云云也如從關中往京師當起念時已至京師矣但行有遲速故至有遠近非漫無志向行至函谷而始議孟津行至孟津而始議金臺也今人動曰只消行不消講不知要那裡行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

矩是必不可踰的非曰可以踰可以不踰姑徐

徐云爾不踰才只是本等才落得平常無事
一踰便有無窮之禍便有莫大之憂

問矩是何物曰矩是心之本體非心之外另有
矩也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明是目之矩聰
是耳之矩恭是手之矩重是足之矩慈是父
之矩孝是子之矩仁是君之矩敬是臣之矩
信是與人交之矩故曰有物必有則矩雖有
聰明恭重仁孝敬慈諸名色其實只是一箇
心之理特在視曰明在聽曰聰在父曰慈在
子曰孝耳且只問臣可以踰敬之矩否子可
以踰孝之矩否

或曰不踰則為忠臣孝子踰則為亂臣賊子矣
其嚴乎

從心所欲不踰矩勿看得太高勿讓與聖人從
心所欲不踰矩才止落得箇不踰矩何也以
安排而不踰者安排之所不及則踰矣以點
檢而不踰者點檢之所不到則踰矣必從心
所欲不待安排點檢而自然不踰者才得無

往不踰矩故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問從心所欲不踰矩豈是容易到得的吾輩初學何以用功曰只是要志於學

昔人謂志學章是夫子自著年譜極是不曰某年為委吏乘田某年為魯司寇某年攝行相事而曰某年立某年知命某年從心所欲不踰矩可見聖人一生惟知有學問不知有官爵

夫子說某年立某年知命某年從心不過見一生惟知有學問耳自當活看若着跡看而曰果某年要立某年要知命某年要從心則又失聖人意矣故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可見聖人一生不惟不知有官爵抑且不知有年歲

夫聖人豈真不知老之將至哉只是甚言其一生惟知有學問耳故曰不如丘之好學也問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亦可以無大過矣可

見聖人亦未嘗不欲年曰聖人曷嘗不欲年
聖人豈遠於人情哉但世人之欲年為自家
多受用些世味聖人之欲年為得以遷善改
過為世間多幹些好事

志學不是草草的矩之一字在視曰明而其所
以能明的這箇視又不可得而見在聽曰聰
而其所以能聰的這箇聽又不可得而聞在
父曰慈在子曰孝而其所以能慈能孝的這
箇父又不可得而傳諸子子又不可得而受

諸父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於此參究到源頭處參之又參究之又究
直至一旦豁然貫通才能從心所欲不踰矩
志乎學乎豈容草草

問耳順曰古人云忠言逆耳利於行夫言既忠
矣又何耳逆惟其人不知學耳使其人知學
豈有不耳順者哉况聖人學到知命以後者
乎其耳順又當何如又無論言之忠否矣舜
聞欒陶思君之言且不逆耳且誠信而喜之

馬山虛齋集 卷三
三
何況其他知舜則知孔子矣

問講學多偽者柰何或曰不知其中亦有真者
否曰有曰何不舉其真者其人色赧

問講學中多偽者何不禁講學或曰今做官中
亦有貪酷者否曰有曰何不禁做官其人大
笑而悟

問近日各郡邑尚有不知講學二字者柰何曰
天下之事知而不行者有之矣未有不知而
能行者也大江以北理學真儒固不乏人不

過寥寥如晨星耳無論窮鄉下邑即名邦劇
郡自舉業取高科做大官外更不知世間有
講學一事說起講學且駭問所講何話講學
意思何為嗚呼知且不知安望其行世道人
心至此真可痛哭流涕吾輩今日講於京師
正要風聲遠播使窮鄉下邑都知道取高科
做大官之外還有此向上要緊一着

古人云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可
見讀五車書的意思只是為取富貴併三冬

足萬卷餘都不雅觀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何
况其他至程子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
是豪雄才雲開日霽水落石出矣

問吾子素不好名今講學京師乃要風聲遠播
何也曰雖不要人知我却欲要人知學

講學不專是教人寔是自家請教於人若曰專
是教人是講教非講學也教只是學中事

君子之所以異於小人者惟有此學中國之所
以異於外國者惟有此學人類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惟有此學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者幾希又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
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禽獸與人同故孟子
不言性而言命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
也禮之於賓王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
天道也人便與禽獸異故孟子不言命而言
性孟子道性善蓋直從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者幾希處論耳

聖人言性欲人盡性以存本然之理而世人反借性之一字以縱欲聖人言命欲人安命以遏無涯之欲而世人反借命之一字以諉理故不得已直以欲歸之命而不謂之性直以理歸之性而不謂之命庶縱欲滅理者不得借口且更無躲閃處此孟子之言性命大有功于天下後世也

問前後二性字二命字同否曰性只是一箇性命只是一箇命安有兩箇前節有命不謂之性後節有性不謂之命總只是以欲歸之命使人安命而不敢縱欲以理歸之性使人盡性而不敢棄理此正是孟子剖晰性命二字至明白至精微處

性也命也二句就世人口氣說原說的不是故曰君子不謂性君子不謂命孟子說話何等直截痛快

聖人教人不要縱欲滅理不專是教人做聖賢欲不惟不可縱原是縱不得的故曰一飲一

馮少坡續集 卷三
三
啄莫非前定不然誰不顛口厭珍羞而世更多併日而食者何也孟子曰有命真是火坑中一服清涼飲子理不惟不可滅原是滅不得的故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不然亂臣賊子何以人人得而誅之也孟子曰有性真是沉痾中一粒起死金丹

問夏禮吾能言之節皆云夫子因周末文勝欲復二代之禮而發不知是否曰不然夫子周人也如何敢輕復二代之禮當周之時自是當修夏史殷史今文獻不足無所據以修二代之史故夫子惜之非不足于周而生今反古也有一名公時文破云聖人欲復二代之禮而深惜其無徵焉余為之駭然因改復為志云

問為下不倍章大意曰賢知之士多恃才妄作忿世不平徃徃借口孔子吾說夏禮之言詆毀當代自用自專生今反古又何恠請隧問鼎紛紛接踵邪子思憂之故為是言而前後

俱引孔子之言為証嗚呼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聖人維周之意深遠矣孟子曰詩曰然後春秋作余亦曰周衰然後中庸作

問蘇子云武王非聖人也是否曰不然味善繼善述四字可見文王居武王之時亦必征誅武王居文王之時亦必終守臣節蘇子謂武王非聖人豈不聞善繼善述之說耶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至武王之時又不止於二矣武王以服事殷比文王尤難故孔子不

曰文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而曰周之德可見周之一字併武王亦在其中只是武王後來征誅便說不得平素以服事殷孔子不曰文而曰周有多少含蓄多少感慨

舜有臣五人章前一節是叙事孔子曰才難以後是議論此古今傳體之祖也孟子禹稷當平世章曾子居武城章皆倣此體或以前二節作記者之詞誤

前說舜後補出堯前說武後補出文却又不明

言堯而曰唐又不明言文而曰周此真聖人之言也

問以約失之者鮮不曰無而曰鮮何也曰侈肆之人無忌憚異常若直與他說約者無失他必吹求約者一二無心之小失以為口實他必不服聖人曰約雖未必無失較之放肆的人畢竟少些如此才服得他才少轉得他無忌憚的念頭幾分嗚呼循循善誘豈獨於顏氏之子哉聖人天地之心固如此

問美玉章子貢受病在一求字否曰不然子貢不是以藏與沽並論其心以為美玉原是當沽不當求的只是舍求之一途更無沽之之路所以莫柰何只得求如不肯求除非是韞匱而藏耳夫子重言沽之哉賜必駭然以為夫子亦求乎不求何以能沽及聞我待賈者也必快然以為即求亦無所用之矣曰待沽也在內藏也在內真所謂功名自有周行在也說者謂夫子得力處在一待字極是謂子

貢受病處在一求字則大失子貢意矣

齊人東郭之行再三不敢令妻妾知可見羞惡之心是非之心尚在只是錯把仕途看壞了恰似要做官不得不如此不如此只合老於山林如何做得官所以不得已隱忍為之寔非其心也若是早知富貴利達得之有命何必求即求之亦自有道又何必如此求彼必且自泣於中庭悔其錯悞矣又何待妻妾之泣哉余向讀齊人章悲之因口占四絕附錄

於此孔孟山林樂蔬水臯夔朝市列簪裾功名自有周行在何必墻間乞餒餘孔子孟雖然樂蔬水齊卿司寇亦簪裾功名信得周行在誰肯墻間乞餒餘東郭乞墻事可羞齊人亦謂不當求只因舍此無別路無柰曲從邪徑遊東郭乞墻事可羞齊人何苦日貪求只因正路無人講誤得賢豪邪徑遊

問求之何如有道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是也古人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

之與

問從字要字何以別曰彼來隨我謂之從我去
迎彼謂之要一般得了人爵何苦不為古人
問沈同以其私問章大意曰嘉靖己亥直隸新
城知縣吳瑗因唐鉞被父剛訟不孝不申上
官竟命屠僧凌遲處死按院金清以聞廷議
欲抵償後從輕逮問廷杖一百遣永戌余初
讀此章書甚不解後聞吳瑗事始知鉞有可
殺之罪瑗無可殺鉞之權猶燕有可伐之罪

齊無可伐燕之權此等議論引伸觸類天下
無難處之事矣孟子之意可謂慮深憂遠
燕有可伐之罪齊無伐燕之權所以明有君也
父有攘羊之罪子無證父之理所以明有親
也聖賢閑閑議論恰似莫緊要其寔關繫世
道不小

問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夫仕以行
道隱以明道今不得志而曰行道何也且曰
行便說不得獨曰獨便說不得行曰行道謂

在山林獨力擔當與人講學是亦行其道也
不專是仕途才行得道

行其道是講學獨不是離過人獨做只是不靠
君相之命不靠師友之倡率各人獨自箇要
做故曰獨耳若離過人獨做於行字便說不
去

孔子講學於春秋孟子講學於戰國當時還有
非之者依靠得誰故曰獨行其道請看風急
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

問徃役徃見何以分義不義曰士與庶人只是
一箇人以道而言則為士以分而言則為庶
人徃役是分所當然故曰義徃見非道所宜
然故曰非義徃役不徃見民則為順民士則
為高士徃見不徃役士則為賤士民則為亂
民

問知者何以行所無事曰無事不是泛說論學
不雜於二氏論治不雜於五霸才是行所無
事若專以無機心機事說未嘗不是却是影

響

問諫行言聽何以便謂之厚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才是厚臣可見古之人臣不以爵祿名譽望于君惟欲行已澤民之志古之人君亦不以爵祿名譽縻乎臣惟欲遂臣澤民之心故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才是君臣手足腹心之誼後世君不厚臣臣不報君者無論即君有手足之視臣有腹心之報者各人只在自家官爵恩典上論全然不為百姓在

君不知臣之進言厚民即所以厚君在臣亦不知君之聽言厚民即所以厚我如此即結魚水而賡喜起何益哉孟子此言大有意味古人做官原為百姓今人做官原為一身

問庾公之斯以私息而廢公義孟子何以稱之曰潛師掠境曰侵謂之曰追則孺子已出追矣當日衛人原多此一追發乘矢以示威而不窮追以取敗斯即不遇孺子亦不過如此處安得謂以私息而廢公義哉孟子引之第

取其不背師忘本不必深求責備以為蒙葷
小人之口實

問子莫執中曰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
徒也子莫聞孟子之言亦是慨然要距楊墨
欣然以聖人之徒自認者只是不該在楊墨
之間求中耳得孟子此一辨則執中之中字
始明不然子莫之執中與堯舜之執中無異
矣可見能言距楊墨亦不是容易說得的

問用一緩二曰戰國之時為蘇秦張儀之說者
要三者並用為許行白圭之說者又欲三者
並緩所以欲足國便不能裕民欲裕民又不
能足國孟子說既不可並用亦不必並緩不
過一邗前僭後間民自無殍父子自不相離
而國用又未嘗不足此法豈不甚善無論仁
主即暴君汚吏亦必灑然易慮矣此孟子之
經濟所以直接堯舜也今之論治者多以講
學為迂豈其未覩此乎

問任人食色之說曰告子任人是老莊一派學

問主意要翻堯舜周孔以來相傳之案非毀道學左袒世俗安得不惑人告子說得深而巧非孟子不能辨任人見告子之說不得行所以撒潑為此無忌憚之言又見屋廬子為孟門高弟故用此言離間之向非孟子之辨幾不免為其所搖奪矣嗚呼危哉

問孔子何以亦獵較曰孔子主意要變俗所以不得不先從俗不先從俗則身且不用又孰為之變俗哉若不為變俗而姑從俗以希遇合則非所以為孔子矣

問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而曾子又云逆諸四不與同中國毋乃已甚乎曰不然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正是善處小人處而或者誤以調停當之故曾子不得已又有逆諸四之說逆諸四正所以善處小人而使之不為亂也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使物既不能害人則人亦不肯害物此正所以愛虎豹犀象也今人動以調停為善處誤矣

調停與善處不同非潛心學問精義入神者不能晰毫釐千里之辨

問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曰如舜封象於有庠不得有為於其國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豈得暴彼民哉此之謂親親而仁民驅蛇龍而放之菹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不惟人得免吞噬之禍而物亦得遂走墮之性此之謂仁民而愛物大聖人作用都是一舉兩得不是判然三件事

問今邊事未平蜀禍又作即終日講兵講餉猶不給何暇講學曰不然譬之富家一時被盜因而峻墻垣固扃鑰脩弓矢畜幹僕以防盜誠不可緩若為父者日講墻垣而曰何暇講慈為子者日講扃鑰而曰何暇講孝為兄弟者日講弓矢幹僕而曰何暇講友恭不知可否果爾竊恐其父子從此相夷兄弟從此相尤而家道且從此大敗也又何言盜不盜哉况父子同心兄弟同心才好禦盜不然自家

家裏先做了一夥寇敵即固扃鑰備弓矢何益可見講學正所以講禦敵之上策也

講兵講餉亦是講學學無所不入

自古禦敵無上策說者謂周得中策余敢以講學二字為禦逆之上策或曰何也曰不必廣引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孔孟之講學非孔孟之論兵也

不知古今論兵法之精者能過此二語否以講學為禦敵之上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問宋人講學而叛逆之禍更甚子以為禦敵之上策何也曰宋人講學多在下位且多在山林即有盧扁病家不用豈能成功而謂盧扁不能活人則非也即用盧扁豈能人人取效人人不死而謂盧扁不能活人尤非也盧扁之方無論效不效確乎為活人之上劑孔門之講學無論成功不成功確乎為禦敵之上

策

問仁以為己任為真以仁為己任為偽然否曰
不然仁以為己任與以仁為己任原無兩樣
今以以仁為己任為偽抑將以以義制心以
禮制事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為偽乎不在義
理大勢上體認只在字句小巧上挑剔所以
聖學不明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襲字是解集
字見得是由涵養積累而生非偶合于一事

而取之也故象山云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
崇成泰華岑偶合于一事是真不是偽只不
是集耳象山乃以集義為真義襲為偽鑿矣
學問全要立志若無志便與他講不得話不然
六經四書誰曉不得何曾體貼一句到自家
身上來

近有謂堯稱大哉者為其能容四克也若舜去
四克止稱君哉便不如堯之大矣人喜傳其
說是否曰為此言者是隱隱以四克待人也

喜此言者是隱隱以四亮自待也如此病根如何拔得去

或曰去了小人將誰奔走役使曰奔走役使之小人以分位言也妨賢病國之小人以人品言也如何混得以此立言其巧愈甚其禍世愈不可言

項甌東私錄云同年王給事崇在陝西主考出題四罪而天下咸服及考察汪鉉以其指己與羅峰也為羅峰誦之欲去崇羅峰曰爾真

一箇駮子彼自出題耳爾非四亮安得即與招認竟不去崇嗚呼彼為君哉之說奔走之說者抑何故為之招認也亦駮甚矣

問中行狂狷曰聖人原思中行中行不得不得已而思其次耳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皆是可進于中行者故夫子思之非與其以狂狷終也近日謂懲中行之偽而思狂狷之真夫中行豈盡偽者哉誤矣

問狂狷中亦有偽者乎曰有鄉原是偽中行古

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蕩是偽狂古之矜也
庶今之矜也忿戾忿戾是偽狷中行中雖有
偽者而未必皆偽狂狷中雖有真者而亦未
必皆真夫子所思中行與狂狷皆指直者言
偽者第當辨之或置而不論可也

問寧為真狂狷毋為偽中行若曰寧為有瑕玉
毋為無瑕石曰然曷不為無瑕玉

中國與外國天之所覆同也地之所載同也料
天命之性亦是同的如何分中國外國或曰
在富國強兵曰今外國國不可謂不富兵不
可謂不強如何還叫成外國然則中國之所
以異於外國者何在請細思之

中國外國開闢以來都是一樣只是中國有聖
人教他知道道理便謂之中國外國無聖人教
他知道道理便謂之外國然則如何能知道理
曰請細思之

學之當講猶飢之當食寒之當衣此何待講以
不待講者而講之蓋因天下有一種人飢不

知食而甚且非人之食寒不知衣而甚且非人之衣載胥凍餒以死者可憐也惟其憐之故不得不講耳嗚呼以飢之當食寒之當衣而猶待講也真多言哉真多言哉

問夫子綏來動和原不待得邦家子貢云夫子之得邦家者還不免落世俗之見何如曰不然子禽見子貢在聖門最號通達事體夫子亦曾許他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恰似夫子雖是聖人只好講學說閑話授之以政或未

必達此處或者還要讓子貢如今人說講學者不會做官之說也子貢窺見子禽之疑在此故以得邦家說如此然後可以破子禽之疑撤世俗之障此正子貢深信夫子處

國朝以講學為令甲吾輩今日講學雖以發明道理寔以維持國運我明億萬載靈長之慶端在於此豈是閑談願言珍重

門人錄語附

先生曰此會切不可談及朝廷利害官長賢否

等事或曰然但問經濟學問畢竟是一是二
先生曰何嘗是二有經濟者必是有學問人
有學問者方能辦經濟事子豈以談朝廷利
害官長賢否為經濟邪誤矣

一日寒甚坐中設二火爐稍偏先生命正之因
曰天下事自有個正當恰好處如此爐置之
少偏說是堯舜置的誰肯服置之不偏說是
僕隸置的誰不服但置此爐固要自家用心
尤要大家着眼故學問亦復如是

一日暑甚先生命諸生舉扇因曰夏月天暑舉
扇則暑氣減冬月天寒圍爐則寒氣消是人
且能變化天地之氣顧不能變化自身之氣
質何也然功夫惟在學問蓋學問亦猶夏之
扇冬之爐耳

會日坐多新科觀政者先生曰諸君觀政候堂
時與同年講談何事余嚮觀政時同年有相
諍者曰這時只好講天命之謂性蓋謂登第
後不消講性命耳不知前邊何曾講得明白

此時不明白終無明白時矣昔有人問堯夫
曰人到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便糊塗了堯夫
曰只怕自天命之謂性就糊塗了孟子曰既
得人爵而棄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先生曰觀政諸君大明律不可不讀律雖是刑
書然刑期無刑正理學之見諸行事者也昔
許魯齋同數人適野見樹梨人爭取食之魯
齋獨否人曰世亂梨無主魯齋曰梨無主吾
心獨無主乎至今以為美談故律有擅食田

園瓜果之禁此禁設則人人皆不敢擅食人
人皆魯齋矣不然縱終日教人學魯齋勢必
不能誰謂刑書非理學乎且居官者能通律
則聽斷必有定衡猾胥奸吏自舞文不得

先生曰凡聚談間只當講芳規不當講覆轍蓋
講覆轍雖是垂戒然滿耳習聞惡德未必無
鮑肆之虞如日取芳規而講之則滿腔皆嘉
言善行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與之俱化矣
不講芳規還是惡道人善的意思好講覆轍還

是喜稱人惡的意思

坐友有從放生會來者先生曰天地之大德曰
生放生固是善行但當存其心不必襲其迹
毋論事有時窮生亦有限况世間原有不可
放者如殺人理無可放而必欲生之不幾令
死者含冤乎故吾人但存此心如遠庖厨此
心不網不弋宿此心饑溺由已此心如傷內
溝此心泣罪解網此心如此則好生之德洽
於上下無徃而非放生矣

先生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
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某亦思天下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明孔孟之學者若已推
而內之溝中

一生問居家寧儉毋豐居身寧方毋圓何如先
生曰此確論也然亦有辨如從學問中來豐
也是儉也是方也是圓也是即寧儉毋豐寧
方毋圓尤是如只從世俗上論豐也不是儉
也不是方也不是圓也不是即寧儉毋豐寧

方母圓也不是

問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天字如何解先王曰天字就是個理字以此理原是自然的故曰天不必說向高遠了凡人不知人只是個理上不明此理一明隨人到前自有定鑒不爽毛髮

先生曰人未有不艷慕舉人進士之名者不知當顧名思義要知人與士其品在我舉與進其權在人故人只要着實立志做人做士到仰不愧俯不怍地位則縱不得舉何愧於人縱不得進何負於士

或問不即不離先生曰天地間可即者必其不可離者也其可離者必其不可即者也蓋可即者惟恐其離可離者惟恐其即又何有不即不離之說哉

先生曰今日赴會諸君多四方之士或為坐監或為應試或為選官無非事者向時家居不過友一鄉之善士至一國亦難之况于天下

今借此應試選官正好友天下之善士人問
之即答以為友天下之善士而來京亦可也
如此答聞者必為之絕倒必曰如此將不應
試選官乎曰豈有不應試選官之理但主意
為友天下之善士庶不負此萬里跋涉冒暑
衝寒之苦而應試選官自在其中耳不然以
堂堂七尺之軀而止曰功名兩字萬里跋涉
冒暑衝寒豈不小看此七尺之軀乎哉言畢
諸君中多有淚下者

右山陰門人王應遴錄

壬戌孟夏廣陵諸生修侯南臯鄒師九成附姜
興伯先生舟北上師曰君老年果踐此遠涉
之約喜甚都中有講學會馮少墟楊晉菴高
景逸三先生宜往謁之至期詣講所鄒師馮
師及諸老悉至序坐久之歌詩歌勝日尋芳
歌伐木之章馮師曰學者先要變化氣質從
容不迫毋自滿假自有受用且不害事又曰
真正為己之學只要收斂身心向內尋求一

箇真頭腦自然有得又曰學道原要適用惟
能立則當門定脚天下一切事境不為屈撓
此心方把握得定苟未能權則一切應用猶
有偏執此適道與立皆可以教入可以意致
惟權則居易以俟命矣與時而偕行矣妙羣
龍於無首矣夫子曰未可與者吾以為深於
與者也惟學者大著志顛硬着肩頭深心默
識則學道之初志始不虛耳諸君共勉之

右廣陵門人蕭九成錄

馮恭定全書卷三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都門稿

聞斯錄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夫子嘉與子賤必
歸於魯之君子故曰就有道而正焉余不肖築
室桐溪紹明先君子之志壹惟闇然是務不欲
求知於世而四方之士或有取其一節者余未
敢自信師心獨學之就正也宇內開社若吉水

關中虞城婺源無錫嵯縣並負當世之望意俗
負笈而道阻且長艱於行李仰止亦已有年會
天啓任成諸賢既已次第集京師而余亦謬領
京畿之

命但以太夫人老躄躄維谷太夫人語之曰
主上新御弓旌貴於四海而疇昔嚮往諸賢無
弗應者而柰何尚淹不以此時捧檄一就正其
所學更復何待乎余唯唯遂行至中山再領大
理之

命先是

鄒先生

馮先生

鍾先生立會琳

宮既數月矣仲秋三日余始廁講席之末月僅
三會會僅晡時數刻然片晌可以當千秋一語
可以慰生平機緣所值故自不淺乃未及兩月
先生各別去矣曰筆其所聞於會中者題曰聞
斯錄蓋夫子教冉求曰聞斯行之豈獨為求也
進歟不逮則耻不習則省學者刻厲工夫固宜
如是否則雖有聞亦何益余小子質非兼人每
患其退所以紀聞者激於進疾於行也恍然此

會之未散而虛徃實歸庶幾可以自信長安功課匪同浪遊矣是為引

桐川寧澹居士方大鎮

聞斯錄

鄒先生曰學問只要一真

馮先生曰更須一正

鎮曰合此二字始可語學

馮先生曰吾儕學宗孔子孔子一生學脉只在不踰矩矩是何物

鎮曰矩者吾性本體

馮先生曰此矩範圍天地合併萬物綿亘古今不仁不敬即君臣踰矩矣不慈不孝即父子踰矩矣至於國人為士為農為工商莫不有矩未有踰矩而可以為學者未有踰矩而可以為世教者

鎮曰夫子志學大學也大學首言止於至善末言絜矩矩者至善也至善者吾性本體也在已為本然不可踰在人為同然故可絜以

其不踰者絜之故治國平天下以其絜者不踰故正心誠意修身總一矩而已矣

鄒先生曰初講學貴有着力處既講學貴有得力處

馮先生曰着力者在矩中着力者在不踰矩中得力鄒先生常提規矩為訓竊有味乎斯言

鎮曰規矩二字以言乎法一也而聖人命語不曰不踰規而曰不踰矩似有微意矩以言

其方規以言其圓人性本體至圓也至方也而學者每易為圓難為方故工夫當在方上立脚亦從方上起手易曰君子立不易方

馮先生曰近世談從心所欲不談不踰矩且將從字讀作縱字夫縱也安所問矩哉聖人從以為圓彼縱以為圓則無忌憚而已矣立方之義所宜亟講

鎮曰係辭有云易之為道屢遷而繼之曰其出入以度度者即夫子之矩也任其變動周

流而不可離於度任其富貴貧賤患難夷敵
而不可離於矩其至變而不一者其有常而
至一者也此實體也

馮先生曰三千三百之顯即無聲無臭之密無
聲無臭之密即三千三百之顯矩者正合顯
密而言之也

又曰夫子志於學志此不踰矩也夫子不踰矩
不踰此志學也故志於學一言直貫於後不
踰矩一言直貫於前

鎮曰以夫子至聖之質猶且十五志學至七
十不倦今吾儕自省於聖人之質何如而幼
則後志於舉業壯則疲精神於世味已去其
半百光陰始以其末路希聖人之學即日以
為歲猶不暇給而柰何不責志不守矩也

鎮曰孟子曰不學而能良能也不慮而知良
知也此四句說性體已自完全然下文必提
出愛敬仁義豈贅語哉蓋知食知色知愛知
敬皆謂良能食能色能愛能敬皆謂良能

但致其食色之良必至為狂為跖致其愛敬
仁義之良始可為聖為賢故孟子立教必提
出此指使天下萬世知吾所謂良知者是仁
義之知別於食色之知所謂良能者是仁義
之能別於食色之能也以食色論性必有隔
碍不能通之處以仁義論性則通之天下絕
無隔碍之處故曰達道也然仁必出於良斯
為真仁不為假仁義必出於良斯為真義不
為假義敬以請教

馮先生曰食色是欲仁義是理提此理字為知
能之良孟子正教也

鄒先生曰說个理字便是理障

馮先生曰理安得有障

鎮曰理障之說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乎
鄒先生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是好的未可
輕看但是大人弗為耳

馮先生曰非禮非義愚不肖之所為也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賢智之所為也惟大人一身渾

是禮義

鎮曰必信必果近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夫子以為硜硜小人非如斗筲之小人也只比較於大人體段渾成不免有拘攣之病若於世人中固錚錚狷介之品也丁丑會試俱從取節立說最確

楊先生曰赤子之心現現成成只要人識得真耳識得即不失不識得即是失

鎮曰識字提得肯綮

馮先生曰赤子純然無知大人經綸萬變但此經綸萬變不從純然處得來者即是失赤子之心此經綸萬變都從純然處出來者即不失赤子之心矣

鎮曰經綸萬變之體赤子本來已具但赤子未有工夫擴充而大人則加擴充工夫所以經綸萬變卒不失其本來也

黃州蕭生問二程夫子並見周子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乃後來大程夫子云某不及

吾弟厥義云何

鄒先生曰吟風弄月乃明道之語所謂吾與點也之意正是萬物一體之懷明道先生見到此地獨得其大蓋乾道也伊川則坤道矣馮先生曰兩程夫子並得孔子正學之脉未可軒輊但明道氣象如顏子伊川氣象如曾子微有不同然又一說焉今學者樂放肆憚檢束徃徃以明道為簡易脫洒翕然宗之以伊川為規矩準繩頗見貶焉其流之弊遂有不

可勝言者愚謂抹弊於今日更宜表章伊川也

又曰吾儕於明道先生則學他脫洒簡易處於伊川先生則學他規矩準繩處如是可矣鎮曰吾輩為學但求本體勿求作用如明道先生之寬伊川先生之嚴皆其作用不無小異耳求其本體安有不同者吾輩得其同處則時乎寬而寬不必跡明道而有合於明道時乎嚴而嚴亦不必跡伊川而有合於伊川

若求其作用一一而肖之恐有學步效顰之
羌矣且人之氣質稟受斷不能同如壽殀貴
賤之類又安所彷彿而齊之人皆可為堯舜
為其同者而已

馮先生曰白沙云今人忙處古人閒愚下一轉
語云今人閒處古人忙

鍾先生曰古今人都如是忙而所以忙處却異
鄒先生曰今人忙一生只忙一箇進賢冠滿腔
俗情纏縛不了究竟一鄉人而已以視古人

何嘗霄壤曰歌云茫茫四海人無數那箇男
兒是丈夫

鎮曰丈夫安能獨迤此俗別求此情但眼中
常要光明胸次必須擺脫即俗而不俗情得
其情矣

馮先生曰古人忙處原無奇事只子臣弟友庸
言庸德之間此間能盡其道是謂盡心今日
吾儕羣居於此自揣無不誠敬無不盡心者
便是春風沂水氣象故曰要識唐虞垂拱意

春風原在仲尼居此之謂也

蕭生問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孟子合心性言之厥義云何

鄒先生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是心無極是性性者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至於心則可得而名言之矣

馮先生曰太極二字見於易無極二字則周子創言之蓋謂太極之理無聲無臭云爾豈太極之前另有無極判然兩物哉愚謂性者心

所具之理也未有心而無理者故大學言心而性即在是未有理而不具於心者故中庸言性而心即在是曾子子思單言之非遺也孟子合言之非贅也

馮先生曰定性篇云天地以其心順萬物而無心聖人以其情應萬事而無情二語蓋交相發明者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何以能公何以能順

余年兄曰只是至虛耳

鎮曰書中已明言之蓋學者之患在自私而用智自私矣安得公用智矣安得順吾儕友觀此中不自私則公不用智則順

馮先生曰心本公也而人故私之心本順也而人故逆之皆起於有我而已無我則公無我則順

又曰顏子之學只在克己而克己之功乃在不遷怒不貳過夫怒者過也怒不遷則過不貳矣定性篇末亦提怒字為戒所云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理之一字乃學者用功最得力處

聞斯錄錄會中諸公語甚多余小子但擇家君語刻續集中其他不敢槩入非敢有所殺麥也

不肖男嘉年識

新建首善書院記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大柱國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福清葉向高撰文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華亭董其昌書丹并篆額

首善書院者御史臺諸君所創南臯鄒先生少墟馮先生講學所也額曰首善者以

在京師為首善地也二先生語余子為我記余日記講學者必其素嘗學問之人高

不知學何以為辭二先生固強之余乃言
曰古之所為教學則庠序學校盡之矣當
其時里黨之所習聞師儒之所脩明舍三
德六行五倫之外無他物也自鄒魯興斷
斷於洙泗鳧繹之區始言心言性言道德
仁義而其指歸不出於孝弟時庠序學校
廢而賢人君子之志於學者始欲得聖賢
為之依歸以共維世教於不墜其上下之
相為補揀如此漢唐以來以雜途詞章取

士置德行倫常於不講至宋而濂洛閩閩
諸儒乃復緒鄒魯之微言轉相授受鹿洞
鷺湖始有書院以聚徒講學亦杏壇之遺
意也明興設科羅才雖取詞章而學宮功
令載在卧碑者一本於德行至以明倫額
其堂其大指與三代同而末流之弊遂功
利而迷本真乃反甚於漢唐賢士大夫欲
起而維之不得不復脩濂洛閩閩之餘業
使人知所向往於是通邑大都在所皆有

書院而京師獨闕欲講學者率寄跡於林
宮梵宇黃冠緇流之所居而無一敬業樂
群之地蓋二百餘年於茲矣夫大學之道
明德新民歸於止至善其釋止至善首言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其重邦畿如此要其
所止又不外乎君臣父子之倫蓋聖人之
教人明白顯易不為奧說渺論又如此夫
惟君臣父子之倫明而後朝廷尊朝廷尊
而後成其為邦畿可為民止故曰商邑翼

翼四方之極會極會此歸極歸此此之謂
首善非他之通邑大都所得而比也二先
生之惓惓於此意念深矣吾所為鄒先生
之學深叅默證以透性為宗以生生不息
為用其境地所詣似若併禪機玄旨而包
括於胷中馮先生之學反躬實踐以性善
為主以居敬窮理為程其識力所超又若
舉柱下竺乾而悉驅於教外要之於規矩
準繩倫常物理尺尺寸寸不少踰越與世

之高談性命忽略躬行者大相經庭則二
先生師世淑人之模範又無不同故凡謁
鄒先生盎然如太和元氣之薰蒸疑遊化
胥之庭其見馮先生則屹然泰山喬嶽生
仰止之心今合二先生振鐸於邦畿又適
值

天子道化覃敷統接堯舜一時名流濟濟如龍
源鍾先生輩相與於喁唱和共明君臣父
子之倫闡皇極以示會歸使凡有志於大

學者毋以至善為荒唐而唐虞三代之治
可復還於今日則其所補於世道豈淺鮮
哉徃徐文貞在政地好講學朝紳或借以
為市江陵矯之至盡毀天下之書院使世
以學為諱余愧不能為文貞奉二先生於
臯比而幸與之同朝時聆其謦欬又讀其
論學之書目觀書院之建未嘗不忻忻然
有執鞭之願古得無執江陵之見以悄余
乎余亦甘之矣書院在大時雍坊十舖貿

自民間為金一百八十兩皆三廳十三道
之所輪經記其事則司務呂君克孝御史
周君宗建以天啓二年冬月日開講是為
記吳郡溫如玉南唐張應召同摹勒上石

首善書院願學祠記

凡書院必祠

先師明所宗也禮天子祀天地諸侯祀境內山
川大夫祀五世之祖此毫不容僭者今孔子不
稱王而稱先師正以稱先師則人人得而師之
故人人得而祀之也首善書院祠先師而扁曰
願學蓋取孟子乃所願則學孔子意耳夫學者
所以學為聖人也既學為聖人則伯夷伊尹柳
下惠皆古聖人也何為獨願學孔子他日自解

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三子不能兼孔子而孔子可以兼三子此孟子所以獨願學自古未有以清任和三字鬪足而言者孟子特地拈出真是撐持天地三大柱若少一柱便天翻地覆矣若多一柱又不穩妥矣試看古今當大任者減一字可能成功否此外可再增添一字否也士君子立身當先以操守品格為主

一不清則本實先撥人品先壞矣既不能信自心又何以信天下此第一當以清為主也使清矣而不任則閃爍觀望規避推諉天下國家之事付之何人縱一介不苟亦清而無用者耳故清矣而又不可不任也使任矣而不和則甲可乙否筆戰舌爭暴戾剛愎觸處成礙而天下國家之事去矣縱浮慕擔當亦容氣用事耳豈能成功故任矣而又不可不和也清而不任不可清而不和又不可任而不清不可任而不和又

馮恭定全書
不可和而不清不可和而不任又不可三字雖
各造其極寔各得其偏孔子兼三子而時出之
所以撐持天地萬古不朽嗚呼清任和之內一
字不可減清任和之外一字不可增時乎時乎
其不增不減之間乎方今臣民鼠竄邪教鴟張
正坐不知願學孔子之過因題此以明宗併以
戒世之偷生攻異而叛孔氏之門墻者或曰如
子之言真足羽翼聖真轉移世道曷書之以爲
記遂書之

馮恭定全書卷四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途次稿

川上會紀

先是海內以學為諱無復言講學者余謂所惡
於講學者為其偽也乃併其真者而訾之乎豈
因噎而廢食耶只不有其名可也馮少墟先生
之言曰講學正要立箇名色使天下後世人人
知學成就方多若怕世人譏笑刪去名目只成

就我一箇人恐道脈自我而任便自我而絕人
只是恐人譏笑故耻其名不知不以不學為耻
而以學為耻則可異矣且講而不行可耻孰甚
講而行又何耻之有哉此其見大而言之親切
有味余不及也乙卯之役余會先生於關中書
院所語如是余聞而身之矣至是先生被召為
御史大夫果以講學逐天下於是笑先生之不
逢世而以學為諱尤甚於昔乃有志之士則望
先生若鳳凰芝草幾幸一見焉是日方夜篝燈

圍坐共質向日之所語於關中書院者而先生
語益進諸生皆欲身先生者而心嗜先生語謂
是日語多不能記且不暇記日向余問則余忘
之矣諸生固問不已乃僅記憶其所問答語數
端畧為綴述其忘者十之七然以語求先生則
亦遠矣是日會者先生若余及先生之門人孫
繩祖楊道興其子嘉年其孫湛若恂若而舍弟
吉孺氏同諸生凡數十餘人邑長吏解君與焉
是為壬戌冬十有二月之七日微風披拂天寒

欲雪

新安呂維祺撰

先生曰或問孔子是生知安行聖人何故十五志學吾答以十五志學所以為聖人我輩四五十尚不知學孔子十五便志於學所以是生知安行聖人

又曰十五志學便志到不踰矩田地三十四五五十六七十總是志學若不志到不踰矩田地是志甚麼如吾自出京來便志到家了只是便走不到須一步一步走將去

又曰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固知勉行總是要學只是學有難易如京師報馬到此只走三日便到豈是不曾經過涿州良鄉孟津雒陽特比他時走為捷耳便是顧脚徒步亦只如此經過即飛亦須從此經過

又曰人多言不踰矩是我每如此便了惟聖人則從心所欲此言不是離却從心所欲便用檢點便有不到處便有踰時余曰我每亦是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欠純耳若不從心即是

皮膚上不踰便假了先生曰然

余問何不言規而言矩曰此是聖人言外之意
矩是方的人只從圓處做所以多錯可見學
問宜從方處做

又曰人只看矩可以踰可以不踰孔子是聖人
故不踰矩我不做聖人踰些也罷不知人之
於矩猶魚之於水原自踰他不得且不踰則
得踰之則失不踰則吉踰之則凶甚且不踰
則生踰之則死至為得失吉凶死生所繫而

曰可以踰可以不踰乎余曰此言最徹省

先生問曾與王惺所邪舜佐講何語余曰王言
立志邪言知耻然余以為立志須先知耻如
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便不知耻知不耻
不若人何若人有便是知耻先生曰然耻獨
為君子乃是太耻余曰獨為君子自初學時
無人夾持恐便有躲閃時俟自成德言一夫
不獲時予之辜正是己之分量未曾圓滿此
正耻之近裏着已處

先生曰德之不脩一節只是為脩德而發講學只講其如何脩德也下面徒義改過是實地脩德處又曰文公於德之不脩註解曰四者日新之要初疑日新字於四者何干不知四者不日新則亦不成其為德矣如今日徒義而明日不徒照舊是不徙今日改過而明日不改照舊是不改日新二字文公極費苦心又曰學如梳洗穿衣吃飯昨日梳洗當不得今日梳洗今日梳洗當不得明日梳洗穿衣吃

飯亦然余曰若昨日梳洗穿衣吃飯今日不梳洗不穿衣吃飯便蓬首垢面或寒而病飢而死者矣况終年不梳不洗不穿不吃者乎其生也幸耳然可深畏

又曰善有在今日為善明日即非善者過有在今日為過明日却非過者此處最精微所以學全要日日講才得不差

又曰孔子云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不講何憂之有只不講便不脩德不徙善不改過此中便

作無窮之非僻生無窮之隱禍不講不足憂也禍猶不足憂耶

又曰只為躬行故不得不講余曰若既講矣何故不躬行

又曰人不講便差了差亦不知所以要講

又曰學問在做官時越發該講事上接下案牘紛紜孰非講學使無學問便差了如中庸九經說到既稟稱事日省月試不如此則精神不周到便是學問有不貫徹處

吉孺問性相近習相遠章先生曰人性皆善而氣質有清濁純駁故曰相近只就善中相近又曰舉業理學原非二事以理學發出文字為真舉業以舉業証出道理為真理學且前朝多以詞賦雜流取士惟國朝以四書五經取士雖曰為科第階倒是驅人於理學路上如今若講佛經道經倒難曉只講四書五經誰不曉得今之為理學真是容易何人之輕放過乎

又曰今日與諸賢坐一時覺一時之天地位萬物育了余曰是但如此說人未必醒只言此中如有一夥匪人在此飲酒嚷鬧賭錢爭毆其光景便不位不育則此一時之為位育可反而觀矣

城西義倉約題辭

癸亥

語云積貯國家之大命今民間空虛極矣一遇凶荒便束手無策良為可憫今願與吾黨約大家不拘貧富各出穀不拘多寡借其本以生其息異日其本願收回者聽第如原數不加其息賤糶貴糶行之三年不止餘一年之食行之九年不止餘三年之食倘遇凶荒亦可恃以無恐此最易知最易行而最有利于民間者也雖然尤有進于是者匪直糶賤糶貴權子母而爭尺

寸之利也且如每秋夏收成之後其麥米必賤而差徭逼人勢不得不賤糶以供征甚至數斛博不得一二緡而農家窮及春夏之交兩黃不接之時其麥米必貴而家無蓋蔽勢不得不貴糶以糊口甚至數緡博不得一二斛而農家又窮今若積穀若干糶於穀賤之日則糶者多而賤者必貴糶于穀貴之日則糶者多而貴者必賤不過一出入間其利于農家蓋不知其凡幾矣因民之利不費之惠豈曰小補此又今日

立義倉意也若權子母而廣積貯特其後者耳此舉聞于官府而不屬于官府公私尤為兩便于是衆共欣然曰有是哉良法一至此乎願相與亟行之作城西義倉約

維風約題辭癸亥

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夫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秦中風俗雅稱近古乃今則奢極矣流波靡涕後將何極撫臺拱陽孫公憂之乃為維風約意在崇儉其有砥柱迴瀾之思乎夫奢費而儉省奢勞而儉逸喜省而惡費喜逸而惡勞人之常情乃竟由儉入奢何也彼蓋誤以奢為厚而以儉為薄以奢為敬而以儉為慢耳然喜厚而惡薄喜敬而惡慢又人之常情此所以由

儉入奢而無所底止也。不知人之相與貴真不貴偽貴久不貴暫儉則真而可久其厚其敬孰大乎是彼奢則以套數相加以淫巧相競可暫而不可久是奢乃所以為薄為慢也而人柰何反以為厚為敬也知厚薄敬慢不在此則由奢入儉自不待辭之畢矣思深哉公之為此約也願與秦人士共守之或曰今天下風俗亦奢極矣寧止秦中子何私一秦而止與秦人士守之也歟哉雖公之天下可也

齶臺李公會語題辭

甲子

世人以講學為立異曰饑食渴飲亦立異乎又以講學為好名曰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亦好名乎今齶臺緝敬李公按部所至必聚友講學秦晉伊洛士風丕變自人視之以為公繼千古之絕學而自公視之不過以為饑食渴飲之常自人視之以為公醒一世之羣蒙而自公視之不過以為怵惕惻隱之不容已嗚呼今以講學為立異為好名者是餓而待斃而愬然于孺子之

入井者也亦足憐矣公與余講學關中書院余
受益殊多頃以會語見示余為題此蓋亦饑食
渴飲之常怵惕惻隱之不容已者也

孝子祝公傳 癸亥

昔柳下惠為士師夫子不稱官而稱逸民今華
松祝公嘗以明經仕南康別駕矣又以仲子貴
累封南計部郎中至貴倨矣今不稱官而稱孝
子知公所重在此不在彼云公諱世喬字子遷
別號華松世為江西金谿人公生六月而其父
神谷公以醫為四方之遊不復言歸十一歲母
故又四年王父亦故公伶仃孤苦仰天長號曰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今吾母不可起矣天下豈

有無父之子哉遂涕泣出訪曰不得吾父誓不
歸矣而或有言神谷公往秦楚者公陟方城浮
漢水抵均州而始得神谷公音耗聞已先數月
入關中之臯蘭矣公且喜且泣遂之關中而先
是楚有揚某者素以痰疾賴神谷公而愈每思
報之不得及見公遂欲以女妻焉公泣辭曰此
出為父豈為妻室哉即死不為也遂辭去而秦
地遼濶時值嚴冬冰雪凜冽公較瘵龜裂體無
完膚自以為無復生理矣久之乃遇神谷公于

鞏昌西和道中父子抱首而泣且泣且喜曰今
而後始為有父之子矣傍觀者為之感動淚下
爭為館穀蓋奇其事云神谷公幼時以火傷其
腮故形容易認識而公一段精誠所感格故遇
合若此之奇是時父子尚無定寓公雖跋涉重
疴風餐露宿而讀書未輟乃懇請於神谷公曰
高陵為涇野先生之里夫子不云里仁為美乎
神谷公喜曰兒言是也遂卜居焉會督學月溪
殷公歲試高陵公就試首選為諸生邑有劉長

者遂以女妻之神谷公為之色喜曰吾老矣即
溘先朝露夫復何恨居無何而神谷公捐館舍
公遂卜兆高陵故關中學士大夫無不嘖嘖稱
祝孝子祝孝子云萬曆辛巳公與余同貢入成
均余傾蓋喜曰茲其為朱壽昌乎遂結契金蘭
相與講學公故金谿人金谿之學始於象山公
學有淵源余得公而益可知也壬辰公謁選南
康郡倅郡有白鹿洞公時與諸生講於洞中學
道愛人循轂大噪屢騰薦剡而竟坐忌者蜚語

歸歸而復因余卜居省城余非涇野而得公以
長安為高陵竊自喜又自愧矣時余與諸同志
講學關中書院公每會必至每至必早又遣仲
子萬齡從余學且捐金助修先師閣尤人所難
壬子公仲子舉於鄉丙辰成進士官南戶部郎
以考績封公如其官出守廣平以板輿迎養
公宦邸公時年八十又二矣天啓壬戌仲冬余
謝病歸道出洛關因迂道至廣平候公公聞余
至喜甚夜半即披衣整巾起候之余見而握手

道故騷動眉宇時公弱甚余不忍別別不數日而公訃至矣嗚呼痛哉詎知握手之日即永訣之日也邾公少年臥薪嘗膽備極辛苦而晚歲蘭桂發祥諸福駢臻語云天道無親嘗與善人豈虛也哉馮從吾曰孔子首言學而有子即繼之曰孝弟可見聖門講學宗旨矣公為人繩趨尺步卓有先輩典刑居鄉以厚德稱居官以循良稱表表在人耳目不具書書其萬里訪親竟相遇合為孝之大用以俟異日修國史者採焉

公二子長萬春次即萬齡俱以孝聞

四川樂至縣知縣西塘趙先生傳甲子

先生諱三省字汝誠初號黃山後更號西塘先
世河南鹿邑人高祖燧受

成祖徵辟歷官福建布政司左叅政曾祖斌隸
戎陝西西安前衛今遂為前衛人祖昇不仕父
錦以齒德受高年爵母王氏生先生兄弟二人
兄三益與先生共學俱以才子稱而兄不偶於
時先生髫年即穎異嘉靖初督學漁石唐公選
充長安學宮弟子員每試必冠儕輩文名蔚起

辛卯

詔廷臣典各省試先生舉於鄉壬辰試禮闈不第鼓篋成均友天下善士其製作宗秦漢而薄時藝為仁竒然操瑟徒工抱璞不售矣曰喟然曰學以行道濟時吾寧為雕蟲困乎不愧四境與不愧四海一也丁未上謁銓部授樂至知縣樂至蜀小邑先生曰其俗治之政無苛剝民得休息既又懇荒田法窩訪恤貧士正文體部使者成有嘉獎大都謂無欲而剛以仁為政吏畏

其威民安其業一時政聲藉甚銓部將擬優擢而無端貝錦作矣先生遂解組歸歸而囊橐蕭然徒四壁立就陋巷數椽居之置墾田數十畝藉以自老先生體厚多鬚望之儼然為人質直儉朴有先進風性不嗜酒初猶好奕後併奕亦不好時閉戶靜坐不徵逐宴會不與里人豪奢者爭勝其先世所遺產業盡推讓與兄仍以兄子胤明為己子先是高年公病先生迎醫嘗藥至廢寢食既歿毀幾滅性喪祭壹遵文公家禮

不作佛事至今里中稱孝友者必取先生屈一指焉萬曆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無疾而卒距生弘治乙丑十二月二十八日享壽七十有八子四胤明胤秀胤才胤中女七而余妻乃其第五女也詳載公門人應天府尹薇田王公譔誌中馮從吾曰薇田王公譔先生誌稱先生長於知人竒同年槐野王公之才結為文會余童時以姻戚往來其家先生悞以為不愚納為門人覽馮徵君從吾之作偉其才以子妻之今王公文擅海內余亦濫廁縉紳馮君日駸駸不可量矣嗚呼彼時余尚困蓬藿而王公云駸駸不可量竊自愧甚今徼天幸或不負先生之知而先生不及見也豈不悲哉近夢炊白悼亡不堪益以悲先生目為傳以識不忘云

都門彙草

太和軒語錄序

告子曰生之謂性此禪宗也彼蓋以所以能視聽言動者爲性而不以所以能非禮勿視聽言動禽獸亦能視聽言動若教禽獸非禮勿視聽言動則不能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正在此今不言幾希而專言生之謂性是混人與禽獸而無別也豈不令人縱欲而滅性也哉少

原先生之言曰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道性善則以生之理之謂性告子單言氣質孟子專言義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聖學之失其傳坐人誤認性字以目欲色耳欲聲鼻欲臭口欲味四肢欲安逸爲性而不知就中有當然之節節乃是性嗚呼先生於生之下補一理字可謂發幾希之微而徹人與禽獸之所由千里者矣性體一徹則凡言天地言鬼神言古今之事變言古今之人物無所不徹有以也或曰吾輩講

學只講日用常行可矣何必講性曰不講藥性何以施藥不講人物之性何以別人物之分若止以所以能視聽言動者爲性則不以所以能非禮勿視聽言動者爲性則必以任視任聽任言任動爲率性爲自然爲無心爲高爲真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爲拂性爲勉然爲有心爲矯爲僞不幾率人類而爲禽獸乎哉此孟子所以倦倦與告子辨也若逆知後世之有禪學而預爲之防也孟子辨人與禽獸之所由分而

先生又辨孟子與告子之所由分其有功於吾道大矣余讀先生太和軒錄欣然會心因書此以請正不知先生以爲何如

移愚錄序

余與同志講學嘗舉少不得筭不得六字相印正或曰何也曰人生如居處衣食子女婚嫁此少不得筭不得固矣卽如讀書取科第可少乎若筭得則凡高科臚仕者皆聖賢矣卽題詩作文可少乎若筭得則凡操觚染翰者皆聖賢矣可爲不然也曰然則其所筭得者何在若不於此處一着力無論與草木同腐朽且并少不得者反皆爲吾損而不爲吾益東昌張蓬懸先生

二十五爲司理則爲名司理三十四爲吏部則爲名吏部四十六爲中丞則爲名中丞此何以故公蓋於筭得處着力早耳然則先生之所筭得處何在曰讀先生移愚錄可知也嗚呼世人皇忙一生精神多在少不得處用爲司理則爲司理之不暇矣爲吏部則爲吏部之不暇矣爲中丞則爲中丞之不暇矣又何暇潛心理窟爲是錄哉孔子曰夫我則不暇夫孔子亦皇忙一生精神全在筭得處用所以併少不得者亦錫

之光此孔子所以千古稱至聖也不然千古亦不過稱爲魯司寇而已矣稱其攝行相事而已矣其何以爲孔子哉先生固願學孔子者余故曰讀先生移愚錄可知也若移愚之旨是先生自道非人之所以道先生者余得無言

馮恭定全書卷五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山中稿

存古約言序

癸亥

夫世道自醇而漓人情自朴而華譬之江河愈
趨愈下不以禮教隄防之不止也故寧儉之說
寧固之說從先進之說孔子斷斷不置其憂深
其慮遠矣老氏不達不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而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是率天下蔑禮

而為亂也其禍世豈小今天下禮教敝也久矣
薦紳習為奢靡青衿習為狂肆齊民習為僭越
釋今不圖長此安窮新安豫石呂公憂之乃纂
存古約言一編首家範次加冠次婚姻次居喪
次祭儀次處世次服式次宴會次交際次揖讓
而以東劄終焉大略以朱文公家禮為主而採
擇諸名家言酌古準今刪煩就簡不泥不徇易
知易行至宴會不用嚴妓尤為表正風化儆戒
末俗第一義迴狂瀾而障百川其功豈淺鮮哉

伊洛為二程先生之鄉其風氣雅稱朴茂而公
邑故有孟雲浦先生潛心理學力追古道與余
莫逆惜其年僅踰艾未究其用公今約同志弘
農王惺所大叅馮池張抱初明府雒陽邢舜佺
大行修復講會崇正闢邪而又為此約以興起
禮教為已任則伊洛之間行且復覩二程之化
世道人心有不歛華就實返薄還醇者吾不信
也嗚呼倡約在公遵約在人凡我同志尚相與
設誠致行之庶不負公惓惓存古雅意不然公

馮楚定全書 卷五 序
約之而吾悖之豈惟負公抑且自負平日所學
謂何余不肖願與諸同志共懋勉焉

梅雪軒稿序 甲子

朱進父宗尉梅雪軒詩膾炙詞林久矣進父不
以余為不知詩而強余為序進父之詩蓋從學
問博雅中得之修辭鍊句鑄古鎔今有根據有
法愛非沾沾騁才華任意見以為奇者所稱範
我馳驅舍矢如破者非耶諸體俱臻妙境而飲
酒雜詩尤感時憂世有工部風余每讀之不覺
當食噴飯為世道 快嗚呼進父恨格於例不
獲為世用耳假令彈冠立朝其建豎可勝道哉

進父寓言飲酒其詞雖慷慨激烈而其人則坦
易謙冲粥粥若無能者且嚮往理學樂與賢士
大夫遊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遊余嘗與進父
論詩以為詩之為道談何容易必其人正大而
後其詩莊嚴必其人恬淡而後其詩冲雅必其
人脫灑不凡而後其詩超然不落於塵俗不然
即刻意效曠終非本色徒博識者一喙進父以
為此仲好之論詩乃仲好之所以論學也余謝
不敏余不知學安知詩第讀進父詩有先於詩

者故不辭不知而漫為之序進父匪直也詩即
臨池緒餘亦深得聖教序遺意吾里中先輩以
善書鳴者有許少華中丞張太乙都督董陽谷
布衣朱玉華宗尉楊積菴都閩乃今又得吾進
父吁亦盛矣余暇日欲輯關中名人書法以為
游藝之一助又未知果能如願否因序進父詩
併及之

仰節堂集序乙丑

昔明道先生作字甚敬曰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余以為作文亦然非是要文好即此是學若作文甚敬行必顧言吾得之真予曹先生云先生全集梓成余讀之喜甚鄒魯嫡傳濂洛正脉其在斯乎言言有理言言不苟而又言言有作意它不具論即如題南臯先生教言數語雜之秦漢古文辭中亦不多得寸山起霧勺水興波賞心哉觀止矣茂以加矣先生以千古絕學自

任固非沾沾以文章家名者而作文又甚敬乃爾即世所稱操觚自豪之士寧不避三舍退哉先生雖諄諄講學而非其人不輕發一語即得其人亦不輕發一語易云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先生以之故其著作雖間有應酬而譽必有試獨為余文似又輕譽余竊愧之而或謂善信如樂正子孟子進之以美大聖神夫美大聖神而可易言乎哉其期望不得不如此子惟勉之可耳焉用愧猶記前歲少

宰缺

廟堂誤推余而借重先生陪先生特膺

簡在余方為銓衡得人喜而先生再三力辭竟不稅冕行夫銓衡重任也少宰美秩也他人爭之若鶩而先生棄之若浼此其高風峻節尤古之人寧數數見哉先生之學以躬行二字為宗而辭少宰一節尤為躬行之大者讀先生集當因言而求於言之外不然而徒豔羨其文辭浮慕其理致出口入耳忘厥躬行即先生所謂沒

馮君定全書序
齒務學終屬半途終日亶亶猶湯道者也豈惟
負先生亦且自負或曰薛文清公與先生皆聖
產也文清終身學問只是一敬字先生學問淵
源蓋有所自余曰然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出
於水而寒於水自古讀之矣

首善書院誌序

首善書院成或曰是不可以無誌曰命門人王
董父爲之誌且成或曰是不可以無序余曰僭
爲之宋儒有云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
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今京師四
方冠裳輻輳鱗集是功名之場也倘得道德一
脉以隄防之則功名爲道德之羽翼不然則功
名爲富貴之嚆矢矣人而志於富貴則亦何所
不至哉此京師書院之不可不建也子之武城

聞絃歌之聲絃歌非民間之淫辭乃道學之彈
琴歌詩也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易使夫人而愛人易使則天下太平矣乃以學
道得之學道又以絃歌見之此夫子所以喜也
今邦畿千里非武城一邑比

冲主神聖衆正盈朝又非一邑之君子比今而
後絃歌其有興乎假令夫子而在其莞爾之喜
不知當何如大道而大用之又何有割雞牛刀
之戲哉余嘗謂周家以農事開國我國朝以理

學開國卜世卜年當必遠過周曆茲又以書院
卜之矣嗚呼天下之事樂成易慮始難非常之
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凡我同志
覽誌中諸䟽慨人情之多端思創造之匪易感
發興起努力擔當使斯道如日中天則唐虞三
代之盛寧不於今日復見之哉此又余之所倦
倦於同志者也董父名應遴史館中書浙之山
陰人

闡幽傳序

子思謂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能而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然可與知能者何物可以爲者何事余觀古今烈女烈婦視死如歸此豈有所爲而爲正所謂可與知能而可以爲堯舜者也往余待罪棘寺覽爰書每見節烈事其兇人雖已正法而其烈竟泯泯不傳心竊悵之方欲摘錄以備表揚而以量移不果頃廷評黃君履素以闡幽傳見貽余讀之快然曰此余之所欲爲

而未遂者也而君先爲之諸烈婦千載不死矣
嚮所稱可與知能而人皆可爲堯舜顧不信哉
且言夫而又曰婦言人而又曰皆意正爲此獨
恠遼左之亡身爲大臣者爭相逝走覲顏偷生

祭內子趙淑人文

甲子

維天啓四年歲次甲子十月壬午朔越十二日
癸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哀夫馮從吾率男
嘉年孫湛若恂若澄若溥若等謹以剛鬣柔毛
清酌庶品之儀致祭於

誥封淑人三妻趙氏之靈曰嗚呼夫婦偕老人
所深願汝少余三歲余方望汝送余之死而汝
何先余而逝邪以余不德禍延及汝嗚呼痛哉
汝自昨冬因余病汝數日不食致傷脾胃侵尋

至秋而病益甚延醫診脉即云難愈余聞之驚
慌失措晝夜療治者兩月餘而竟不起嗚呼痛
哉汝自萬曆乙亥十六歲歸余至今天啓甲子
整五十年余素無妾媵而汝與余琴瑟靜好者
亦五十年今若此嗚呼痛哉余之家事累汝功
名累汝養德累汝養身累汝教子育孫累汝千
累萬累千苦萬苦余尚不能酬汝於萬一而今
若此嗚呼痛哉禮毀不滅性先王於為人子者
尚防其過則為人夫者可知余明知之而情不

能堪柰何至莊生妻死而歌又為千古罪人而
或謂達生死何也不知達生死者謂不以己之
生死動心非不以人之生死動心也一物損傷
且不忍而况於人一孺子入井且不忍而况於
妻以鼓盆為達生死是後世薄行之夫借莊生
以自解者耳余上不敢違先王之禮而下亦不
敢為莊生之行惟有痛哭流涕修身以俟之異
日與汝千秋萬禩琴瑟靜好於九原之下而已
嗚呼痛哉茲值二七聊陳薄奠灑淚陳詞肝腸

俱裂汝其鑿之嗚呼痛哉尚饗

先兄斗墟馮長公墓志銘 癸亥

長公余同胞兄也諱敬吾字伯恭斗墟其別號
云先大夫通議府君吾母劉淑人於嘉靖戊申
十二月十三日生兄保定宦邸是時先大夫年
已四十有二尚無子先王母田淑人在堂年已
八十有五兄生而先父母喜可知也兄幼聰慧
異常五歲即知讀書八歲讀書即解大義十歲
能文十三督學仰山尚公選入邑庠累試輒冠
諸生兄博極羣書不斤斤於舉子業尤為督學

李翼軒許敬菴二先生所重柰數竒弗售於棘
闈年六旬始以積廩貢于廷久之選期已踰而
不樂于仕天啓改元方奉

恩詔冠帶而即捐館舍矣兄素壯無恙且健飯
豪飲即百歲可期而忽一疾不起嗚呼痛哉是
為天啓辛酉三月初一日享壽七十有四云憶
昔先君棄養時兄十八歲余方九歲嘗慨士大
夫歿後子孫或孱弱不能守家道不無中替而
兄少年理家井井有條且充拓先業倍于曩昔

又不止能守而已嗚呼善繼善述豈專在功名
間論哉兄初娶楊氏繼楊氏再繼宋氏又宋氏
楊俱大城尹虞泉公女宋俱青神簿龍山公女
晚繼胡氏鴻臚少卿濛溪公孫女俱先兄李子
二長元哲先楊氏出次自畢胡氏出俱庠生哲
娶桑氏山東僉憲昆池公孫女畢娶王氏四川
憲副熙宇公女女二一適黃國璋河南內鄉令
橘峰公孫一適弓自起丁酉舉人射斗子孫男
三啓禎娶王氏延綏叅將興業女兆禎引禎俱

弟孫女三一適郭伊一適劉仕明邑廩生一適
商彛俱括出曾孫女一尚弟啓禎出嗚呼高才
博學如兄視一第不啻拾芥而竟不售乃子孫
蕃衍又能世其家學則挹彼注此天之所報施
兄者蓋又駸駸未艾也孰謂天不可問哉今括
等卜以卒之又明年癸亥十二月廿四日葬兄
祖塋之次先期泣請余銘余至不肖叨有今日
皆兄教誨之力也遂灑淚而為之銘銘曰世有
奇寶弗獻于明堂乃竟韞匱而藏吁嗟乎天道
靡常我心悲傷雖然山輝澤媚翫閱其光螽斯
瓜瓞長發其祥吾兄亦可謂不亾矣

誠字銘

出處隱顯厥惟一誠可對天地可質神明真實
無妄恬澹寡營物我同體寵辱不驚如玉之振
如金之聲聖學真傳展也大成

敬字銘

出處隱顯厥惟一敬可質三王可俟後聖曰齊
曰莊惟中惟正與天合德與物無競其平如衡
其明如鏡聖學真傳歸根復命

鄒南臯先生手書真字銘示余余倣其意作

誠敬二銘效顰之誦弗恤也

蘭臺法鑒錄題辭

蘭臺法鑒錄之刻彰往詔來其意甚盛其體甚嚴中有載可法可鑒一二語乃後人公議爲之非自己與魯同事者可得而私書也後有遷擢止書官爵不得私增一字若自己書可法便不可爲法若曾同事者書可鑒恐亦未必爲可鑒矣慎之哉

贊

國朝從祀四先生贊

薛文清公

昭代理學公獨開先宗標復性崇正闢禪功嚴主敬履冰臨淵讀書一錄鄒魯嫡傳

陳文恭公

聖學迷宗人心馳騫靜中端倪誰能解悟公也倡之如寐斯寤勿助勿忘願言趨步

胡文敬公

聖遠言湮異端蜂起惟公之學中立不倚錄名
居業近裏着已足繼文清躬行君子

王文成公

辭章口耳聖道支離公排羣議獨揭良知致之
一字工夫靡遺虞淵取日人心仲尼

和王惺所大叅首尾吟二首

莫負男兒過一生無端寵辱豈能驚旂常鐘鼎
君須任猿鶴菊松我自盟學問徹時百感徹本
源清處萬緣清願言努力加鞭策莫負男兒過
一生

莫負男兒過一生蕭蕭白髮使人驚韶光已往
皆成夢洛社于今喜結盟華嶽千尋根抵厚洪
濤萬里本源清相將努力加鞭策莫負男兒過
一生

惺所原吟附

莫負男兒過一生得之何喜失何驚皇王事
業今無分童冠春風舊有盟魚躍鳶飛原自
得秋陽江漢本來清尋常之外別無事莫負
男兒過一生

寄懷關中書院允執堂諸同志

聖學原來在此中虞廷允執是衆同危微本體
須明辨精一工夫要渾融悟後盈眸皆妙理醒
來舉躅盡真功自從別我同心後誰爲區區一
啓蒙

讀齊人章

孔孟山林樂蔬水臯夔朝市列簪裾功名自有
周行在何事墻間乞餒餘
孔子雖然樂蔬水齊卿司寇亦簪裾功名信得

周行在誰肯播間乞餒餘

東郭乞墦事可羞齊人亦謂不當求只因舍此
無別路無柰曲從邪徑遊

東郭乞墦事可羞齊人何苦日貪求只因正路
無人講誤得賢豪邪徑遊

依韻和楊晉庵學會自警言

斯道中天本大明祇因情識誤平生從今洗濯
源頭淨弄月吟風策杖行

斯道中天本大明祇因毀譽誤平生從今甚破

人間世雨霽雲開自在行

斯道中天本大明何為佛學講無生從今掃却
菩提障庸德庸言努力行

斯道中天本大明何為佞學講長生從今謝絕
金丹訣古往今來素位行

論管仲

管仲之功雖大而夫子小其器謂塞門反坫可以取禍也余嘗有二絕云一匡九合功誠大反坫塞門事更奇假使人人都效此仲雖禁止亦無辭一匡九合功誠大反坫塞門事更奇假使桓公誅僭逆仲雖百口亦無辭嗚呼仲亦危矣孔子斥其不知禮正謂其不知法也夫子雖小其器猶大其功至孟子併功烈亦以為卑何也蓋自古帝臣王佐其功烈非不高然皆從光明

正大戰戰兢兢中來是戰兢光大何嘗不可建功立業也自管仲出而以此為迂若曰如此迂濶安能成功欲成大功須用機權將自古帝臣王佐正經建功立業一派學問被仲埋沒豈不可恨况後之學仲者未必有一匡九合之功先要做塞門反坫之事恐功未必成而先受其禍也豈不可危自卑之一字出而管氏之案定矣或曰如王守仁之功似亦多用機權何也曰此守仁之經濟非守仁之機權也蓋才一也用於

正則為經濟用于不正則為機權第後人誤以小人之機權信其為經濟以君子之經濟疑其為機權耳守仁當投荒萬里之時險阻備嘗而猶云自信孤忠懸日月何等從容至宸濠既擒之後謗書盈篋而猶云一戰功成未足竒又何等謙讓自古帝臣王佐正經建功立業一派學問自守仁始明又安得疑經濟為機權哉嗚呼此古今王霸之辨也

七十自壽

丙寅

年來憶往昔竊爲此心危雖知學蚤却憐見
道遲人生不見道如瞽悵無之知學在人力見
道係天資天資難勉強人力可驅馳余資苦愚
鈍余志喜堅持奈何身多病荏苒此歲時今年
倏七十老態儘難支復值憂炊白我心增傷悲
所以懸弧日閉門聊自怡開宴競稱觴一切謝
不爲非敢博名高自病自家醫萬事縱灰冷一
念毋陵夷大華有青松商山有紫芝物且耐歲

寒人肯爲時移點檢生平事一步未敢虧况今
已老矣胡不益孳孳誰哉我之師人心有仲尼
考亭嚴主敬姚江致良知惺惺葆此念勿復惑
多岐願收桑榆效百歲以爲期

又

時時危病時時憂徼倖今年七十秋自恨生平
多罪過不知何以答神休
髫年不幸失椿萱風木蕭蕭痛曷言自恨生平
多罪過不知何以答親恩

長楊曾賦對臨軒八座歸來耻素飧自恨生平
多罪過不知何以答君恩
眞傳千古最難窮幸藉同心爲發蒙自恨生平
多罪過不知何以答諸公

喜晴

尼山花木正菲菲一夕狂風落葉稀多少襟懷
都寂寞挑燈獨坐掩柴扉
挑燈獨坐掩柴扉忽報東方日已暉依舊尼山
花爛熳大家相賞莫相違

先君文集傳世已久自癸亥以迄丙寅類成六
卷因付梓人名曰續集

正俗俗言 乙丑

或曰子之為正俗俗言也似也然胡不即曰
正俗正言余曰俗之漸民久矣一旦以正言
正之人將駭焉而不吾信不若即以俗言正
之庶幾其有入乎此余不得已作正俗俗言
意也嗚呼吾言本易知本易行而人多不肯
知不肯行余言滋俗余心滋戚矣少墟識

高年人齒落更生此上壽之徵而人家吉祥之
善事也秦俗以此為不祥謂之喫兒喫女嗚

呼為此言者是詛咒父祖者也罪豈容誅余
祖母田太宜人年八十時齒落更生後膺封
典享壽九十又一子女俱榮壽諸孫濟濟稱
盛雖謂之多兒多女可也豈得謂之喫兒喫
女哉

疾病人所時有天壽原無定數秦俗凡老年人
偶有病大家即以為老病即孝子慈孫亦不
復延醫調治惟一味治後事以待盡如此不
可知果天數否邪余祖贈公七十以後屢嬰

重疾先君晝夜修藥餌美飲食屢病屢愈壽
直至八十五余有二堂兄一諱江一諱淮兩
兄六十以後亦時常有疾每疾余迎之家為
醫藥飲食之俟其愈而歸後江壽七十五淮
亦壽八十五使當時若委之老疾不治豈得
復享上壽哉

喪葬稱家之有無而厚薄又無定例有費數緡
而即為厚者有費數十緡而猶為薄者亦願
其子之家事何如耳秦俗原為惜費而借口

厚葬之非大家爭喜談之不知若為父者而對其子議人厚稱人薄是教子異日棄我於溝壑也若為子者而對其父稱人薄議人厚是使為父者傷心淚下曰異日吾子必棄吾於蠅蚋也豈不悲哉大抵不論家事何如只是薄之一字士君子必不可出諸口

嫡庶既分限制亦異故孟子有一日愈已之說至國朝於所生子直定為斬衰三年至嫡子與衆子直定為齊衰杖期則其所重可知秦

俗庶所生子多諱言其母即墓志登科錄亦曲為之諱此何以解也至生母或為嫡所逐或父沒改適而其子成立多不肯認或不得已密一省視私相對泣而已生不為養死不為葬縱不丁憂亦當終喪三年况又有齊衰杖期之制在而竟不為一日之服何也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朱壽昌之行豈不聞乎為人子者凡遇此等事即當垂涕迎養其日仍當廣集賓客盛張鼓樂結綵設席躬率子弟跪

請登輿盛服前導上壽稱觴豈非庭闈之榮
遇而人世之全福哉人亦何憚而不為之也
余特為之論著若此使仁子孝子知興起焉
凡士夫子孫於先世所遺坊牌牌扁軸帳試錄
文集誌文等項俱要十分珍重每見南方世
家於坊牌牌扁則重新之於軸帳則修補裝
潢懸掛之於試錄文集則什襲珍藏之誌文
除大石納壙外另為小石或集古人法帖或
求名公另書藏之祠堂榻以貽客使過其巷

者曰此某先生之里也登其堂者曰此某先
生之宅也覽其諸刻者曰此某先生之行履
也其子孫豈不令人敬重而其於先世豈不
永錫之光哉近渭上諸邑亦有此風獨省會
則不然視坊牌為奇貨可居惟恐鬻之不急
售矣於錦帳或裂為女衣於紙軸或裹為火
樹至試錄文集誌文等項或視為故紙化為
烏有矣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去其籍
豈子孫亦惡其先世之害已也而去其籍乎

我嗚呼仁人孝子當必有味乎余言

傳曰君子修己以敬又曰小人而無忌憚是敬為君子肆為小人不待辨矣秦俗明知敬之是而百方嫉忌之百方吹求之使敬者必至於無所容明知肆之非而百方狎溺之百方左袒之使肆者益至於無忌憚嗚呼敬肆之人無論矣彼吹求敬而左袒肆者吾誠不知其何心也

世間家有功德事莫大於成人之美南人每見人行一好事大家必稱贊之羽翼之務底於成秦俗則爭譏咲之詆毀之務底於敗如此則師反受其益而弟子多受其損何也師見其譏咲詆毀則益有所警戒弟子見其譏咲詆毀曰我何苦無故自投於風波是非中也半塗而廢者多有之矣故楊龜山呂與叔皆程門之高弟也龜山門人幾徧東南而與叔則否王陽明呂涇野皆我明之真儒也陽明門人幾半海內而涇野則否雖於二公無損

却於關輔無光

怕人責備人情皆然而秦俗尤甚不知人生天地間自當明明白白做箇真男子若徒躲避人言豈不耽閣自己故必不怕一鄉責備而後可言一鄉之善士不怕一國責備而後可言一國之善士不怕千古責備而後可言千古之善士而後不負此百年見在之身

華亭唐汝詢字仲言五歲而瞽六七歲喜聽父兄讀書聞之輒不忘父兄愛之因為講授文

義即能解悟且出人意表父兄因盡取古今書讀之使聽而仲言胸中不翅五車二酋矣久之能文能詩所著有編蓬姑蔑等集及唐詩註解李翼軒先生序而傳之而郡守許繩齋先生延為上賓有徐孺下陳榻之風焉今蔚然稱一代文人蓋父兄成就之以也吾鄉多而瞽者有一劉竒卜聽人聲音終身記其姓名此尤為難而鄉紳龔節推公子亦聽人讀書終身不忘其天資俱不在仲言下使當

時有人成就其造詣當又不在空同槐野下
而竟以賣卜終豈不惜哉况如劉龔之資者
不知凡幾其汨沒飢餓而死者又不知凡幾
豈不尤可悲哉吾輩凡遇身而瞽者令父兄
教之聽書俟其不能而後學卜未晚也何必
汲汲哉此亦吾輩願學相師之道云

師冕見一章謝上蔡謂一部論語只凭地看是
語其精者余語其粗者每見余鄉諸英俊每
遇瞽者百端戲謔及階反曰及席及席反曰

及階某在斯反曰某在彼某在彼反曰某在
斯令瞽者手足無所措而應對非其人以取
大家一咲而大家亦恬然不知其非如此戲
謔不知可稱相師之道否願共戒之

曾植齋先生朝節與其兄朝符未第時其父銳
為延一舉業師又延一講學師程天津先生
未幾兄弟俱得雋而植齋中探花官大宗伯
為世名儒夫世之最愛子者不過教子務舉
業延名師厚館穀嚴課業而已未有舉業師

之外又延一講學師如曾封翁者也封翁為
衡州郡掾又非素知學問者而一時能為其
子延二師其識見豈易及哉事載封翁志文
中而植齋又親與余述之今東南猶有此風
而吾鄉則絕不聞有此事矣豈愛子不若曾
翁哉不知耳天津諱弘忠字汝一徽歛布衣
新建恒麓萬公久欲為其師章斗津先生刻圖
書編而力不給斗津歿公深以不及早刻為
恨比官郡武二守回置一篋專貯邵武一任

俸於內即有他窘亦未移濟既內轉啓篋得
若干金俱付梓人而編始告成復付版書肆
令廣其傳夫世之刻書者多矣不知有以閑
曹盡捐一任俸至千餘金而刻書至十餘套
者否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恒麓高誼薄秋旻
矣南昌涂鏡源鳳翔張心虞聞而助之亦義
舉也心虞貽余一部余讀之有感焉吾鄉有
一士夫垂老以千金畀其子以刻集而其子
竟未之刻且併其集化為烏有矣余甚悲之

目書此使賢者知所興起焉恒麓諱尚烈字
思文以鄉科官至憲副天固酬之矣

余同年佺石李公景元撫晉時迎養太公而翼
軒李先生時為憲長為文以壽太公者四俱
竒絕而其一更大有關於風化余讀之有感
曰錄其略與秦人士共覽焉略曰中丞李公
撫晉踰年會國有大慶詔以其爵貶太公踰
年太公如晉公親迎諸所治陽曲境五十里
而遠太公趣之還臺兒以我絀體固當如勤

諸執事何翼日晉官吏士民各以其班迎於
遠郊太公使使數輩來為我多謝問諸君諸
君為老夫地足矣老夫不能以筋骨為禮敢
固辭公復具中丞威儀迎於近郊長跽道左
太公輿過之徐起而從入晉無少長男女傾
國來觀灑然變色易容也中丞賜節鉞專制
一方誅賞惟所願指負弩矢先驅操拔篲侍
門庭青衣趨府首下尻高者孰非天子之命
吏也今為太公挹損視官吏士民之事中丞

容有過焉嗟乎為人父為人子當如是矣不
佞作而歎曰善哉禮乎新民耳目而轉移之
何其捷也又曰太公拜天子命爵秩物服采
章令甲得與子同第一朝用之以無隱君賜
以申子尊親之敬辭吏民郊迎不儼然當貴
人父之勢不起中丞以明父之尊可受則受
可辭則辭不廢上下相臨之體不溺世俗姑
息之愛父慈而子孝節文斯斯之謂禮矣過
此以往晉人明於人倫閑於古禮公父子表

帥漸摩之功寧淺鮮哉先生此文出而長安
締價頓為騰踴此其大略也若其詳則有先
生全文在

西臺講義跋

孔子曰從心所欲不踰矩余以爲只從心所欲
便不踰矩若從耳目所欲便踰矩矣然則孔子
七十以前從耳目乎不知孔子自五十志學時
已學此從心特至七十始滿其志耳若過七十
猶然十五志學之心也故曰一息尙存此志不
容少懈孟子耳目之官章真可爲孔子註疏雖
然心與耳目縱之一體也心之官則思若不思
而不能先立乎其大則小者奪而心從耳目安

馮恭定全書卷六
得不踰矩若能思而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
奪而耳目從心又何踰矩之有如此雖謂之卽
耳目卽心卽視聽卽心亦可也不然古之明目
達聰視以天下聽以天下者豈從耳目也與哉
然孔子不曰不踰規而曰不踰矩何也曰規圓
而矩方學聖人者必寧方毋圓然後能方能
圓此孔門微旨也南臯先生學透心體不落聞
見故發揮先立乎其大又可爲孟子註疏余何
容游贊聊跋此以請益云

馮恭定全書卷六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山中稿

讀史六則 丙寅

紂至不仁也武王伐之猶有牧野之戰扣馬之
人以秦之威力漢兵入關宜勝則不知有多
少堅甲利兵以應敵不勝則不知有多少忠
臣義士以死節而竟無一人應敵一人死節
何也秦王子嬰知威力不勝與民守之効死

勿去人猶憐之而奉皇帝璽符迎於灞上何也譬之婦人夫病革尚未死而先盛粧以奔也寧不令後夫一咲或曰應敵死節之臣亦有只是被始皇坑耳雖係譖語寔為至論

秦始皇是千古第一箇有才能的人却是千古第一箇沒道理的人以千古第一箇有才能的人一沒道理便不免二世而亡况才能不及始皇而又沒道理其狼狽決裂又當何如張良於圮上老人尚未知胸中何如而三番蚤

起卒為納履如此器量安得不為宰相安得不興漢王安石徃謁周濂溪不遇亦交徃常事遂怫然不悅如此器量如何做得宰相如何不禍宋可見人終身事業不必觀之後來蓋自少年時器量已定矣

王敦之反王道實與謀不然何以曰伯仁由我而死秦兵壓境廟堂震恐此何時也謝安即不張皇失措可矣携妓遊山此何說也安之主意已定佞不喻意圍碁不勝淝水之捷幸

得朱序反間之力安知倖難再徵運米救秦
佞喻安意矣桓温入朝人情洶洶郗生入幕
談笑自如安之主意亦定海西之廢安為遙
拜倘苻堅之入安為遙拜不言可知且君拜
於前臣揖於後單言君則人人可稱對臣而
言則明白擁戴矣導之與謀觀望人皆知之
安之與謀觀望人多不知何也

驪山下西南五里有坑儒谷唐太宗立旌儒廟
賈至為記其文古雅可誦而字亦有風骨余

錄其文刻古文輯選中余嘗云坑儒有谷秦
之所以亡也旌儒有廟唐之所以興也昔高
帝過魯一祀史稱漢家四百載精神命脉在
此余以為太宗旌儒一祀唐家三百載精神
命脉亦在此今廟廢而碑移在臨潼儒學尚
完美無恙若重修廟宇仍移置此碑於中亦
一時義舉千古盛事

明皇幸沉香亭時牡丹盛開乘月夜召太真妃
選梨園子弟將歌明皇曰賞名花對妃子焉

用舊詞遽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李
白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承認旨猶苦宿醒
未解援筆立就脩極媚諛龜年以詞進上令
梨園子弟調撫絲竹太真妃持玻璃盞酌蒲
萄酒咲領歌意盡歡而罷嗚呼太真何人翰
林何官作詞曲以付梨園且欣承認旨可羞
甚矣視章懋莊臬黃仲昭不奉詔作鰲山燈
火詩上疏極諫甘心斥謫其為人之賢不肖
何如也

答令問

歲壬戌余待罪西臺客有筮仕為令者就余問
政余曰為令無竒法士夫居間雖不可聽而禮
遇不可不隆諸生犯法雖不可縱而學校不可
不厚審編母多更張民自稱便收納不加火耗
民自感德聽訟母多纏擾民自不寃至于母援
上又母傲上母陵下又母徇下潔已奉公節用
愛人此又不待緩頰者也乃近之為令者則不
然有一種好奇之士百姓與諸生訟不論是非

而非諸生諸生與士夫訟不論曲直而曲士夫
若曰吾厚吾百姓云爾不知諸生士夫獨非吾
之百姓與士夫且薄矣何有于諸生諸生且薄
矣又何有於小民彼原為漁獵百姓地故反借
百姓以尋討出路耳及至百姓受其漁獵萬不
能堪怨聲載道彼不曰百姓之怨我而曰我果
為百姓取謗于諸生士夫也上官亦不以為百
姓之怨彼而亦曰彼果為百姓取謗于諸生士
夫也諸生士夫當其虛名而百姓受其實禍嗚

呼計亦奇矣為此計者無論而當事者多墮其
計中何也當事者不必過為物色即就百姓身
上一察之而其漁獵否當自不能掩又即就民
間口碑一察之而其謗從諸生士夫起否亦自
不能逃柰何不察而反墮其計令彼退而竊笑
也嗚呼為百姓者亦難矣哉雖然諸生士夫可
借口也而百姓可終欺乎上官可以計愚也而
鬼神亦可以計愚乎縱使得意于目前難必徼
倖於他日倘一時天寒霜降水落石出身名俱

敗悔之何及是始之欺人者乃其所以自欺始
之愚人者乃其所以自愚也嗟嗟悲夫今而後
知平易近民行巧無事者之計得而斯人之計
失也令聞其言喜甚請余書因書以貽之

答令

策問

問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講學尚矣而非學者妄
謂宋室禍敗繇於講學夫宋室禍敗固繇於講
學矣五代禍敗尤甚於宋而講學者誰與潘鎮
竊據京師屢陷唐之禍敗尤甚於宋而講學者
又誰與六朝瓦裂三國鼎沸秦隋不二世而已
其禍敗尤遠甚於宋而講學者又誰與諸生亦
可歷指其人與宋時用事諸臣如章惇蔡京秦
檜韓侂胄輩未嘗講學也而無救於宋之禍敗

何與五代之馮道唐之盧杞李林甫漢之曹操
王莽秦之李斯趙高輩未嘗講學也而無救於
漢唐秦隋之禍敗又何與諸生亦可細陳其故
與國朝表章宋儒經筵日講載在令甲今天子
孳孳向學媿美堯舜無容過慮倘萬一聞
其說曰宋室禍敗果繇於講學也遂罷經筵日
講於不御其關係豈小不知非學者將何以自
解與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全在此講學二字今
若此是與非與諸生有慨於中久矣尚詳著於
篇以觀其志之所存

答客問道有引 丙寅

晦翁云龜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
道夫手持足行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
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明聽聰乃是
道也不然禁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
如何便喚做道晦翁此說極是而或者乃
曰此正學問一大關鍵處也夫世有一種
恣情任欲之人冒昧承當則晦翁之言不
可忽但執定晦翁之言彼赤子持行而已

視聽而已不知其他將亦不得為道乎哉
嗚呼一則曰而已再則曰而已又曰不知
其他不知他字何所指必於借赤子以抹
撥聰明恭重道理何也不知聰明恭重道
理是天生來自赤子時已完完全全的只
是尚渾含未露如何便抹撥得他如此立
論是又為恣情任欲者開一自便之門也
聖學迷宗誤人不小曰客問而為四絕以
正之

手足持行原是道只曰恭重少人知若知恭重
天然在手足持行更莫疑
飲食尋常原是道只曰正味少人知若知正味
天然在飲食尋常更莫疑
赤子安知恭與重不知恭重已完全畫前有易
君知否手足持行佗又佗
赤子安能知正味不知正味已完全璞中有玉
君知否飲食尋常佗又佗

與史義伯光祿

丙寅



時事不忍言亦不敢言柰何昔程朱講學不知
遭多少風波文公至詆圖為不軌尤為危甚由
今觀之適成就得一箇程朱耳時隆則道從而
隆時晦則道從而晦然時有隆晦道却無隆晦
况晦又所以為隆乎不是一番寒徹骨安得梅
花噴鼻香患難憂戚人所難堪處尤不可輕易
放過隴州有一貢士劉波敝門人也有學有行
今為監屋司訓日與諸生講不輟或有勸非其

時者曰吾以盡吾訓導之職耳他何計焉由是諸生益信從之台丈亦不可不知其人也

與劉澄源司訓 乙丑

聖賢論學說朋來之樂便說人不知而不愠說君子依乎中庸便說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說人知之囂囂便說人不知亦囂囂今日之事正遯世人不知之時也豈敢怨天尤人惟有點檢自家愠不愠悔不悔囂囂不囂囂耳吾契以為何如

與張心虞武部 乙丑

向請教吾輩丁時多艱正好証驗學問任他風浪滔天不改中流砥柱終自有風恬浪靜時耳雖然猶有所待也世路自風浪滔天吾心自風恬浪靜何快如之此則又無所待矣雖然然止不為世轉也縱是風浪滔天益當同心共濟又何快如之此則又能轉世矣然此一念雖人有疑信而我無作輟雖時有語默而心無斷續故時當可言則與千百同志大闡一堂之上是

吾道之幸斯世斯民之福也而於此一念無所
增時不可言則與一二知己密證一室之內是
吾道之厄斯世斯文之不幸也而於此一念無
所減譬之春夏發生秋冬收斂而造化生意未
嘗斷絕此天理所以常存而人心所以不死也
昔人謂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文公曰平生所學
惟此四字今人謂講學世所厭聞不肖亦曰平
生所學惟此二字不知明公以為何如

與鍾龍源尚書 甲子

頃劉公祖寄台翰併鴻製風土志俱領謝今當
五年請謚之期貴鄉王秋澄兄第一當謚往秋
澄在銓部為政府私人胡汝寧所齟齬弟不勝
憤憤抗疏論胡彼時疏什九留中而小疏獨得
旨吏部都察院看了來說時冢宰為陸五臺總
憲為李漸菴二公賢者故不恤政府秉公覆疏
胡調外任公論稱快此翁丈所知也今後進時
賢多不知當日事即有知者亦不甚詳頓令秋

澄兄立朝偉節湮沒不傳亦足悲矣一死一生
乃見交情微顯闡幽寔吾二三朋友之責也翁
丈一言九鼎乞為此兄一表章之幸甚疏刻四
冊奉覽此疏今刻萬曆疏鈔中翁文再取觀之
何如茲因楊範老公祖人便草草佈悃併候不
一

答姬華臺封君 癸亥

疆土之失逃死偷生者接踵今令郎仗節死難
凜凜如生 朝廷予贈予祭而門下榮膺封典
又蔭令孫而恤二僕慰幽魂於既往激忠義於
方來彼逃死偷生為人臣而懷二心者聞此當
媿死無地矣頃辱手書至謂門墻苑李學問淵
源遜庭訓而歸師傳不佞竊自慙甚憶昔斛山
椒山俱出韓恭簡公之門至今稱為韓門二楊
而恭簡公載錫之光不佞愧非恭簡而得令郎

為椒山不佞又竊自快甚

答辛復元茂木癸亥

李州判至辱手書感感謝昨不佞講學都門同志雲集興起者衆足稱一時之盛然物忌太盛自是宜歸仕止久速無徃非道亦無徃非學非專以仕以久為道為學也耕雲釣月頗有餘適近伊洛之間學會復興王惺所講於陝州呂豫石講於新安張抱初講於沔池不佞昨過其地俱赴會大講二程之風再振殊可喜也

答余少原冢宰 癸亥

從吾林居廿六年絕意春明之夢昨冒昧小草無裨清時然得借以領大教亦可謂虛徃實歸矣恭喜榮擢簡在 帝心老公祖可以不辭而決意求歸其自處誠高矣如世道何從吾多病之軀方幸脫籠真老之點從吾不惟得自遂其私而且喜銓衡得人尤為世道彈冠山中無事益理舊業遠承翰教如獲指南元儒考略猥辱佳弁重付殺青諸儒可以不朽嘗羨貴郡為文

公之鄉昔年承召亟欲赴會而不果今讀吳君
後序何新安理學之盛至此芝蘭蓬麻恨不能
卜居於此而日與諸同志相切磨也厚貺遠頒
敬用登嘉肅此佈謝外具土物聊以侑緘伏祈
莞存後晤無期臨書悵惘

答曹真予總憲乙丑

張布衣至辱手書大慰離索翁臺請告亦准自
為計則遂矣其如世道何吾輩山中無事益得
肆力於學昔禹抑洪水周公兼驅猛獸然
猶有責任也至孔孟則不過鄒魯一布衣既無
舜之命又非成王之相即不作春秋不闢楊墨
人孰得而議之而乃特地自任即罪我好辨亦
所不恤何也蓋聖賢一段憂道之心自有所不
容已耳何論朝市山林哉翁臺以為何如鄒南

老猶覺衰王憲老尚健甚而相繼彫謝何天之
不憇遺一老至是也可慟可慟力疾此復併候
時義二篇博笑

馮恭定先生全書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都門稿

彙草

猶記都門從諸老於古隍落日空庭積雪下也
視少墟先生凝然冲然正色而却寒威冷語以
破囂氛一時漢官威儀恍然復睹鄒魯遺風唐
虞盛際猗與盛歟時雖同志相與爲賀而有識
還復慮危無何一番風雨鴻鴿差池疇昔坐風

立雪之場惟見凍雲護宇涼月照扉亦可畏矣
亦可懷矣顧此道關乎氣數實繇道命先生以
三十年來缺事復之一朝莫能卒歲以今視昔
或亦天之所以王老成也而宣又記一日與先
生靜坐先生深譚少不得筭不得六言最痛快
竊嘗以此仰窺先生喫緊功夫全在筭得處做
而不肖則謂卽此少不得處便自有箇筭得者
在因念我輩行世不徒仕進一路固見少不得
筭不得卽講學亦然如今之論學者說躬行說

及求說默識說退藏於密其視講習討論不啻
如糠粃芻狗了不相涉顧細思之親師取友原
屬學問得力而審問明辨猶爲力行入路此處
但少却些些便不合筭若論盡頭一着并躬行
及求默識退藏於密都筭不得到筭不得時卽
堯舜事業亦不過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何有
於他然則天下更有何事足以人筭者都門紅
塵滿道眼目稍不清多被風沙瞞過賴先生與
鄒南師曹真師及余婺源鍾益都喬孟津高無

錫陳宜興鄭建德及敝鄉蕭廬陵鄒安成饒進賢諸老後先登進提撕其間如醒醉眼如沃垢口今二先生雖遠去春明而一片餼羊地猶時令人過而起肅則幸有先生之都門日抄在余行部闕中得卒業稍爲先生編輯屬鄒西安爲廣而傳之使人知落日積雪中猶有正色冷語者誰謂風急天寒夜遂無當門定脚人請以質之先生

天啟甲子孟春元日通家晚生吉水李日宣序

方輔臣議

謹議禮部尚書孫慎行論原任大學士方從哲一疏大有關係議何容易

先帝賓天雖不專係李可灼之藥然鴻臚非保御之官大內無用丸之事即用之而效亦當嚴旁投之禁况用之而不效乎准養病之票擬將何以自解乎除李可灼亟當重處外仍當申飭左右無論藥之效不效大抵非太醫院官不得擅進此今日之所當

亟講者也至張羗一事當日司寇執法甚
堅

皇祖處分其當無容再議第王之寀蒞張羗之
奸有功

國本不小而徐紹吉韓浚竟以拾遺處之此
其心何心乎說者謂拾遺之寀之人即附
和張羗之人職不敢信但二臣不幸有其
迹矣有其迹而曰無其心其孰諒之况陸
大受馬德澧李倬傅梅等又相繼處之乎

長君逢君又其後者耳不處二臣不足以
結張羗之局也善乎左都御史鄒元標之
言曰誰秉

國成而使

先帝震驚誰秉

國成而使張羗闖宮誰秉

國成而使豺狼當路嗚呼從哲又將何說之
辭哉臧風紀執法官也其論法不得不嚴
若大臣子奪行法寬嚴出自

朝廷職又何容心焉謹議

辯講學

疏

時任都察院協理院事左副都御史

奏為書院當建臣罪當斥懇乞

聖明罷臣以謝人言事項臣接邸報見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本憲臣議開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之不勝惶愧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恃有此理學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自孔子而盛於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闢楊墨為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爭禍亂

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而始
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於宋而禁於宋
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
伏惟我

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

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晉為厲禁今為
令甲是周家以農

國朝以理學開國也昨二月間因邊事暫停

經筵而言者以為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
臣子望其

君以講學而自己不講是欺也倘

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
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

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
諸臣又何以置對今臣等擬建書院於此
豈為名豈為利豈為一身宴遊之地豈為
子孫世守之業原為南京十三省俱有而

京師為

天子之都為首善之地及無非所以壯

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况今外患未定邪教猖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偬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甘心冒昧為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矣夫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為之真為可喜然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

之事而一旦為之真為可駭無恠乎童蒙之有此疏也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如何脩精神如何惜耳童蒙可謂愛臣厚敬臣多矣臣方感之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辯惟望

皇上察臣無他罷臣歸田使

廟堂之上省此一番議論臣即耕鑿深山亦有餘適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九月初六日奏初九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馮從吾德望素孚何必以人言
引咎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天啓二年十月初四日奏初七日奉

聖旨馮從吾端品真才憲臺任重又察典在邇
豈得相率求去着即出供職不得再辭該
部知道

請告第二疏

奏爲再懇天

天恩蠶賜休致以延殘喘事臣於本月初四日
因感冒風寒具疏

請告尋奉

聖旨馮從吾端品貞才憲臺重任又察典在通
豈得相率求去着即出供職不得再辭該
部知道欽此臣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臣匪木石寧不知感而再忍
言去但臣初上疏時不過一時外感而今
且五內俱傷矣不過終夜呻吟而今且終
日不能飲食矣延醫診視以為非閉戶調
養不能生全夫西臺非閉戶之所見任非
調養之時輾轉反側狼狽彌甚懇祈

聖明憐臣病苦准臣休致儻不遽先朝露與田
唐褐父謳頌太平願以來世為犬馬報
主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天啓二年十月初八日奏十一日奉

聖旨昨方有旨諭留何又連疏請告大臣誼當
體國豈在潔身還遵旨即出供職該部知
道

請告第三疏

奏為臣病愈深三懇

天恩俯容休致併布赤衷以祈
聖鑒事頃臣因病再疏懇請以爲
皇上憐臣病必放臣歸矣不虞

皇上諭以大臣誼當體

國豈在潔身着遵

旨即出臣即不肖何敢違

命但臣病入膏肓有盧扁望而却走者即此身
且不敢保又何言潔又將以何者而體

國此臣之所以懼違

君命而再三冒死以請也且臣去矣臣之一片
赤衷有不敢不爲

皇上盡言者臣幼承庭訓即知有講學一事比
壯歲登

朝而與一時同志如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
諸臣立會講學三四年間寒冒風雨未嘗
卅輟世道人心頗覺可觀自臣壬辰告病
歸而

京師學會遂廢不講者三十年昨昨秋入京

見人心世道不及曩昔邊臣不知忠義而
爭先逃走妖賊不知正道而大肆猖獗中
外貪肆成風縉紳奔競成俗諸如此類正
坐道學不講之過臣因與左都御史鄒元
標立會講學元標名世真儒臣事之如師
凡同講諸臣彼此皆以忠孝大義相勸勉
使人人皆知正道皆知

君親之大倫或可以少挽江河狂瀾於萬一此
正臣與元標風紀大臣之責任也臣衙門

廳道諸臣以為寺廟不便又借因捐公分
建一書院此諸臣之義舉誠臣之所不敢
當而臣私心又不專為自己講學若專為
自己則何地不可講而必於書院原為臣
父有去志恐臣今一去則此學與之俱去
如壬辰以後光景因建此以存吾道之羊
以待後之學者使京師首善之地永永有
尊

君親上之風先臣許孚遠有云斯道若明如晝

日世風何慮不陶唐如此臣即死有餘快
况山林乎然營建方新而人言再至人之
識見原有不同臣不復與之辨但以臣與
元標之故而致

廟堂之上議論紛紜則臣之心不安臣之罪益
甚此臣之病所以日劇日危而不可救藥
也望

皇上憫臣病亟即賜罷歸使臣得隨元標後同
出都門臣即旦夕填溝壑亦無遺憾

天啓二年十月十四日奏十七日奉

聖旨馮從吾佐憲甚著風裁正見平日實學何
乃以此求去還遵旨即出供職該部知道
請告第四疏

奏為四懇

天恩放歸田里事項臣以講學招尤患病請告
皇上不厭煩聒復蒙

溫旨馮從吾佐憲甚著風裁正見平日實學何
乃以此求去還遵旨即出供職該部知道

欽此臣拜首捧讀感激零涕臣即至愚極
陋何忍孤負

君恩但臣之去有萬萬不可留者憲臣鄒元標
於臣為前輩臣與元標同一志向同一學
術書問切劘非止一日今幸追隨西臺共
脩職業數月以來臺綱方有整頓之漸世
道方有轉移之機而不意人言至矣講學
脩書院臣與元標同而今元標行矣臣復
何待且臣自卧病以來日甚一日飲食全

減藥石罔功倘臣旦夕不起是進不能備
元標報

國以盡

君臣之義退又不能備元標去

國以盡朋友之情平日所學之謂何豈不辱
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懇乞

皇上俯賜

慨允使危急病臣得與元標同去臣死且不
朽臣感且不朽抑臣又有說焉二臣去矣

但恐世之士大夫因二臣以講學脩書院
去則因噎廢食見刑棄履相率以講學為
諱以修書院為戒使

聖明之世無端有禁學之風則關係世道良非
淺鮮此臣所以身雖去而心猶不安者也

望

皇上明示諸臣以學之當講書院之當修無以
二臣為口實又望

皇上益勵初心緝熙聖學

經筵日講無因此而小較將

聖德與堯舜爭流而世道與唐虞並盛矣臣愚
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奏二十七日奉

聖旨風紀重地馮從吾品望足任何得托詞引
避且使朝廷有禁學之迹言官冒攻擊之
嫌獨潔身名罔顧國體豈是臣子分誼還
着遵屢旨即出供職不得再陳該部知道

請告第五疏

奏為臣病危篤五懇

天恩蚤賜生還事臣病卧榻已近一月再四乞
歸未蒙

俞允且

天語褒嘉不一而足至謂風紀重地馮從吾品
望足任夫臣髫年學道垂老無聞何品何
望足任風紀欽誦

綸音惶愧汗下使臣病必能支持豈敢堅意求

去負

皇上以自負所學但臣病旬月以來始則因病
用藥以求速效後反因藥發病以致危篤
是臣之不學無術而自干天罰也夫復何
尤懇望

皇上憐臣病苦亟允罷歸倘幸而生當歌詠
帝力即不幸而死亦矢効啣結臣無任哀懇
籲

天之至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奏并一月初一日奉

聖旨馮從吾佐憲著望簡任方殷以避章陳懇准暫回籍以需起用該部知道

辭南掌院疏 甲子

原任都察院協理院事左副都御史臣馮從吾謹

奏為

君恩太重臣病未痊懇乞

聖明憐察仍准在籍調理事臣抱病家居不聞外事今於本年二月十七日接得吏部咨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

聖旨馮從吾起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欽此

欽遵備咨到臣臣聞

命震驚莫知所措隨即設香案令家僮扶掖望闕叩頭謝

息外伏念臣藥石餘生甘心樵漁乃蒙

皇上不棄敝帷起臣留憲臣即至愚寧不知感簡書可畏即當不俟駕行但人臣委身事

主必藉才力臣賦性多迂是才不及也而學又不能以擴其才生平多病是力不及也而學又不能以充其力向副北院已自多愆

今總南臺豈能勝任此臣所以自知自審必不敢冒昧而復出也伏望

皇上俯鑒愚悃仍准在籍調理別選名賢以充是任臣當擊壤鼓腹以祝

聖壽於無疆臣愚幸甚世道幸甚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天啓四年三月十七日奏二十日奉

聖旨卿清標碩抱品望素孚留臺重任特茲簡畀着遵新命赴任不准辭吏部知道

辭工部尚書疏

甲子

原任都察院協理院事左副都御史臣馮
從吾謹

奏為辭免重任以安愚分事臣於本年十一
月初六日接吏部咨該本部等衙門會題
奉

聖旨馮從吾改工部尚書欽此臣聞

命自驚俯躬增愧竊念臣西僻豎儒久甘林壑
今春叨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具疏

請告未蒙

俞允更叨

溫旨勉留呻吟牀褥方欲再申前

請不意復有茲

命臣仰荷

聖慈知遇非常寧不感激畢志以報

鴻恩於萬一第尚書六曹之長而工部古司空

之秩居四民時地利責任匪輕兼之年來

帑藏罄懸工役經始即巧婦猶難拮据矧

病臣豈能勝任且臣近又值炊臼之感雖

臣之身不曰臣妻而病而臣之病寔曰臣

妻而增此臣所以憂蚊負而抱冰兢不得

已哀鳴於

君父之前也伏乞

皇上憐臣病苦仍准臣在籍調理別簡名賢以

掌邦土臣儻不即填溝壑則繇此巖居川

觀歌天保而效華祝是亦銜

恩圖報之地也臣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

天啓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奏十五日奉

聖旨卿清望素著特簡司空方切倚任覽奏情
詞懇切准照新銜致仕以成高尚該部知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灼寃化原深惟國紀繫有氷凝山
立之士表著直聲風其臣節允藉居今稽
古之儒推明正學功在人心用雖莫究乎
當年道或可師諸沒世進退死生天適奇
其數哀榮恤贈國用伸其常爾原任工部
尚書贈太子太保馮從吾淵源邃學骯髒
英標讀中秘書不欲辭章溺晞聖之志為

真御史每能披瀝盡告君之誠葵忠特鑒
於宸嚴若節豈弭夫讒忌既斥鳴伏下遂
振鐸闢西宗主人倫儼延觀瞿圍體認天
理直溯韻龍門

光考殷求舊之思

皇兄眷維新之輔月卿既晉冬扈隨躋慷慨訟
言已破盈庭之疑案從容聚講方開首善
之信心豈期穢起群陰幾見清流釀禍鸞
鑿孰云道命麟跽空抱憫悲肆朕光嗣前

人厥亦眷求碩德百贖何能若蕭條於異
代九京可作徒惆望乎千秋貴爾羽儀寵
茲冊命是用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特誥
於戲學山永譽蔚為儒行之光少海崇銜
式彰善積之報悠封馬鬣永賁龍章

制 誥

崇禎二年閏四月二十三日

之 寶

題 疏

大學士韓爌等謹題臣等竊惟易名一節所以風勵群工應謚諸臣業奉

明旨自宜蚤竣

盛典先是臣等奏過以後諸臣謚號禮部手本移閣務從實開寫政績行歷以便擬謚該部遵行臣等謹據部開先擬得十一人各於生平詳加品隲名下註以數語畧具梗槩所擬各肖其人進呈

睿覽仰祈

欽定當陸續補請伏乞

聖明俞允勅下遵行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內擬賜原任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馮從吾
諡號 恭定 莊介

崇禎二年八月十八日具題九月三十日

奉

聖旨是正諡有點

公移

禮部為諡號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准翰林院遞出揭帖

賜諡原任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馮從吾曰恭
定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
照會該布政司即便轉行該縣及本官原
籍一體欽遵施行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陝西布政使司准此

崇禎三年正月三十日對同都吏薛大受

諭祭文

馬恭定公書 諭祭文

聞喪文

維

崇禎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皇帝遣陝西布政司分守關內道左布政使翟
師雍

諭祭原任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定馮從
吾并妻淑人趙氏曰惟卿一代真儒兩間
正氣儲英秘館希聖賢而薄詞章執法憲
臺肅紀綱而繩權要廣施濟以活民命春

謁鄉閭屏餽飴以勵庶僚風清京邸肆

神皇之靜攝期聖政之廿禪據鯁直言共仰朝

陽之鳳批鱗無隱尋乘按部之驄竣事閱

邊予告歸里起家而巡方瀛海裕國而綜

覈離司剔蠹釐奸凜澄清於察吏循行敷

教兼薪醮以作人斥佞忤時急流勇退怡

情墳典前賢式賴表章尚友詩書後學咸

遵矩矱林棲逾於廿載斗望重於一時薦

剡交騰璽卿即拜施躋綱正載陟棘卿屬

吏部之鴟張值邊臣之鼠竄法銓易決琴
議仍囂乃持畫一之刑書用振宥三之類
紀為名大理進左中丞思人心漸以茅靡
繇臣節無所策警約同心而講學期立懦
以廉頑詎連茹未征致群蜚交刺更辨盈
廷之訟案大違狡窟之私營突爾乞休歸
與莫挽際元克之煽虐奉矯旨以株連衆
論共寃訃音俄至迨正類有得輿之慶適
哲人興易簣之嗟追念高徽良深悼惻爰

稽彞典特霽盡章既晉秩以易名特加遷
而營兆尚同淑配歆此渥恩
七七文
維

崇禎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皇帝遣陝西布政司分守關內道左布政使翟
師雍

諭祭原任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恭定馮從
吾并妻淑人趙氏曰惟卿學術淵闕操持

介潔先覺任天民之重獨行得聖人之清
未克竟施遽聞委化七辰倏盡貳筮載頌
靈爽如存歆茲茂渥

下葬文

維

崇禎三年正月初二日

皇帝遣陝西布政司分守關內道左布政使翟
師雍

諭祭原任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定馮從

吾并妻淑人趙氏曰惟卿四朝耆碩八座
崇階潛修克質神明願望丕孚朝野徵綸
欲賁易篋倏聞茲屆同藏爰頌並祭祇奉
綸章之渥式增封樹之光

週年文

維

崇禎三年正月初四日

皇帝遣陝西布政司分守關內道左布政使翟
師雍

諭祭原任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定馮從
吾并妻淑人趙氏曰惟卿經世真才匡時
正學朝禮人欽品望鄉閭士仰型摹直道
不容未究施於攝揀典刑尚在將垂訓於
遺編言念乘冀遽逢改歲載頒諭祭庶並
歆承

諭祭品

計開每一壇

猪一口重三百觔羊一腔重一百觔

饅頭五分

每分五觔

粉湯五分

每分五觔

果子五色

每色五觔

按酒五盤每盤五觔

鳳雞一隻重八觔

煤魚一尾重十觔

酥餅四箇每箇五觔

魚湯一分

燭一對重三觔

酒二瓶

焚祝緋一百張

恩卹錄

原任工部尚書已故馮從吾男監生臣馮
嘉年謹奏爲先臣以正學忤奸含冤就木
公道既明沉抑猶故懇乞

天恩亟賜優卹以光聖治事竊惟臣父從吾繇
萬曆己丑進士選授庶常尋改西臺因請
朝講建言削籍

光廟即位起陞尚寶司卿歷任廷尉晉秩司空
通籍雖四十載林棲殆三十年屈指立朝
僅數載耳一生惟知講明正學以忠孝節

義砥礪人品提醒人心功名富貴漠然不
入其衷妻子身家從來耻掛於口孜孜為
學一念終身有如一曰海內識與不識咸
知鄒元標馮從吾為時麟鳳且謂自周程
張朱而後學道立言法今傳後未有若臣
父從吾者此孰非

二祖

列聖及我

皇上培植作養之所成也痛念臣父取法聖賢

不過於已樹品即倡明道學原自與人無
爭而豈意邪正不能兩立羣奸遂爾側目
逆璫主之於內諸奸奉承於外朱童蒙郭
允厚驅逐臣父歸里矣喬應甲巡撫入秦
承望舊家臣王紹徽風旨首方傾陷嗾御
史張訥誣奏污蟻逆璫遂矯

旨削奪拆毀關中書院矣猶且積怒不息欲迫
之死時時恐喝臣父曰不日緹綺來逮矣
臣父素講理學守正不阿一官得失原不

動念又見逮繫相連誅鋤相繼而書院既
毀將先師孔子之像暴露城隅慘然內傷
用是衄血數升飲食俱廢跌坐榻上晝夜
不眠者百餘日而竟含冤逝矣是臣父之
命實諸奸傾之也今其人或死或存

廟堂自有公論

皇上自有斧鉞臣不敢臚穢狀以瀆宸聰第痛
臣父生平苦學每思致君堯舜向使不遭
諸奸之毒手稍待數年得遇我

皇上之聖明以效

皇上之驅策則一腔道義畢世孤忠或可稍盡
萬一乃臣父何罪竟使賣志而歿乎此臣
所以泣血腐心而不能已於哀鳴也又臣
母趙氏結髮從臣父五十年来艱苦備嘗
亦以憂懼傷心相繼見背兩親骸骨暴露
窮簷風雨不蔽水火可虞臣亦人子能無
痛心幸值我

皇上仁明天縱業已鑒廷臣之公議察先臣之

苦節一則曰亟當表揚再則曰准與他謚
煌煌明旨炳若日星臣父九原有知亦既
泥首拜恩可以瞑目矣惟是奸黨慘害一
段竒冤猶未獲仰徹

天聽且臣父與鄒元標志同道合並為世重生
前名位與遭際陽九抑又無異今元標已
蒙恩卹而臣父猶未霑被恐非

聖朝崇重理學一視名儒之義也謹昧死伏
闕瀝血叩陳伏乞

勅下該部照鄒元標例將臣父應得祭塋贈廕
謚卹諸典速與題覆仍將臣母一例准贈
給與應得誥命庶屢奉之明綸不虛而先
臣之孤忠得霽臣子子孫孫頂戴
皇恩世世不朽矣臣不勝激切籲
天惶恐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親齋謹具奏

聞

崇禎貳年閏肆月拾叁日奉

聖旨馮從吾應得卹典着照例給與該部知道
吏部題覆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臣王永光等謹題為
先臣以正學忤奸含冤就木公道既明沉
抑猶故懇乞

天恩亟賜優卹以光聖治事驗封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崇禎二年閏四月十九日吏科
抄出原任工部尚書已故馮從吾男監生

馮嘉年奏稱云云等因奉

聖旨馮從吾應得卹典着照例給與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崇禎元年
十一月內該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左侍郎
等官李邦華等奏稱原任太子少保都察
院左都御史鄒元標病故給贈廕等因該
本部覆題奉

聖旨鄒元標准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欽此隨
該本部補牘題請除本官贈官外錄廕一
子入監讀書等因奉

聖旨鄒元標准照例廕一子入監讀書欽此欽
遵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世道之
所以不靡者有綱常名教之主持而名理
之所以常新者則羽翼六經鼓吹五達之
力居多也國家二百餘年來風俗漸弛人
心漸溺非得真理學真節義以維持之其
何能淑惟馮從吾道宗賢聖學闢詖淫析
理則微入鍼芒持身則操嚴水蘖立朝正
色既已北斗泰山勵世庶頑爭仰卿雲景

曜為垓埏之砥賴斯文主盟立簪笏之巖
瞻群倫赤幟既有功於世教應首重其綸
褒所據贈廕既經伊男具奏前來查與鄒
元標事理相同相應照例題請但恩典出
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緣係先臣以正學忤奸含冤就木公道既
明沉抑猶故懇乞

天恩亟賜優卹以光聖治及奉

聖旨馮從吾應得卹與着照例給與該部知道
事理謹題請

旨

崇禎貳年閏四月貳拾參日太子太傅吏

部尚書臣王永光

左侍郎兼侍讀學士臣吳宗達

左侍郎管右侍郎事臣孫居相

驗封清吏司署羣書臣柴挺然

本月貳拾陸日奉

聖旨馮從吾准贈太子太保廕一子送監讀書
禮部題覆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何如寵等謹
題為先臣以正學忤奸含冤就木公道既明
沉抑猶故懇乞

天恩亟賜優卹以光聖治事祠祭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原任工部尚書已故
馮從吾男馮嘉年奏乞伊父卹典緣因奉
聖旨馮從吾應得卹典着照例給與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吏部驗封
清吏司手本查開本官男馮嘉年奏乞伊
父身後贈卹緣因該本部覆奉

聖旨馮從吾准贈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讀書
欽此欽遵回覆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卹典條例內一款尚書都御史病
故者祭二壇其加有

東宮三少或兼大學士贈一品者祭四壇又
一款品官曾經

賜葬者妻故俱許祔葬又查得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鄒元標該本部覆與祭四壇照品造葬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工部尚書今贈太子太保馮從吾卹典并妻趙氏祔葬一節為照本官曠世名儒兩間正氣以館閣之興才簡畀言路海內知為真御史矣

朝講一請深有裨於

聖學聖政而一鳴輒斥繫東山之望數十年

光皇乃起之卿貳歷任司空誠人心所共快而世運之轉機也方幸絕學甫明群迷欲醒而孰迫之去孰褫之職孰使書院之蓁蕪孰致斯文之掩蝕彼時忌之者設心以為不若是無以掃除君子恣所欲為而不知真儒大節乃欲晦而彌彰也矍屈一時鳳儀千載幸遇

聖明亟為昭雪大賜表揚與謚之

音與鄒元標後先輝映人情灑濯一新皆想見

聖天子勵世維風優崇儒碩至意茲欽奉卹典
照例給與之

命則品望官階政與鄒元標無所軒輕矣相應
照例與祭四壇造墳安葬伊妻淑人趙氏
並祭祔墓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恭候

命下遵奉施行

崇禎貳年陸月初玖日禮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臣何如寵

左侍郎兼侍讀學士臣徐光啓

右侍郎兼侍讀學士臣周延儒

祠祭清吏司郎中臣劉伸

主事臣黃鳴俊

本月拾貳日奉

聖旨馮從吾准照例與祭四壇造墳安葬伊妻

趙氏並祭祔墓

工部題覆

工部尚書臣張鳳翔等謹題為先臣以正
學忤奸含冤就木公道既明沉抑猶故懇
乞

天恩亟賜優卹以光聖治事屯田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本部題禮科抄出
原任工部尚書已故馮從吾男馮嘉年奏
乞伊父卹典緣因奉

聖旨馮從吾應得卹典着照例給與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吏部驗封

清吏司手本查開本官題贈太子太保廕
一子入監讀書回覆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卹典條例內一款尚書都御史病
故者祭二壇其加有

東宮三少或兼大學士贈一品者祭四壇又
一款品官曾經

賜葬者妻故俱許祔葬又查得都察院左都御
史贈太子太保鄒元標覆與祭四壇照品
造葬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原任

工部尚書令贈太子太保馮從吾卹典并妻趙氏祔葬一節相應照例與祭四壇造墳安葬伊妻淑人趙氏竝祭祔葬等因題奉

聖旨馮從吾准照例與祭四壇造墳安葬伊妻趙氏並祭祔葬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正德六年六月內該本部為審時省禮以寬民力事議得大臣病故照依今定後開價值轉行有司措給喪家自行造葬中間

果有功德昭彰聞望素著曾歷邊務建立奇功

經帷纂修効勞年久者照例差官造葬俱聽本部臨時斟酌奉

請定奪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造墳開壙工料價銀則例都准擬行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在卷今該前因查呈到部看得原任工部尚書令贈太子太保馮從吾照例差官造葬為照本官

生平所學惟女自欺實踐妙悟卓有深詣
誠不忍見人心世道之日趨於江河慨然
以興起挽回為已任與子言孝與父言慈
與臣言忠相勸相規使人人皆知正道以
自拔於禽獸蓋進而簪紱退而林臯矻矻
孜孜惟日不足豈不濂洛嫡派鄒魯正傳
哉為名庶常為名御史為名總憲為名司
空皆此講學修德日新富有而彼其之子
既其位錮其身毀其講習討論之地胥天

下雲霧之以自便其行險之私蓋本官逐
而人心乃迷世道乃蕪逆節萌生幾竊
國家負之去矣幸賴

天地

祖宗佑我

神聖遜志時敏道積厥躬誅殛羣姦敷求善類
而本官之沒則

予祭

予葬

予謚

予贈廕煌煌彞

典與鄒元標高攀龍鼎足相埒天下於是

始曉然於正學之終不湮正人之終不朽
而道明晝日世躋陶唐本官一身閔氣運
繫治亂豈渺小哉及查本部司屬官員各
有差占不敷委用行據太常寺手本開送
博士張鳳翮前來堪以差委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本部照例給批定限咨行兵部應付本官
前去陝西布政司比號相同着落官吏將
合用造墳工料銀兩照依後開擬定數目

行屬派辦徵給造葬該司仍委堂上官一
員會同本部差官前去墳所依式督理造
葬完日備將給過銀兩數目造冊

奏繳仍具數報部查考緣係先臣以正學忤
奸含冤就木公道既明沉抑猶故懇乞

天恩亟賜優卹以光聖治事理臣等未敢擅便

開坐謹

題請

已故原任工部尚書令贈太子太保馮

從吾係一品文官該造墳工料銀叁百
兩夫匠貳百名每名出銀壹兩通共該
銀伍百兩棺木壹副

崇禎貳年陸月貳拾柒日工部尚書臣張鳳翔

左 侍 郎 臣 畢懋良

右 侍 郎 臣 劉可法

屯田清吏司郎中 臣 周長應

柒月初肆日奉

聖旨是